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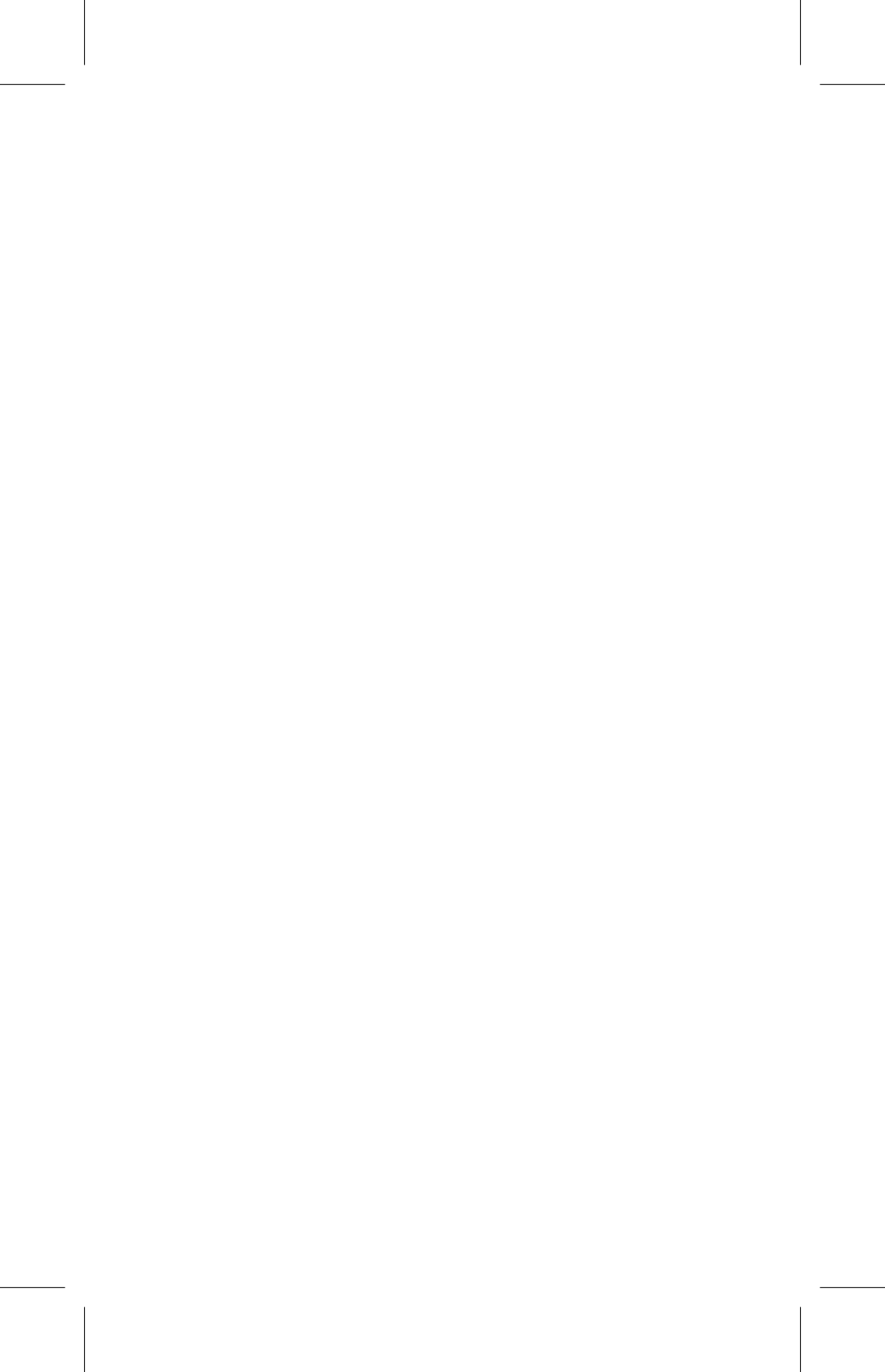
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  
走了十米远

JODIE WALKED TEN  
METERS FORWARD  
WITH HER HORSE

ZHANG XIU

## 目 录 *CONTENTS*

- 一、我们的茱迪  
*Our Jodie* 1
- 二、茱迪与鞋子  
*Jodie and shoes* 65
- 三、茱迪的语录  
*Jodie's Quotations* 105



## 一、我们的茱迪

三月，三月末。一个阴天。一个阴天下午。这是一个阴天下午，从厨房走出来。我。一个人我端着一杯热水，走出厨房，路过客厅玄关。在路过客厅玄关时，看见门没关着。一个人我看见一塑料袋蔬菜残叶搁在门廊旁边。看见了（并感到迟缓）。问妻子，门没有关啊，我问。没有想起什么，我问了。我可能转身往回走了一步，可能没有。看见妻子在另一个房间，躺坐着，在沙发垫上，她是妻子，像罗汉那样盘着大腿。一个罗汉，妻子她是。停着没动，我。我在想什么？我没在想。歇着。我在等着妻子回话。她一定是听见了。说了一声什么。我没听清。听见，但没有听清那个声音。我知道。那声音轻、含混，几乎不可辨识。我接着往回

走（那之前就是已经转身了），走去厨房，挑了一个桔子，我端着水杯原路返回。路过玄关，把门关上。一袋蔬菜剩余垃圾。走进房间，来到窗边坐下。一个人在移动。书桌在窗边上，一张书桌。它算书桌吗，一张已经非常陈旧，一张电脑桌它是。它有书桌的功能。这不是问题。坐在书桌前，空坐着。想了会儿汉语“小说”与英文“fiction”在字面上的区别。小，说。fi，克，兄。就这么琢磨着，一个人在琢磨。没有移动，在运动。在他脑壳里。脑壳里有些什么东西？一些脑子水。荡漾着，一些脑子水仿佛湖面荡漾着。这时水位平稳。从房间望去，视线射过客厅（假设一根无形光线正射过客厅，源源不断得到反射。这一根无形光线色彩绚烂、粗糙。一根光线，那么），完全可以照见从妻子脑壳上升起的那些烟雾。妻子在吸烟，一个吸烟罗汉。有女罗汉吗，罗汉是一种植物，想起。罗汉豆，一种植物果实。我想起（仿佛，或突然）是不是找一个简短一点词语，一个词语比如，什么呢？罗汉吗，不是。顺着它，写一个小规模长篇。不会过长。我累了。我有时感到累。排版成书的话，我想厚度大约不会超过（半节手指），大约一厘米。我伸出一根手指头，看着，我在想。一直在动这么一个心思，在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我想起。一个不会太长的小说。这

会儿仿佛是开始写它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有这么一种感觉。这是一个阴天。这是一个阴天我开始想。它也不是写钓鱼的什么故事。不是的，不像。一个简洁的长篇，它应该感觉轻。钓鱼不是，不像。钓鱼多少还是让人感觉有那么些沉重。因为什么？关于钓鱼的写作，似乎有一种快要放弃的感觉我感觉。我有时会感到累、疲倦，身体沉重或其它。一个人只要想起写作。以前很少这样，我总是写得飞快。不再年轻，我衰老了吗。在衰老，身体能感觉到。我身体沉重，一个人，肉身。身体是一堆肉。一些器官、毛发，一些正在消化的食物诸如此类构成。灵魂呢，脑子感觉昏沉。以前我可以对着一个百事可乐罐满满写上一个星期的可乐罐，那是在以前。以前我总是非常有信心，写什么都可以。力气也足，以前，在正当年轻那会儿。那是以前，我不在那儿。当我在这里，我就不在那儿（那儿是一个地方吗，并不是）。我想起以前，但已经不在那儿。是啊，以前并不是一种地方，但它就在那儿。在附近一幢破旧楼房，在那间底楼房间里写出过《大象》，二十万字，某年夏天，那房间热得跟狗似的。那会儿真年轻。年轻，潮湿。跑到楼梯间那个喷水笼头下冲澡，每隔半小时。就是这样。那会儿体力极好。总是听着音乐，一边在键盘上快速胡乱敲字。是 the

cure 吗，是。一整张 CD 反复在一台台式电脑光驱里播放，从上午到傍晚，一整个夏天。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房间闷热极了。茱迪傍晚才会回来，带着一些蔬菜。土豆、小龙虾什么的有时。少女，那会儿茱迪还是少女。一副少女茱迪的样子，而这会儿她在另一个房间枯坐着，在全力冒烟。不年轻了，她，茱迪。这是一个阴天，茱迪坐在她的房间里，不再像少女时代的样子，茱迪。一个妻子，茱迪不再年轻。不再是年轻时的茱迪。当茱迪从少女时代移动到这会儿，不再是同一个茱迪。她们不相同、对等。一个轻，另一个沉重些也许。不知道，不同在哪儿？仿佛很难知道。也许这会儿正是时候，开始这样的一部小说。不知道（我不能预先假设已经有了这样一部小说，在脑子里反复想象它的样子。没有就是没有，这是原则）。翻开电脑，把电脑银幕上的写字板打开。我在电脑中把写字板软件打开。打开缓慢，我在等着。等着它完全打开。它打开了，我把它的窗口全屏化。叹了一口气。在面页设置中调成 A5 尺寸。打上《》，稍等。我想，只须稍许等候，它大概便会出现。就这么想着。我的运气向来不错。是啊，运气。都是运气，活着就是运气不是吗。只须等待，我想。一个题目，标题，一个简短的词语。它简短。也许陌生，但一定简短。需要一个简

短的题目，我这么想，然后呢。它简短。仿佛它就在那儿，一个空钩，它就挂在钩上，能感觉到。在接近。我想过了，它不太像是写钓鱼的，感觉不像。妻子这时走进房间，从烟盒掏走一支烟。拜拜，妻子茱迪说。跟一头松鼠似的跳回到她自己的房间，连裤子都没穿。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她，茱迪。我认识她吗，茱迪。茱迪，我在想。茱迪近，就在屋子的另一个房间，我在想。仿佛在想起。有天下午，我在路上碰见妻子茱迪。当时我正望着路边的一株树木。是茱迪走过来，说，你杵在这儿干嘛呢。我循声转到身后，看见茱迪。茱迪，妻子，我仿佛看见了一个熟人。仿佛非常陌生。仔细想，好像是这么回事。不知道啊我说。我忘了。我看着她。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说。你跟踪我啊茱迪说。提着一小袋蔬菜还是什么的，不像是在开玩笑或者就是，不知道。我看着茱迪。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说我们还是回家吧。我走得慢（从身后远处看去），茱迪走在我前头。我有时会想，既然她走得那么快。茱迪她既然走得那么快，要是走丢了怎么办呢。茱迪总是在走丢。路过街边一家食品店时，我溜进去，要了两盒烟。我想起我是出门来买烟草的，我走忘了目标。走出食品店，撕开烟盒包装，抽出一支吸上，我看着这一条街。人群散乱复杂的街上这时人群

散乱复杂但感觉空荡，明晃晃的，茱迪已经不见了。大概拐了弯，还是又逛入哪家店铺，茱迪。就这样我一个人走回了家。人呢，操。我说。对着空气。怎么不见了。茱迪！我喊，在街上。妈的，去哪儿了呢。我感到迟缓。是这样的，茱迪总给人造成一种迟缓的感觉。或许就因为她是茱迪。茱迪，妻子，茱迪是她的名字。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喜欢别人叫她这个名字。茱迪叼着一根牛奶吸管。茱迪在夜色中走进一个酒吧。茱迪这个那个。有时我坐在窗边在写作，我会想起茱迪。出门去了，茱迪，在不到十秒钟前，我想起她。也不是。我想起一个人出门去了，而那会儿她正好是茱迪。茱迪忘了带伞，她出门去了。我有时一个阴天想起茱迪出门去了但是没有带上雨伞。而茱迪有时会给人一种深山尼姑般的感觉。茱迪她习惯了。当茱迪（在她已经是妻子的时候）看见我在某个诗或散文里提到尼姑，她会拿着手机（她订阅了我的微信个人公号“瀑布”，几乎每天像批改小学生家庭作业那样关注着那有一搭没一搭的写作进度），茱迪会走过来问，羞，怎么又把我写得跟个白痴似的。我有那么白吗。对着手机屏幕研究并自言自语，茱迪在研究屏幕中的内容。我去煮饭啦，茱迪说。一定是用了“啦”，而不是“了”，听得出来。要不她会说，还有烟吗，茱

迪问。茱迪迅速检查书桌上的烟盒。确定它是空的，茱迪捏扁烟盒，走去厨房恶狠狠把它丢进垃圾桶。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茱迪。又能怎么办呢，我没办法。茱迪就在厨房，并没有走太远，太偏。大不了在正在写作的文字下添上一句：“注意，不要相信尼姑的火柴！”或“天黑了，一群健壮的尼姑来到河边。”诸如此类带着少量当前情绪的废话。当茱迪看见了，茱迪会知道。并不是处处针对茱迪，茱迪知道，我不会这样。我是作家，同时也是丈夫不是吗，不会。只是写作中要保留一定的趣味，不是吗。不排除在生活中也是。但生活又实在过于严肃。生活是这样的。被生下来，活着，一个人严肃。所以写作。而茱迪说，写作又不能当饭吃。她有时会这么说，茱迪。茱迪有时会说，人的到来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茱迪经常走失，走去寺庙。茱迪有时比较严肃。世上并不是只有一个像茱迪那样包含尼姑属性的女人不是吗。茱迪其实并没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么傻。茱迪严肃，有时沉默。怎么说呢，一个武汉女人（有时，茱迪会带我去附近不到五百米远的动物园看狒狒），她们的特点主要是彪悍。其次也会煮点饭菜啥的。就凭这两个优势，对付一个浙江丈夫已绰绰有余。况且，他还是一个极虚弱的书生。茱迪不会武功，一般也不会去锄强扶弱

什么的。茱迪，我们认识仿佛已经很多年了，上世纪末的事。而最早认识她那会儿，茱迪还不叫茱迪。她用网名，茱迪说她叫飞翔的翅膀。试问有不飞翔的翅膀吗。我没问。原则上，不需要去在意一个人的称呼。每个人都得有个名字。是名字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茱迪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女人。在所有女人中她是其中一个茱迪。她是茱迪，而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夫妻。各有名称，而妻子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茱迪有时是一个妻子。写到这会儿，因厌倦而打算离开桌椅，我远眺着窗外。妻子就在那儿，茱迪，她睡着了吗。大概睡着了，说不定正梦见大批叫茱迪的尼群呢。尼姑与下雪，三月末。望着窗外：这是一个阴天。这正是写小说的好天气。天空中没有一头鸟（鸟，稳稳停在空中），也没有夫妻：2000年后，我们是夫妻。而我气息虚弱。我没有在想。茱迪，我走过去，穿过客厅来到另一头的房间，她确实已经睡着了，蒙着被子。小，茱迪，仿佛一个幼猪那么点儿小，蜷缩着。猪是一种什么动物。茱迪与猪。不需要深入观察，在被子下茱迪睡着了。喂，我轻声问。我想确定她睡过去没有。我不确定。我要确定她什么？是否睡过去吗。茱迪不会因为睡过去而成为另一个茱迪。茱迪是这个妻子的名字。茱迪，我小声喊，仿佛呼唤。

睡着啦？拉起被盖，我望着茱迪脑壳。一些白发，脑壳上。夹杂在被染成棕色的发丝中，显眼、沧桑。沧桑，我想起。迅速在脑子中闪现出一块田地，遍布荒草。我叹了一口气。叹完后，我感觉我好像叹了一口气。把被子拉上，来到客厅。停着，望了一会那张贴在墙上的世界地图。望着，期间没有获得任何启发。这是一个阴天，客厅内阴沉，黯淡，就好像这客厅从来都是这样阴沉昏暗。那么，事情就是这样吗。也许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实情。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从来都是，而不是那样。事情只能有一种样子，即实际发生的样子。那样与其它那样，事情只是这样的，也许。这也不坏。也许又不是。茱迪，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妻子。事情就是这样。有时一个女人想成为一个妻子，她去做了，她成了一个妻子。不是吗，同时她还是女人。本来就是，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在成为一个妻子后就不是女人了呢。女人与妻子，在她还是女人时她还不是妻子就是这样。后来她成了妻子她还喜欢别人叫她茱迪。一个少女，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她们是同一个人，茱迪。这当然不坏。这即使是错误也不坏。在地图最中央，在那条赤道对折线上，那里是一个蓝点。表示太平洋中的一小块海洋。在它附近临近几百公里没有一个岛屿。那里平坦，

海面弧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记。那里，当一个妻子从空中坠落，砸中海面，溅起的浪花还不如一头俯冲的鳀鸟。鳀鸟从更高的天空，插入海水，消失。妻子也一样。妻子们反复从半空掉落，屁股率先接触海面，在一个短暂反弹后消失。这时海面恢复平静，日出升起。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一个妻子，当她是一个妻子时她愿意消失。消失于茫茫妻群中就像尼姑迷失于尼群。她们是这样的，无论妻子还是尼姑都是。我在想。都是一个样，她们。但尼姑并不是女人。尼姑算女人吗，不是。而妻子既是妻子同时也是女人。走去玄关，看了一下门。门关着。而妻子要是走失了呢。尼姑也是（但她们通常是消失或迷失）。这是一个阴天。一个尼姑走出寺庙大门，一个丈夫在不远处跟着。无论她走到哪儿，丈夫都跟随。而要是走失了呢怎么办，丈夫想。丈夫遥远，仿佛一个虚弱书生。丈夫低垂着脑壳，无边无际。一个尼姑她没有丈夫。但要是一个尼姑走失了呢虽然没有丈夫但她也会走失。或走偏，这便是那个丈夫的想法。我不在那儿。是一个丈夫，他在那儿。丈夫跟踪尼姑。丈夫跟在尼姑屁股后头，远远跟着。并同步。而丈夫的妻子大概还在家里睡觉呢，在一个阴天。也许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尼姑只负责走失。尼姑又不是女人，不是。她不需要对任何事负责。

而妻子在家睡觉，躲在被子里，连裤子都没穿。妻子睡去，没有梦见云游的尼群与跟踪她的丈夫。她是故意的（从某方面而言）。在睡中她已经走失，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什么事情？一个妻子在她从一个女人成为一个妻子后她就已经走失。可以这么认为，一个妻子她需要不断走失才会从妻子重新变为一个女人。走失具有这样的含义。妻子就是这样的，妻子不是一种动物（猫）。妻子与尼姑相差八千里路远呢，与其说。妻子（一大批）从空中坠落，砸入海中。甚至能听见那种巨大的碰撞声，伴随激起的浪花。但妻子难以与尼姑匹敌，这是肯定的。一个阴天，妻子（她是茱迪吗，是，也不是。仿佛都有可能）不知不觉走进一间寺庙。一群尼姑的欢声笑语感染到了她。她叹了口气，妻子茱迪。她想这是多么漫长的旅程，一个女人从女人到妻子到尼姑。为了证明神的荣耀，她这样想了，并且感觉漫长。这也是茱迪她总不愿意待在家里的原因。也许如果就是这个原因。这也不坏，我想起。茱迪她需要走到街上，茱迪有时是一个妻子，她需要去那里透会儿气。茱迪她没有想到会走进一间寺庙（那要多不小心），仿佛走丢。茱迪，小心你的丈夫！一个尼姑（冷漠、无情）走近，安慰茱迪说。你已经走丢了，但小心你的丈夫。尼姑说道。是吗，

我没有丈夫。茱迪说。是吗，尼姑说道，那是你还没碰到你的丈夫，茱迪。他就在不远处。尼姑关上双眼，单掌竖立，故作神秘道。转了个身，茱迪没有在身后看见任何一个丈夫。茱迪在她还是少女时，她经常走去附近的归元寺。那是一个禅宗寺庙，庙里并没有多余的尼姑。一个都没有，只有无数的罗汉。经常走到那些怒目诡异的罗汉前，茱迪她望着它们。那会儿，她还想起他丈夫的样子但已经经常走失。茱迪有一天，我成了她的丈夫，茱迪。一张方寸婚姻登记照，我们并排坐在一条凳子上，拍了一张照片。就这样我成了一个丈夫（这不是一件坏事），茱迪成了妻子，我的妻子。茱迪成为妻子的茱迪与之前的茱迪几乎没有大的区别，茱迪仍旧经常走失。或感到沉重。我会成为一名尼姑。茱迪时常这样说。茱迪这样说时，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茱迪她真的会成为一名尼姑。只是感觉，不一定准。但也不会错到哪儿去。不担忧，我不担心这个。尼姑没啥不好，只要她不走丢。但怎么可能呢。当一个东西走丢，它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尼姑也类似。尼姑更容易走丢，走失，尼姑没有实际边际。尼姑不管它是女人还是妻子，一匹猫还是一个马都行，或者还是一个纯粹尼姑，她们都是故意走丢的。没有谁生而就是尼姑（真理）。她们只是在走丢

后统一成了尼姑。也不是，一个女人如果不是走丢了她又怎么成为妻子呢。走丢是人的先天属性无论她是女人妻子还是尼姑还是茱迪。茱迪是一个女人，有时。有时茱迪她同时也是一个妻子。或只是单纯茱迪。都有可能。茱迪有时会说，我要去灵隐寺当尼姑啦。茱迪她会这样说。有时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个人。一个人茱迪她的意思是茱迪要出门了，但茱迪并不会走丢。不知道，事实上已经走丢了，茱迪。只是她不知道。茱迪她是一个人的妻子。而这个人，我，她的丈夫，怎么说呢。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平常的，茱迪她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丢或者说走偏了但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平常的。这都没什么。有什么呢，我同意这没有什么。我们（我在想）有一次（大约大前年）去参加某君与他妻子的分别晚餐。某君说，鉴于她的妻子走丢了这个事实，他们共同决定相互告别。我们在场的这些朋友当时都觉得颇为尴尬。出席的有不少也是妻子以及她们的丈夫。妻子只是走丢了嘛，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用得着搞这么隆重正规的仪式吗。妻子们一个一个都没说话，低着头。只有某君在不厌其烦反复唠叨妻子是如何如何走失的，具体在某个阴天下午。从他的造词遣句中，我们完全明白他不但叙述了妻子走失的事实，他伤感。他还表

达了妻子这次其实已经是走丢了。走丢是走失的事实表达,某君这么认为。而鉴于这个事实(事实总是无法更改,不可逆),他们不得不相互告别。在场的妻子们低着头,望着筷子,不说一句话。唉,在朋友中,关于哪个妻子又走失了这类事件真是不胜枚举,愈发频繁,搞得丈夫们一个个的都神经兮兮的。妈的,还不如去当尼姑。茱迪说。茱迪突然拍案起身,离席走了。仿佛拂袖而去的尼姑。茱迪是这样的。她火爆彪悍(在有一年我们还住在光熙门北里小区,她差点与出租房屋的黑社会中介厮打起来,就为了几块退房差价费),也会煮点饭食,茱迪,茱迪她也会拂袖而去,丢下丈夫呆若木鸡杵在那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丈夫想。而茱迪总是经常这样,尤其在茱迪还是少女的时候她总是拂袖而去。茱迪是突然成为女人和妻子的,在丈夫看来,茱迪是这样的。这也没什么。我经常这样想。只要不是经常走丢,茱迪她离尼姑毕竟还远着呢。走丢是非常平常的事(茱迪有时会说,人是多么漫长),所以当茱迪出门去时,我也并非每一次都远远跟踪她。茱迪走路快速,茱迪总是沿着路边走。我有时会担心她有点儿走偏了,但谁不是呢。走路时从不回头,茱迪。茱迪与马匹又往前走了十米远。从路程与方向看,茱迪是朝着附近的寺庙走去的。茱

迪常去那儿。可那儿又没有尼姑在等她。我不知道。茱迪她可能不知道，她这样的走法很容易走失。茱迪习惯了。不回头，茱迪作为一个妻子她不回头。我没有喊。我怎么可能朝她喊呢。一个妻子，一个女人，远远的，茱迪走远了，在她还不是妻子的时候就这样，茱迪。茱迪有时是一个女人，拐个弯，消失。不再被实际看见。没什么可担忧的毕竟，我会想。茱迪离尼姑还远着呢。转过身，我那种时候可能会转身回家走去。也可能去商店买点烟草什么的，这种事谁也说不准。在地图上，美墨交界线的北侧附近，有一个地方标注着图森。那应该是一个不大的城镇。我有时会想，要是我们（我和茱迪，哪个？）在那里生活，茱迪她还会像她看上去的那样容易走丢吗。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一个女人暂时忘了她还是一个妻子。她总会忘记。茱迪她需要忘掉，那是她走失的方法。茱迪她会成为尼姑的，我这样想。而不是在担忧。也许不一定是事实。但事实上，每个女人或多或少都会成为尼姑。她们有尼姑的天然属性，在身体最深处。我会这么去想。我想，那里即使有若干尼姑出没，说的大概也是英语。茱迪有时也会坐在沙发垫子上除了冒烟还学习几个英语单词。但有时，茱迪出门去只是去找份工作。在她想起要去工作时。而不是长久坐在沙发垫

子上刷手机，制造烟雾。这时茱迪看着像是一个人。而不是妻子、女人或其它。一个人。而人是多么漫长，我想起茱迪说。她会说起这种话，茱迪。是啊，谁不是呢。一个女人。谁不是，都是。在一个人的时候，茱迪她没有这种问题。有时人的出现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不是吗。茱迪说。看着窗外，茱迪。窗外的一切都在窗外，茱迪看着。感觉她是一个人。不单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人。茱迪没有想起有其它什么，一个人。这时茱迪她没有想起她是一个女人。我能理解这个。当一个女人想起她是一个女人，这种时候可能正是她走失的时候。但茱迪不会。她看着窗外，这些那些，茱迪什么都没想起。她是故意的。茱迪不去想起什么，这些那些，茱迪感觉这些那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不去想问题，茱迪不去想。因为她是茱迪。茱迪她要是这时想起她是一个女人，那么她也许会想起一堆其它的问题。但是没有。茱迪她不想。茱迪平时走路的时候也是这样，她不愿意思想。这并没有错。什么是错？茱迪是一个女人，她不喜欢思想。走路飞快，茱迪走路跟一阵风似的。茱迪总是经常把丈夫走丢。而茱迪只是一个名字。茱迪不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它只是一个名字。但茱迪就叫茱迪，一个女人、少女或一个妻子的名字。而且茱迪也喜欢自己叫茱迪。

也许这样就不容易走失，或感觉到沉重什么的，当一个人有了名字。也许不是，相反更容易。谁知道呢。只要她愿意。而这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平常的，我不担忧。茱迪说她在睡觉或做梦时会想起她是一个女人，茱迪说。并且茱迪会感到错。但不知道为什么，茱迪从不认错。因为她能感到但不知道什么是错。但这并不是说茱迪感性。茱迪的所有感性加在一起恐怕还不如一头狒狒。而相减，必然为零。前提是所有。以此推论，所有错加在一起难免也不相互消耗，等于没有。事情就是这样。此刻在睡觉，茱迪。她也许睡着了。不清楚。一个人她在想什么？要是一个人她这会儿已经睡着。电视机关着。这是一部老旧的平板电视机。电视，一个女人在隔壁房间睡觉。一个女人她睡觉时，整个屋子非常的静。墙上挂着一个石英钟，指针停着。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女人，茱迪。茱迪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总是叹气。也不是。她不去想这些那些，茱迪。不像我，我总是想东想西，像个脑子残废的作家那样脑子不停着而且他还是一个丈夫。只是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茱迪有时会说。人的出现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茱迪常常这么说。女人是这样的。而茱迪正好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不是一条鲸鱼）。也不是，我们的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我清晰记得。夜

夜色中，茱迪走进一个酒吧。我们的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夜色中，我们的茱迪走进一家酒吧  
要一瓶嘉士伯。她忘了  
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她要了一瓶啤酒，坐下来  
等待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说：  
走，出去走走，怎么样。是吗  
我们的茱迪已经忘了自己是一条鲸鱼  
我们的茱迪说，好的，好吧。  
我们的茱迪说，我们出去走走。  
是吗，她已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两个人，走进夜色中，越走越远  
她已经忘了。是吗，我们的茱迪  
她已经忘了自己，从来都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她已经忘了。他们越走越远  
在夜色中。出去走走，好吗  
一个男人对我们的茱迪说。是吗  
茱迪说，没有问题。她说，  
好吧。我们的茱迪说：  
没有问题。她已经忘了。她说，  
好的，没有问题  
她说，走吧。是吗，我们的茱迪已经忘了  
她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儿，她什么都不想

记得了，是吗。我们的茱迪说：  
没有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  
她站起来，跟着男人出了酒吧  
很快走进夜色中，没有问题  
越走越远。不是吗，一点儿问题  
也没有。我们的茱迪忘了，一点儿  
问题也没有。是吗，她已经忘了  
她说，好的。我们的茱迪说，好的。  
她没有想到自己从来都是  
一头鲸鱼的名字。她不记得了  
不是吗，我们的茱迪不记得了  
她放下手中的啤酒，走出酒吧。夜色中  
越走越远。好的，我们的茱迪回答  
我们这就走吧茱迪说。她拉起男人的手  
走出酒吧，完全忘了自己是海洋里的动物  
她总是这样：她说，出去走走好吗。  
她总是这样。我们的茱迪，她已不记得  
自己来酒吧的原因——她不愿意想起  
她说，走吧此刻。我们的茱迪放下  
手中的啤酒。是吗，我们的茱迪  
总是没有两样。夜色中，她走进酒吧  
要一瓶嘉士伯，她已经忘了  
我们的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好吧  
我们的茱迪回答。

茱迪的记性通常很差。甚至很弱，我记得，茱迪。这是有一定区别的。而忘记是人的一种特殊能力。忘记这一切，茱迪迟早会忘记。总是忘掉自己在走的路，茱迪。有时走在街上，不知不觉就走进一间寺庙。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茱迪，她走进一间没有尼姑的寺庙做什么呢。不知道，忘了。她是这样的，茱迪。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就已经这样。茱迪，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她为什么总是容易走偏，严重时甚至走失因为就是这样的，记性弱，茱迪。一个人想要忘记一些事，是她想要去忘记。要保持这种能力。而我总是不记得忘记了什么。这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总不记得我在忘记什么。茱迪也是，也许。不知道，但我的问题并不重要，我这样想。重要的是，毕竟这是一部关于茱迪的小说。仿佛已经等了很多年，在还没认识时我就在等。这会儿，都已经快忘了。我想不起。需要重新去记起一些事。但忘了的事怎么又可能再记起呢。也许有些事也并不是想去记得。选择不记得，也许是因为这也是没什么坏处的。毕竟不记得了。从桌上端起杯子，在回忆。从一个名字开始：茱迪。茱迪和。什么？有时有一个丈夫。但想起这样的事（甚至一个事实）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记性弱，总在重复，茱迪。想起这个。我需要重复，在重

复中确认我想。总是无法确信从混乱记忆中找到事，它们并不连续。但也不像碎片。它们也许是记忆与记忆碰撞后产生的杂质，我不知道。知道吗？不确定知道。此刻，脑壳并没有外翻着，我这样想。而通常情况下我不去想这些（而通常情况下我不去想这些，我想起）。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茱迪说。她不去想这些。不愿意。有一次带我（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丈夫，我）去武汉市动物园看同一只狒狒，在时隔十年以后。已经严重掉毛了，狒狒（狒狒是必须的吗）。而此刻，正躺在床上睡觉，连裤子都没有穿。一个人躺在那儿，茱迪。望着这头狒狒仿佛想起什么，茱迪她在回忆。你看见的就是你看见的。茱迪说，人的出现即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茱迪撕下一小片面包，投掷给狒狒。在动物园，茱迪从不走丢。一个人知道动物园内所有小径、桥、山坡及湖面，茱迪全部知道。武汉市动物园内部有两个湖面。茱迪说在她还是少女的时代她总是一个人偷偷走进动物园在湖边的长凳上坐着。望着湖面，茱迪她什么都想不起来，不记得了。也许没有就没有，但茱迪她不记得了。但她喜欢这样坐着，在湖边。一直到天空黑下来，茱迪说。茱迪说过的话我大部分还记得。有时（在临河里地铁站），我握着一块面包，在站台坐着。我想起我们是夫妻。

我在等茱迪下班归来，乘另一部地铁。不是这样的，茱迪她很少有夫妻概念。有一次傍晚我已经在家耗了一整天，茱迪下班提了一块豆腐回来。鱼杀了吗？茱迪问道。走去洗手间，看见那条柴鱼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游动。我看见一个活物，生命，而它正是我们的晚餐。吃过夜饭，提着这条鱼走去附近的池塘我们把它给放生了。因为我们是夫妻，我说。我记得当时我这样说。是吗，茱迪她很少对他丈夫感动，但那次茱迪还是流出了一点眼泪水，我能感觉到。因为我们是夫妻，而茱迪的记性实在弱，就这样总在重复。次日，茱迪又买了一条杀好清理干净鱼。在茱迪看来，鱼只是鱼，也许。不是一条鱼与另一条鱼。不要浪费豆腐，茱迪说。茱迪说过的话有些我一直能记得。有些则不是，大部分都忘了。但那些忘掉的应该不重要。重要的话，茱迪基本上都会重复说。（有时是留下字条）说，我要去灵隐寺当尼姑了，拜拜。什么的，这一句话她说了八万遍不至。尤其在茱迪还没有成为妻子只是一个少女的时候。不记得都不行。有时一个人出门只是去找一份工作，茱迪，而不是真的去寺庙落发，这个我知道，也记得。那种时候我想，妈的，就随便她去吧，茱迪。我通常不会跟踪她。她又不会走丢，不是吗。我在担心什么。茱迪与茱迪。茱迪是一

一个好的女人的名字。特别适合女人。而重复是好的。茱迪每天都在重复一个叫茱迪的女人，每天都是。这着实让人感觉气闷。在茱迪意识到她是茱迪的时候，那是在她还是少女的时代就开始了。茱迪说这是她的一个秘密。只要句子通顺，张起嘴巴什么都说，茱迪她。茱迪说她从来没有告诉过除她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她丈夫，我。而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或者忘了。是她，茱迪，她有一次告诉我说，茱迪每天都在重复一个叫茱迪的女人。这是原话。是这样的。每天都是这样，每一天！大叫。茱迪大叫道。怨恨中带着些许自残意味。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茱迪她说。突然失声哭了起来。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突然一个人就这样通透了。但这种事似乎一直在重复。从少女时代起就这样，就跟走失一样。它们雷同。而作为茱迪的丈夫，又能怎么办呢。从少女时代起就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的，茱迪。没有一点儿办法。凡事都看自己的造化。除了会烧饭菜，还重复，茱迪。觉得这真的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就是这样的。所以她叫茱迪。不是么，茱迪说，妈的，我就是这样的。你看着办，茱迪说。茱迪望着湖面。天快黑了，还不想回家。有时，不是在湖边待着，就是去了寺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也不去想。不喜欢思考实际问题。

茱迪实际上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头鲸鱼。一个女人，一个人，茱迪。茱迪有时会特意走过来，在我附近转悠几下，捎走一支烟。怎么样，晚饭吃点啥。茱迪说。这种事情总在重复发生。没等我全部反应过来，她就跑回房间去了，提着裤子。而这也没什么。她醒了，茱迪，大概。听见从房间传来的一点响动。也可能只是她翻了个身。不想去了解。我始终望着这张世界地图。地图里表示海洋面积的那种蓝色让我感到安宁。一个安宁的丈夫，在一个安静的屋子，仿佛没有问题。没有任何晦涩、重复与不可解释。这只是因婚姻而产生的一种奇景。一个睡中的女人，预热、加热、吸水，沸腾，她全然不知道婚姻这种反生物遗传的社会儿戏带来的困惑。也不关心，她。茱迪她独自成为一个女人，不需要其它性别人类协助。就是这样。当她在睡中，她只是失去了边界。这是生活所必须的技能，她不去思想。她从不认为她有一点儿的妻子感。没有任务（但不能说没有灵魂，这是在犯罪）。或者反之说，她的任务是成为一个女人而她已然是。一切菩萨都会保佑她，茱迪。下雨时，茱迪走进雨中。天黑了，忘了身在何处。总是这样。已然是。茱迪是一个人。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总在睡中。巨喜欢吃莴苣。以及其它绿色叶子蔬菜。茱迪她不会主动跳进海里，茱迪。

自残本能并不能化解无解的对丈夫的怨恨，在有些时候。不懂如何消失，茱迪也不会消失。茱迪她一旦开始便会重复开始，已然这样。茱迪有这种能力。举例说，茱迪她从没涂过她的脚指甲。总感觉她脑壳随时会爆裂所以茱迪头发稀疏。但是一切都是会变好的，不是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茱迪有时偶尔会说。这实在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买苏珀尔电饭煲，一直买同一个牌子。吸烟也是。从不自己买烟，这是一种罪恶。活着便是一种罪恶，茱迪的这种信念通过不知哪个尼姑传达给她并固定在脑子的底层意识中。几乎无法察觉到它。从不分析自我。宁可周末去商场捡漏一点大降价鞋帽之类。春天，讨厌春天。茱迪她讨厌这个季节。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便重度花粉过敏。大前年春天，陪她去当地社区医院打过敏针，连着一个月，我还记得。但症状没有丝毫减缓，在回到她的出生地城市后，每到春季她都会为此烦恼。而这会儿正是春天，三月末，树木发芽，草儿开放，空气中到处都是植物污染。为此她不得不减少出门次数。但只要出门，在天黑前她都会回到家中。也不一定。但至少没有走丢不是吗。并不担心茱迪会走丢，而是茱迪她有时确实会容易走失。而她自己根本不知道已经走失。走失就是这样的，在不知不觉中。而这

正是我所担忧的不是吗。只要是坏事，它总是会发生。当一个人茱迪走失时，她就不再处于一个人茱迪那样的状态中。我们说这与其说恐怖，不如说这种事情难免不会发生。事情在所难免。因为它总是会发生，只要是坏事。而且一定会。一个人通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失，茱迪也是。她不知道。茱迪她在有了外界的概念后，开始变得不怎么说话。一头狒狒是她的精神动物吗，应该不是。她的参照物是什么。没有提起过她的童年，茱迪从来没有。这也是怕她走失的一个次要原因。童年的好朋友总是痛苦，稍带挥之不去的恐惧。不会有错。要是从上帝视角观察，茱迪的形状是一个锥桶。不知道。菩萨保佑，一个人茱迪以一个人独自成长的方式长成了茱迪这会儿的样子。而茱迪，是啊，茱迪只不过是她的一个名字。茱迪也有属于她自己唯一的基因链条。她是个汉族人，茱迪。并不纯种，但主要还是汉族人。只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并不会离尼姑更近。尼姑不是人，茱迪说。尼姑统一，但她们不是人。茱迪这么说。有时走进寺庙看尼姑，顺带会捎上一把香火，我想起。在还是少女的时代，茱迪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方圆几公里，最远也就达到寺庙、动物园或去肯德基吃点薯条。而要是阴天，通常不出门。也不一定。茱迪在睡觉。我走去

房间，想看一看她睡着没。睡着了？她。全身蒙着被子，一定是睡着了。端着一杯水。相对于我端着杯子不动，躺在床上茱迪完全静止。也许趴着，或侧着身，仿佛一个被抛弃的婴儿那样在睡中。我仿佛感到迟缓。一个人，妻子，一个静态的女人，认识吗，我。但熟悉。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在认识她以后我就没有认错过。在街上，雨中，还是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她是茱迪。突然到来的她是。有一次，我走出武昌火车站，对面走来一个人。像一个多出的人，她。她叫茱迪，她说。当然，我说，我在等的人就叫茱迪。那正好，我是茱迪的朋友。茱迪说。当茱迪这么说时，我感觉世上仿佛多出了这么一个人。我感到迟缓。我掏出一支烟递给她，她没说什么，接过烟放在嘴边。替她点上。茱迪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也就不知道茱迪到底有没有朋友。我没有朋友，一个都没有。茱迪经常说。是啊，城市那么大，没有朋友很正常。我安慰茱迪说。我认识的茱迪没有朋友，或者我认识的茱迪的朋友就叫茱迪。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我认识一个女人，她叫茱迪。在我认识茱迪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少女。可以这么说，这么些年来，我认识茱迪，在她少女、女人和妻子时我都认识。即使在睡中，我也认识。这一点不可能有错。是吗，认识茱迪什么？只

是能辨认出是茱迪而不是其它谁。我不认识。对茱迪的童年一无所知，我知道茱迪爱吃蔬菜。穿那种明显过气的色彩艳丽的衣服，我知道（我知道），只是因为它们便宜。一个人是多么漫长。茱迪有时也会感叹说。拿着拖把说。起开，茱迪说，把脚抬起来。茱迪说什么就是什么。当茱迪这么说时，我总是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听着。茱迪有一支无敌拖把，但她没有无敌风火轮。有时只是感叹身边没有朋友，而我是她丈夫（茱迪有时有一个丈夫）。这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茱迪认识她的丈夫。丈夫从雾气中走来，她认识。丈夫从雾气中开着一部手护拖拉机朝她驶来她也认识。对茱迪来说，丈夫有时是多余的。有时，正要出门去，弯下腰正在玄关换鞋，茱迪。丈夫这时会从房间走出来，提醒她别忘了带一把雨伞。那我就不出去了，茱迪说。说完，脱掉已经穿好的鞋，回到自己的房间，用力把房门关上。也是，一个人没有朋友，出去做什么呢。或者这么想，一个人出去做什么呢，既然她一个朋友都没有。而城市是那么巨大。而房间里的丈夫明显是多余的。我觉得也是（能感觉到，有时）。这不是一个人是不是认识另一个人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本就是多余的。是多出的一个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一个人与其它任何另一个人，无论这另一个人

是妻子，还是他是一个丈夫、朋友或一匹单峰骆驼，她们不是同一个人。从来不是。她们不相同。近似，但绝不会相等同。而茱迪没有朋友，城市是那么大，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朋友呢。茱迪有时有且仅有一个丈夫。茱迪与丈夫，她们或相互排斥。或拥抱，或有时相互憎恨。没有朋友，茱迪一个都没有而城市还是那么大。茱迪总说，人是多么漫长。是啊，人是多么漫长，而人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茱迪说。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茱迪说，看着一个人她长高、吃饭、走路、老去、睡觉，一个人是多么漫长。不无感叹说道茱迪她。就好像茱迪她从小就记得这件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要是想写一个人，要是我不知道她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又怎么写她呢。我在想。但什么都没想起，关于她。我不可能代入她的痛苦。或其它，我在想。而有时我实在是厌烦写作了。我想我并不喜欢写作这种劳作，成为一个木匠也不喜欢。我想，一个人在阴雨天感到孤独，一个人始终是一个人。没有朋友，还不如去当尼姑呢。茱迪常常在阴雨天不想出门时走过来跟我说这些话。都烦了。顺带从烟盒里取走一支。而认识一个人就要认识她的全部，不是吗。而这是不可能的，认识一个人的全部（包括她的无聊童年）。这种话我也很少跟茱迪倾述，她不

懂。茱迪不需要懂得这些。她睡觉，在一个阴天望着窗外。这一天很快会过去而她不会再出门去，茱迪她要是认识她的全部这一天她就不会再出门去。是吗，就像一个尼姑那样打完坐后茱迪回到床上睡觉（而睡觉才是一切），茱迪她不去想这些。茱迪有一个丈夫（对应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她在少女时代就已经想到了的。不怕。甚至都不去想这件事情。茱迪她很少去想事情，除了去深山成为尼姑这样的事情其它事情她很少去想。人是很漫长的，茱迪她不去想这些。想也不一定能想起，记性弱。就好像我们前世就已经认识，茱迪说。（说完，她就出门去了。忘了带上雨伞，在一个阴雨天下午）而我当然不信这些鬼劳什子。是吧，我记得我的前世是一个红心狒狒，你怎么可能认识呢。我说。茱迪头发舒朗。就这样，茱迪又带我去动物园看狒狒。茱迪总是记得这些没用的。是故意的吗？有时是一个人，在她是一个人的时候。而我尤其感到迟缓。有一个狒狒脑子，有时我感觉到我有。而这是迟早的事，当一个狒狒发现它有一个狒狒的脑子且晃荡。就是这样认识的茱迪。在路边，看到那个少女茱迪时她让我感到迟缓。世界在变缓慢，我朝她走去，有一种不得不朝一个人走去的感觉。有时窗外在下雨，望着雨水我也有这种感觉。但不会从

窗户往外跳，我理性。而在认识茱迪以前，我完全不认识茱迪。我认识吗，这个人，完全不认识。但似乎认得。朝茱迪走去，就是这样，茱迪手上捏着一支奶油冰棍。我们认识吗，走到她跟前我问。不认识，茱迪说，但你认识茱迪。她说。我们就是这样遇见的，在一个秋天的路边。那么谁是茱迪呢，我说。茱迪有时有一个丈夫，在走去深山当尼姑的下午，她会忘记（但不是走失）。茱迪没有说话，她接过我递给她的香烟。茱迪说，茱迪吗，茱迪就是茱迪啊。我感到迟缓（突然），甚至有些个迷失。有些不记得了，那会儿是秋天，一个人茱迪穿着一双黑色的凉鞋，脚指甲盖上有没有涂着颜料我也不记得。那已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我不记得了，那会儿我还在学习写作。想起这个少女，她们是同一个茱迪吗。我有些忘了。也许根本就没有回忆这种东西，回忆总是在往前移动。越是回忆，离回忆物就越远。回忆也是一种走失，不是吗，在所有回忆中一个人越走越远。仿佛事物总在相互分离远去，一个人越走越远。茱迪也一样。茱迪要是去回忆，便是从一个年轻的尼姑开始。否则，又怎么去回忆呢。我们在事实中相遇，却在回忆中远去。而茱迪从不回忆，茱迪说。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茱迪有时会这么描述当时茱迪所在的情绪。在情绪一般的

时候。怎么说呢，在大部分的时候她的情绪都非常一般。吃着一片蔬菜叶子，走路，还是睡觉中（有时跳进游泳池中，忘了怎么游泳），茱迪情绪一般。忘了自己从来是一条鲸鱼。而此时的茱迪正在睡中。用脚尖踢了一下床沿，这点动静没有吵醒到她。再去踢，又觉得重复。附下身，我去听她的呼吸声。在担心什么？这是一种怪异时刻，这行为不正常。不可能认识任何一个妻子、一个女人，我这么想。只是能认出她，在任何时候。走去厨房倒水。就像在镜子里，我能认出我的样子，并相信这个形象。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多出的人呢。我不是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这太复杂。只是一个人此刻正端着一个杯水。还是回到窗边去写点什么吧，从厨房走出来时我想，我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人。应该去写点什么，而不是靠在门框下等待。在等待什么？这一天会重复过去，会衰老，我，马不停蹄。空着，仿佛望着客厅的沙发、墙壁、墙壁上的停着指针的钟（它不再自我计时了，它是所有计时器中的其中一个：只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没有。叹了口气，穿过客厅回到这另一个房间。一个阴天，叹完气后，几乎使用了全部力气穿过客厅，缓慢走进自己的房间，漫长得简直不像一个人在移动。而在启动时，我甚至还停顿了一下。叹完气，正要

转身，但这时顿了一下。仿佛想起什么，仔细一想，仿佛又没有什么。相当迟缓，开始移动。我是端着水杯的。我想起一个低垂着脑壳的翠鸟，我望着流水。这流水缓慢，浑浊（我想起汉语的组词构成，但没细想），一支闹革命的尼姑小分队正在淌水。我不去想她们。我始终不清楚尼姑意味着什么。跳大神的尼姑，或者俊美、散漫的颓废尼群，我总是时不时突然想起她们，仿佛天然认识。我失去过什么？总感觉尼姑冷漠、神经，而无情无非是她们的表象。尼姑是欢乐的，应该欢乐。不去想她们，尼群。感到一阵失败感从脚底涌上心头，注入脑子。而我的脑子是前世狒狒的，脑水晃荡着。我是端着杯子的。我在关注这个事实。否则，我可能会因失神而缓慢跌倒。我靠着这另一个房间的门框上歇了会儿。人漫长吗，只是感到迟缓。也可以不去想象这些，它们不可想象不是吗我的记忆有限。有那么瞬间，想回到厨房去烧水。去烧了。望着壶嘴，等着水烧完。这是一个厨房，我这样想。没有这个厨房，我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区别：对象与一个人。这是一个长方形局促的厨房，在等着水烧沸腾的时光，我有足够时间观察这个装潢老式的厨房。这是一个厨房。而一个人在烧水，等着水烧开。这一个人在等着水烧开，等着。在漫长的人的一生中一

个小小插曲中等待。我这时走到哪儿了，在漫长的人的一生中我缺失未曾发生的记忆。我想起那头翠鸟，想了一会。总是搞不清一会儿到底是多长的一会儿。有时坐在河边，空坐一下午，感觉就像一会儿。而有时望着天空中的乌云，感觉运动就要快要来了。或者还在扩大化，能感觉到。不可能既是狒狒转世，来生还是一头翠鸟。这种概率极低。而有时，一个人在街上走累走废了，只想早点回到家。人不应该那么漫长，我一般不会像茱迪那样感叹。我对人的用法还不至于那么熟练。全面，与清晰。总是迟缓，不是吗。我的主要成分是一个作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写作。我扩散。或敞开，有时是这样的，在想起翠鸟后会转而想起一个水母。我与茱迪。而茱迪是一个人，是另外所有一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我知道（能认出但真的不能说认识：我的困惑终究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被虚拟或真实笼罩着。我有不可推卸的任务，诸如此类感到迟缓，脑水荡漾着），我毕竟已经仿佛知道。我有人类自主意识。我是端着一只空水杯的。而世界无非是一种神秘运动。而水母同样给我造成一种扩散感，我在等着水煮沸。没有佛陀一半的运气，我这么缓慢思想。并骑着那头色彩极其丰富斑斓的水母远去，远远消失在乌漆嘛黑的深海中而我实际上只是在等着

一杯水烧开。一会儿！那便是一杯水从常温到烧沸的过程。而我又要去知道这些做什么呢，譬如另外一头鸟稳稳停在空中。你在搞啥。茱迪走去洗手间，光着脚，路过厨房时她问道。烧水，我说，你醒啦。是啊，是啊。茱迪说。那又怎样，茱迪说。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关上洗手间的门，还在念叨着，我听不清。我端着接满的水杯，走出厨房。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在路过客厅的大镜子前，撇了一眼镜中的虚像，它正好也朝我撇了一眼。仿佛在提醒对面（或外面）的像说，我是在那里的。哪里？那里！我通常不会在客厅走失，有时走的慢，仔细端着一杯水，无论怎么走，都还在客厅。我穿过客厅，来到房间，在窗边坐下。从这个视角，往客厅看去，可以很清楚看见，我之前正是从那里走过来的，端着一杯水。不能怀疑这点。怀疑吗，这杯水就是证据。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其实并不会自己走失（他只是没有方向朝四周无限敞开着）。他只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换个地方睡觉。但事到如今，这种理论也许并不一定适合茱迪。茱迪永远是一个例外。茱迪既然是茱迪，她只可能是一个例外且永远是。茱迪并不抽象或混沌。当我说，茱迪，晚饭吃点啥，冰箱里还有冰棍吗。这种时候，茱迪不抽象。这种时候，也并不是有话

想说。我不想说。有这样的時候，我愿意把一些話送入空氣中，而不需要什么接收者。而要是這種時候我不發聲，那些話便只是在腦水中蕩漾。相互撞擊后，消失。但怎么可能呢。那里一定有某種接收者。當我說（想，還是寫下）一句話，它收到了，同時回應我說，是啊，是這樣的，然后呢？我的腦子中往往住着一個關公或一個狒狒，平常，它們都非常聽我的話。也不暴躁。回憶就是這樣。回憶就是在制造回憶。當我回憶起一點什么，這点什么便在我腦子里住下了。而我有時是一個作家，我被迫處理回憶。我能把总体音量調低點兒嗎，可以（接收者說）。只要不走失（瞧，它的概念可以无限扩大，只要它抒情）。只要還在反复走失。只要反复。我总觉得既然一个人总是在走失那么她总是会反复走失。而一个习惯走失的人又怎么回忆她呢。又怎么去回忆她呢，这回忆里并没有记忆，也并非完全没有。不知道。说到底，只是在远去，朝一个东西走去，也远去。我知道什么？走失，哪怕走丢，走偏都是正常的，这没什么。这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不是吗。但一个时常走失的人又怎么去回忆另一个走失的人呢。不知道。也许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呢。问题就在这里，对此我感到迟缓。仿佛一种权利，感到迟缓。总是这样。在我走失时，我会知道。但荣迪

不一定,她或许一定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这些,茱迪,她不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妻子,或在她还是少女的时代她也不去想去知道这些,她一定不知道。而我在回忆,在想。阴天,一个阴天。这是一个阴天下午,一个桔子就摆在书桌上,我在想。一个干瘪但仍完整的桔子,需要怀疑(一个事实)吗,不需要。没必要。不需要但可以。可以,但几乎没有价值。事情就是这样(甚至觉得有必要把“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这种过渡句式缩写为“这样”“就是这”即可),这样,你看见的就是你看见的,茱迪说。我明白茱迪说的意思,茱迪总在说谎(我仿佛发现了什么,我在想:回忆。我不得不从椅子上站起来,望着窗外。阴天的天空空荡荡的,那是一种鸟儿不在的空荡。我回忆起了什么?我会想起。只要足够远。深入,以及广泛,我会想起。而一旦想起,便会全部想起。这些那些,与茱迪有关的全部回忆。也许有些是事实,有些是对事实的加工,但会想起。羞,帮我拿圈纸!一个人在喊,在洗手间,茱迪。就在电视机左边柜子里,快点儿。茱迪喊。仿佛那喊声来自遥远时空,至少古代那么遥远。知道了,知道了。我说)。我知道,一个人说谎总有原因(秘密)。但茱迪没有,不需要有。当茱迪说我出去了,去当尼姑。谁都知道她在说谎。但茱迪不是。

一个人茱迪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了谎话，只是忘了，她。茱迪她总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很容易忘了，茱迪。她的脑子里住着什么动物？茱迪她说话有时是因为她想起茱迪她需要说话。一个人她得到脑子里动物的指令她说出，茱迪。她可以不说，但她仿佛想起需要说点什么，她就随便说了。我出门去了或其它，有时茱迪会这样说。这样说并不是她并不是真的想说，不是。但也不想沉默，茱迪。这有什么克制的呢，我在想。当一个人她想出门去，她没有义务通知坐在窗边悔悟的丈夫（望着窗外，若有所思，锁死，所失），没有。她们是夫妻。她们之间是什么？夫妻。是吗，夫妻间应该有一种默契，茱迪这么认为。这种默契大约表现为当一个妻子出门去了，而她丈夫应该默认为她只是不想待在家里，在即使在一个阴天。即使茱迪在说谎，那也是她想说谎，而不是故意的，茱迪，她，这没什么错。因为谎言总是来的诚实，它真诚。因为有时谁都能听出茱迪在说谎。而对这与丈夫，这就是一种默契。所以她们是夫妻（而这是默认的，在被当地法律承认过后）。我常常这样想，这么想时，我便会感到脑子迟缓。我不认为我是被茱迪欺骗了。一个作家，他有什么可被骗的呢。一个人无法欺骗另一个人的记忆。因为这另一个人的记忆极度混乱。茱迪有没有

经常走去寺庙？在混乱记忆中应该有（茱迪说，她忘了）。而她有没有想成为尼姑？这种事就不好说了，因为茱迪经常说谎。善意或故意，它们都是故意。茱迪说谎，但她并不想欺骗谁。因为茱迪本身就像是一个阴谋。茱迪就是这样的，她没有目的。茱迪小，她的阴谋也小。要是膨胀成宇宙那么大，茱迪，那么这阴谋同样轻。茱迪有时是一个妻子（我在想，看着这句话）。一个妻子的阴谋又能大到哪儿去呢，我在想：妻子与阴谋。我想，我的担忧（对她走失的担忧）显然多余且无效。在没有丝毫证据下，我有时会认为茱迪是一只猫的转世。而猫总是与阴谋有关。而阴谋也总是与战争有关。而战争又与饥荒关联。饥荒与水利工程，水利与雨水，雨水与猫，依次推论，循环往复，茱迪基本上还是与猫有关。茱迪穿着裤子出门去了，在街上，她看着一个马匹。马匹嘴里冒着白沫，她感到非理性，叹了一口气，茱迪走开了。我们写到哪儿了？从窗户往外看去，茱迪并没有走远。只是拐了个弯，消失。消失后，不再能观察到，此时阴谋论出现。茱迪我有时想，她消失后也许是去动物园看动物了，还是去酒吧看一场垃圾演出谁知道呢。我有时坐在窗边写作，实在懒得去跟踪她。她走失，是她想走失，我有时会这样想。而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时候没有一

点儿的办法，随她去，我有时想。在没有成为夫妻以前我们是某种意义上的孤儿，相遇后认识了，仍在延续。事实如此。我们相互走失，而我有时看着桌子上的一个桔子感到迟缓极了。而有时是这样的，当茱迪拐了个弯消失在街上，我预料我会回到书桌前坐下，望着眼前这个桔子。事实上也是这样，她会走失吗，茱迪。茱迪她会不会遇见那个必然的尼姑？与茱迪无关，剩下都是我的事。所以我们说，世界（这一切）是怎么运行的？尼姑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尼姑代表什么，除了尼姑自身。尼姑光洁而明亮，有时晦暗。茱迪在那里活动，不在这里，近处。而我没法通过什么来证明她正在那里（也许她又走去了寺庙）活动。这就是一种走失状态。走失是无法确认的。走失不确定，可设想但不确定。等于没有。茱迪走失了，它的特殊情况是消失，不再有跟踪的线索。这时，我就又会感到迟缓，仿佛被阴谋笼罩的一个鸟笼：这不好去想，但既然已经这么说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的语言运行快于思维，还是因为我实在迟缓。不知道。回到动物原始状态，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烧水，或望着那只逐渐冒出热气的壶嘴。我逐渐望着。很奇怪是吗，逐渐望着。但就是这样，一种仿佛逐渐望着一只逐渐冒出热气的壶嘴的感觉仿佛丢失了对象、依附还是

什么而我整体感到迟缓。我仿佛从另一层面来说我也在走失。是吗，是。但怎么可能呢，无论我走去任何地方，我始终在这里。这里，我总这么想，我不需要想，我在这里。这里，我从没走失或消失过，我不需要对象。是吗，茱迪是一个明确的对象，即使她是一个说谎的对象，但她明确。茱迪是这样的，当茱迪远远站在我看得见的地方，譬如一个人茱迪她在房间里活动，我会感到迟缓。我会感到一个人我想，我认识她吗，我能认出她（始终）。她就在那里！明确，无须证明。她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不远。她在那里活动，她不是静物。而这一点无疑是明确的（通过光线反射）。我能感知到，我不能否认，或去怀疑。她没有走失，就在那里不远，在房间内游荡或一个人静静望着窗外，在望些什么？她。那么安静，她仿佛走失。但不会，我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无论实际，还是写作中）跟踪者，她注定不会走失。她在一切事物中心，茱迪，一个人茱迪。茱迪总归会回到我的缥缈视线中。茱迪不缥缈，她实在。至少不会缥缈太久（但也许会一直处于某种走失的状态：神经、忽、迟缓，总是这样，我通过词语来认识事物，以语言来理解世界。比如世界，我接不接受，它都在那儿。在那儿！不是在这里。也许又不是）。不知道。我有时不确定茱迪是否已经走失，

当她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一切，她一定是望着窗外具体的一些什么。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只是望着。也许她忘了。茱迪是这样的。她有时望着窗外一株像树木那样的树木，她会忘记。一个人茱迪她的两只手搁在窗户上，其中一只手的手指间夹着一个烟头（我在努力（制造）回忆）。一个人茱迪她仿佛走失（仿佛），但没有，也许真的只是忘了。一个人，茱迪，她。茱迪总是在重复这些（但愿，谁知道呢）。茱迪说，你看见的就是你看见的。她的意思是，要是你没有看见你就没法确定你是否看见。是啊，你不可能没有看见一头鸟儿当你正看见一头鸟儿时茱迪说，人是多么漫长。而人的出现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光，茱迪望着窗外如是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茱迪这个人。而我习惯了。而我在这种时候总会感到迟缓，仿佛被走失。而这种时候，我通常没法坐在椅子上写作。我望着窗外。茱迪不会跳出窗外。我想过，但茱迪不会。跳出窗外是很容易的，因为什么。一个人跳出窗外仅仅是去实现一种冲动。茱迪容易冲动。暴躁，但容易冲动，茱迪是这样的。我有时会认为茱迪会跳到窗外，但从来没有。而我是真的担心，有时。而这只是我的问题，茱迪不觉得。茱迪说，人是多么漫长。而她不觉得这么说有什么问题。茱迪默认不会去做一

些无意义的事情（入深山落发为尼姑以外）。要是就一定要给出一个理由，那会是因为她是茱迪。而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一个人茱迪她会忘记，茱迪。对一些意义微弱的事情，她也不愿意去想起。当茱迪望着窗外，她有时也会忘了手指间夹着的烟头。我能听见她在叹气，茱迪。但这是好的，茱迪并没有走失，我有时这么想而感到什么？安慰吗。也不是。在所有叫茱迪的茱迪中，她是其中一个，茱迪。在所有鲸鱼中，茱迪是唯一的那条鲸鱼。而她们都不会走失，因为她们都叫茱迪。妈的，我的担忧总是多余的。茱迪说，茱迪怎么会走失呢。既然她们都叫茱迪，茱迪说。茱迪通常不知道走失的含义。我只是走去了一趟寺庙啦，茱迪说，我还带了些蔬菜回来，你看。当茱迪回到家，她通常会带着一些没用的蔬菜回到家中。天黑了，一个人茱迪她有时会回到家中。要是去写一个关于茱迪的小说，我大概不会忘记天黑了，茱迪一个人摸黑回到家中。我正在写。茱迪的这种走失状态在她实际回到家后才会消失。一无所获，茱迪开始煮饭。煮饭时，茱迪不去想这些。或那些，或其它。茱迪忘了，在回到家中以后，茱迪忘掉一切。人是多么多么漫长，茱迪说，我们为什么不忘掉这些呢。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具体指的什么，是一些沉重且大而无当、缥缈的东

西么。当茱迪感到沉重时，她会说这些。而不是那些，或其它别的词。这些是这些，与那些不同。对茱迪来说，这些是这些而不是我以为的那些。这完全不一样。所以茱迪是一个人，另一个人。而我不可能是另一个人。我们是夫妻，但我们是一个人（当看见一个黑人时，是首先看见人的形状，还是她的黑色？）与另一个人。我们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吗，总的来说，我感到迟缓而不是奇怪。茱迪不是。她是忘了，对一切。茱迪走进雨里，对雨里的一切，她忘了。不是吗，雨里的一切都在雨里，而茱迪忘了。不是吗，我也不可能去想起茱迪忘掉的那些，包括一切。总是这样。忘了通常是好的。而我总是坐在窗边，在茱迪收拾蔬菜，慌忙煮饭时，我通常会去写点东西。我想忘掉一些东西，就这样我去写掉这一些东西，以便忘了它们：诗或片段，对这一天有所总结、怀疑，然后忘记。我至少不会去感叹说，人是那么漫长，接着就像茱迪那样随随便便就忘了。我通常不容易忘记一些事。我这时通常不会走去厨房烧水，房间里已多出了一个人，茱迪她在房间里，事情起了某种变化。有待我去重新评估。在房间里，我降落，重新成为一个丈夫，从抛弃与自我放逐回到实际。听听音乐啥的，回到日常生活的平衡中。在阴谋中（如

果这一切都是虚拟), 温暖、迟缓并接受。而不再想去谈论走失这样的词汇, 走失而已, 有时我这样想, 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那么宽泛、干燥、颓败、于事无补、空荡以及一大批诸如此类美好的词语我不知道。假设一个人走失, 她会知道自己走失吗。她不会。就像忘记。而且要是她是茱迪, 她就不会。当她走在雨里, 她不知道在走什么, 她没有方位感, 只是走着。一个阴天, 当她不知不觉走进一个寺庙, 她发现寺庙空荡荡的, 尼姑们都不知道去了哪儿。所以茱迪总是在天黑前就实际回到家中。茱迪她在理论上从未走失, 她只是消失了一会儿, 当她不想在家里待着时。而这是允许的。无论从哪方面, 一个人允许一个人自己与自己待着, 这天然被允许。当一个人独自与自己待着, 她便不再是一个妻子、女人与人, 她成了她自己的孤儿, 一个守候篝火的原始猴子。成了没有、无边无际的一个黑点, 中心或其它。而这正是走失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我在担忧的也许正是这种情况, 走失, 而茱迪从不需要人担忧。即便走失, 她也会自动回来不是吗。从来都是这样。当茱迪拖着自已回到家时, 她总是拎着一袋子蔬菜。还没从走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便一把倒在沙发中。一匹马, 茱迪说。茱迪点燃一只烟, 吸着。什么? 我说。路上停着一匹马, 茱迪说。

望着天花板中的吊灯，忘了在说什么，我们的茱迪。我知道茱迪在说谎，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时候，我还是愿意相信一个人总是会走失的。你不想知道路上停着一匹马吗，一匹母马。茱迪吐出一到三四个烟圈说。嗯，我说。我这么说就算是默认在回答。一个妻子在路上遇见一匹马，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即便它是一匹母马，当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遇上它，这种事情难免不会发生。母马也是一种情感动物不是吗。当一个人在走失的情况下在路上遇见一匹母马，这尤其合乎情理。我从不怀疑这一点，只是感到脑子里一阵迟缓袭来。为什么是马匹，而且还是母的马匹，这让我迟缓且没有原因。因为我知道马匹总是会让我感到迟缓。蒙古，我想起一个马匹，但那实在让我感到迟缓。我知道一个人我们的茱迪她在说谎，但没什么，我们的茱迪她只是忘了她在说什么。一个人我们的茱迪她想起说什么说了同时她会忘记，一个人我们的茱迪。但为什么是母马呢。也许只有在走失的状态下，一个人才能脱口而出这类梦中才会出现的动物。马也是一种哺乳动物。马柔软，低沉。而我们的茱迪剽悍，还会在天黑后回到家中后及时去煮点饭菜什么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在迟缓中我无法正常分析。喝水吗，我说。我端着杯子走去厨房。在茱迪还是少女

的时代，她梦见一个马匹。一个光头尼姑骑在马匹上，光着脚和脑壳。也许事情就是这样的，尼姑发出一阵恐怖的笑声。茱迪连忙躲进草丛中，捂住耳朵。以为那样就可以忘掉一切。天黑了，茱迪回到家中。我们的茱迪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尼姑骑着马匹从路尽头走来，慈祥的面貌中带着狰狞。茱迪感到恐惧，但不知道在恐惧什么。我们的茱迪她并不在那儿，她只是害怕。小心你的丈夫！尼姑说。尼姑严肃。茱迪感到恐怖极了，她逃出梦中。黑暗中，看到身旁的丈夫睡着了，我们的茱迪又缓缓昏睡过去。或许事情就是这样。而茱迪已经忘了。尼姑、马匹，她不想记得。但在什么时候又会想起，她也不知道。我们的茱迪就是这样从一个少女逐渐成长为一个女人，一个人的妻子。茱迪，我们的茱迪。一个人我们的茱迪她说，她从没说她走失。她有时会说，茱迪感觉有点儿迷失了，我们的茱迪说。在她喊我过去切莴苣丝的时候。茱迪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叫自己茱迪吗，茱迪说。什么？不知道。我说。我当然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因为她是茱迪。因为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茱迪说，哈哈。茱迪没有忘记。夜色中，茱迪走进一家酒吧。她没有忘记自己从来都是一条鲸鱼的名字。茱迪是这样的，记性弱，但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条鲸鱼。一个阴天，

茱迪坐在房间的沙发垫子上学习英语。茱迪感觉有些迷失。她走过来感叹说，人是多么的漫长。茱迪感叹说。说完，她站在门框下，仿佛忘了刚说的话。而忘了总是好的。忘了便是自由。一个人忘了，她获得自由。一个人她忘了自己是一个原始猴子，她自由，成了一个人。一个人她有时忘了自己是一个人，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忘了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不记得了，她。她全然不记得。而这正是好的，一个人不去记得。一个人茱迪有时会忘了刚说过的话，在一个阴天，她总是会走到窗前，冒着烟气，望着窗外。仿佛窗外的一切都在窗外，是啊，茱迪在变小，当她望着窗外。茱迪沉默。她是在反思吗，哪些。忘了的那些，还是其它。或者她也许只是感到了累、疲倦，茱迪要是感到累、沉重还是其它，她便会沉默。茱迪在她少女时代一个人坐在动物园里的湖边上，她感到了累、疲倦与沉重，望着平静湖面，她有没有想起过有时她会会有一个沉默的丈夫。而人是多么漫长，茱迪说她有时会想起这个。茱迪说，她从少女时代起就知道这个。茱迪会有一个丈夫。她想起过这件事，同时感到了累。是吗，我说。是啊，我无不感叹说，丈夫不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吗，它总让人感觉到累。疲倦，还是沉重。丈夫就是这样，所有丈夫都是。这时，茱迪不说话，沉默着，

与一个走失的尼姑如出一辙。没有一点办法，因为有时我们已经是夫妻，拥有承担共同命运的义务。而想起这一点，茱迪便会感觉到累。这还算好的。有时不单累，还感到疲倦与沉重，就像在想起一些像马匹那样的哺乳动物时茱迪会尤其感到累、疲倦且沉重。茱迪有时反复想起这些，在梦中还是站在一个门框下，反复想起。无法忘掉这些，茱迪。就好像没有这些一个人茱迪她就不是一个人茱迪。而茱迪她正好是茱迪。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茱迪只能是茱迪，是一匹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鲸鱼的名字。不知道。茱迪不知道一头鲸鱼从哪儿来的但它就在那儿。茱迪没法忘了。茱迪还有一件事没法忘了，去深山当尼姑。这难道是一句革命口号吗，那么珍贵，茱迪总是念念不忘。还是一个人茱迪她的天然使命，不知道。而我感到迟缓。茱迪有一次问我，金鱼也是哺乳动物吗。那肯定啊，我说。当时（二零零四年，九月秋天，在一部搬家的出租车上，她确实抱着一缸金鱼）。就是这样，哪怕是一个鲸鱼，一旦拥有一个名字，它也会感到累。沉入海底，不动。但鲸鱼毕竟不会游失，它太庞大，在被一个人想起时，她还会想起其它。有一次，茱迪去了海边，但没见到鲸鱼搁浅。而我知道，当一个人没有见过大海，她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茱迪是这样，

她有时以为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难道她不知道鲸鱼有时也是一种独自来往的动物吗。而我们说，茱迪有时会有一个丈夫（我在想），一个永远坐在窗边（有时在阳光很好的阳台上），又不想写作的作家。这时，茱迪通常会感到疲倦，累，仿佛一切正在朝她涌来，茱迪感到沉重。而茱迪是一道薄弱的堤坝。茱迪是这样想的，有时茱迪是一道荒芜堤坝。只是这样想，又有什么实际好处呢，茱迪想。我们的茱迪。我们的茱迪她不再去想这些。我们的茱迪她是一个人，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不去想这些。包括成为一个深山尼姑，她有时也不再去想。这没什么好处，而且还容易迷失。茱迪想。想完后，也就忘了。回过头来，我们想，我们的茱迪如果是一个女人，她就应该有一个女人的样子。我们的茱迪不再是少女茱迪了。有时茱迪会这样想，茱迪在枯萎。这种时候，茱迪会感到那么一点累、疲倦或其它，比如沉重。这是一定的，当一个人我们的茱迪她感到她确实是在枯萎中而她的皮肤在变粗糙，肚子积累肥肉，眉毛歪曲，胡须总在不停生长，小腿健壮得跟一只母牛似的，乳房开始下垂，屁股尖又平坦，牙齿时不总时在发炎，对花粉过敏，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不断掉头发。等等诸如这些都会让茱迪感到有那么一点伤感。而人是多么漫长啊，你看见的

就是你看见的，茱迪她会这样感叹。茱迪虽然说谎，但她诚实。茱迪感到伤感，当她站在窗前，望着窗外。一个阴天。是啊，在茱迪还在少女时代时，茱迪望着天空感到天空是那么空荡。茱迪还想起她在未来会有一个丈夫（而我是怎么知道的）。而这一切是多么漫长，茱迪看着脚上的鞋子，她应该有一双合适的鞋她现在还没有。人的到来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茱迪有时也会这样说，我不喜欢灰暗的事物，茱迪说。她这么说时，我总是会担心茱迪会成为一个过于传统的尼姑。尼姑无情，俊美，不知悲伤是什么，这让我感到担心。有时我伸出手，放在茱迪的臂膀上。而茱迪望着河水流淌，沉默着。这让我感到担心。茱迪她有时会走到我坐着的窗边，她是过来取烟的。茱迪她有时在学习英语单词，她会走过来问我要一支烟。今儿个天气不错，茱迪说，她望着窗外。而我能说什么呢，茱迪她有时就是这样的。茱迪她有时出门去，她会不知不觉走进一个寺庙。而寺庙里空荡荡的，连一个熟悉的尼姑都没有出现。她们都躲起来了。这种时候，茱迪会感到有些迷失，失落，茱迪让人担心。我们的茱迪她是这样说的，茱迪说，我们的茱迪感觉有些累了。就好像累可以包含一切。我们的茱迪说。她累了。茱迪会这样说，一个人是多么的漫长。漫长而修远兮，

茱迪说，望着窗外。茱迪是一个女人（我在想）。有时是一个妻子。这至少可以说明当茱迪感到累，或疲倦、沉重或者像她说的那种迷茫，茱迪有时会觉得她是一个女人，或者一个人的妻子。而不是相反，或同时。谁知道呢。其它时候则不是，茱迪会忘了。而我又能说什么。我接上一支新烟，吸着也望着窗外。我那个时候可能正在写东西，看见茱迪伫立在门框下，我感觉完全不认识她但能认出是她。一个人我们的茱迪她感到沉重。要小心迷失的尼姑的火柴！我可能会在正在写的东西后面跟上这么一句。可以这么说，这么写，完全是因为那会儿我看见茱迪正伫立在门框下而我感觉完全不认识她但能认出她的沉重。茱迪给我这么一种感觉，而有时我也会给我制造这么一种感觉。当我从客厅的镜子前走过时，我会给自己制造这么一种感觉，即我认识这个虚像吗但能认出。它的结构与我完全类似。它看着仿佛一个符号而且确实也是。它代表我站在镜中，在镜的内部。镜的内部全黑，没有内部。它如果想象为一个实体离镜面还有一定距离。我朝它靠近，或被它吸附。而假设它也是一个人那么它一定是多出的一个人。我不认识这一个人，但能认出它与我（因通过它而认识我）近似。而茱迪通常不去想这些。茱迪有时感觉人是多么漫长但她

不去想这些劳什子又有什么好处呢茱迪这么认为，没有。我们的茱迪是一种感觉动物，但并不敏感。我们的茱迪她喜欢她是一条鲸鱼的名字是她感觉鲸鱼沉重也麻木大概就是这样。茱迪在她一个人的时候不喜欢过于敏感。这没什么好处不是吗，茱迪想。春季，茱迪总是对植物花粉过敏。茱迪对丈夫过敏吗。我不知道。茱迪有时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有时需要一个丈夫，茱迪知道。在茱迪少女时代茱迪就知道茱迪会有且仅有一个丈夫，茱迪觉得这是好的，有且仅有。丈夫不是道士、和尚，我们的茱迪对她拥有丈夫的愿望并不强烈。尤其在她感到一点伤感（那时，茱迪沉重）时，茱迪说，她还不如去当尼姑呢。茱迪有时并不憎恨丈夫。丈夫多余，但并不值得憎恨。我们的茱迪说，是啊，我们是夫妻，但并不值得相互憎恨。因为我们统统都是多余的，是相互多出的一个人。一个人茱迪她说。也就在这种时候，作为丈夫的我能感觉出茱迪身上的无情尼姑属性。而我们是夫妻，我这样想这个事实。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即使茱迪反复反复说道人有多么漫长而我们怎么就成了夫妻呢。这是茱迪在少女时代没有想到的，我们的茱迪说，一个人会成为她丈夫而他的前世竟然是一个狒狒。这不是开玩笑吗，人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

茱迪多少有些埋怨，但表现得并不激烈。我们的茱迪觉得要是对一些事情太过激烈这样她就明显会感觉到累。而这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而我们的茱迪会去忘了这些原本她就应该忘掉的事。茱迪出门去了她不想在房子里待着而我总是担心她出门时忘了带上雨伞。一个人出门去了，阴雨天，没有带上雨伞她会走失而我总是担心这个。她不会武功。我们的茱迪她要是碰到随便的尼姑怎么办，在路上，遇见一匹母马她会停下望着。长久望着，天黑了忘了回家也忘了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而茱迪会忘记，在她走失时，我们的茱迪会忘记不知身在何处而茱迪不去想这些。茱迪没有问题。茱迪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呢而一个女人，比如尼姑就没有。茱迪不知道，尼姑并不是女人而茱迪有时是一个女人，她觉得一个女人不应该有问题。有，也应该忘记而茱迪不知道没有问题的女人容易走失而茱迪不去想这些，不愿意想。我们的茱迪她有时觉得女人比妻子来的简单而有时又不是女人是一种复杂动物茱迪也会这么想女人是没有灵魂的而这让她感到有那么一点伤感。茱迪常常从梦中醒来感觉她的灵魂从身体里飞出，飞走了。飞进黑暗中，消失。是吗我说，它是什么颜色的，我问。灵魂吗，像一团烟雾。茱迪说。茱迪从烟盒摸出一支烟，点燃，

吸着。黑暗中烟头上的微火忽明忽暗我们能清楚听见窗外清晨降临时的鸟叫声。也就在这种时候我会想起我们的茱迪没有朋友。黑暗中的茱迪她想起了什么。还早,再睡会儿吧我说。我睡去。而茱迪靠在床头继续冒着烟雾一根接着一根。而当我再次醒来她已经去浴室洗头发去了而这时天空可能还没完全亮开。不知道,茱迪就是这样的当她有时说她的灵魂走丢,不见了,她其实并不知道灵魂是什么颜色。也是,茱迪简单,她不愿去想这些复杂的东西当她感觉到疲倦、累的时候茱迪会去弹吉他。我们的茱迪没有大量问题。我们的茱迪有时有一个丈夫而这些问题都归丈夫所有我们的茱迪她这么想。这就是有丈夫的好处。我当然不能反抗茱迪的想法。茱迪想什么都是对的。茱迪有时想既然一个女人有了丈夫那么一个女人就不应该有问题。一个女人我们的茱迪她没有问题,当她这么想的时候她其实离尼姑越来越远了。想起尼姑,一个女人我们的茱迪便感到沉重。茱迪说,只要她想起深山中的尼姑一个女人我们的茱迪她就会感觉到疲倦、累,沉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茱迪说,感觉就好像身体里住着一个打坐的静态尼姑而她还是疯的。而且尼姑也是没有灵魂的,一个女人我们的茱迪她若有所思。尼姑沉重、开放,但没有实际的灵魂。茱

迪没有问题，但总是会想起一些虚无缥缈的虚无缥缈。这种时候，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便会异常感到沉重并感到人是多么漫长而人的出现仅仅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长长叹了一口气。叹完后，她就去睡觉了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或者出门去了，没有带上雨伞。特别是在雨天，茱迪一个女人有时是一个人的妻子出门去，只是为了走进雨里。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喜欢被雨包围的感觉她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茱迪，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她像一只雨中的猫。茱迪总是在雨中走失，忘记一些事情：那些她不想记得的事她也懒得去想起，不再想起。谁知道呢，茱迪有时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在她还是少女时她就知道她会有一个丈夫，在雨中，她感到了什么而觉得沉重、疲倦、累或就像她说的那种迷茫。在她还是少女时代，茱迪不会这样。那时茱迪还不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不是。她最多感到的只是一些沉重。而沉重什么的是无所谓的，没有任何好处茱迪对丈夫说。鲸鱼有灵魂吗，茱迪说。就好像这个时候的茱迪是以一个女人或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在发问。一个人女人我们的茱迪实在不应该去关

心这种问题。她应该忘掉。谁知道呢，我说，我们他妈的又不是鲸鱼。但鲸鱼不也是哺乳动物不是吗，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说。就好像鲸鱼是那么的巨大而茱迪感叹说，是啊，鲸鱼是那么巨大难道它不觉得沉重吗。而这又是从那儿说起呢我感到迟缓也沉重。也就在这种时候，我会感觉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又恢复到日常性走失状态了，她迷失了。茱迪需要一个丈夫是有它的原因的。一个女人，她需要丈夫在有些时候。丈夫迟缓，但旱涝保收。在任何时候，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都可以给迟缓的丈夫去厨房煎一个鸡蛋。也就在这种时候，茱迪会拿着锅铲，穿过客厅走过来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前世是一条鲸鱼，茱迪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她说。而我的前世可能是一个高原狒狒或其它什么我不清楚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对前世的的感觉总是朦胧。茱迪也一样。茱迪说她的前世可能是一条鲸鱼但她其实不相信这个，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不相信有前世这种设定而茱迪不相信逻辑。茱迪说，要是一个人的前世是一只锅盖，那么她前世的前世又是什么呢。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也不相信外星人。她总在寺庙遇见外星人但她并不确

信。从严格意义上，茱迪是一个香火主义者。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说茱迪是茱迪而茱迪相信的只是供需关系。我不知道，一个香火崇拜者为什么总会感到脑子沉重。而有时，我正好是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的丈夫。有时，茱迪可能会走过来说，你应该理发了，丈夫。是啊，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的丈夫我说。有时是一个阴天下午，茱迪拿来剪刀给我剪头发。茱迪总是给她的丈夫理发。不管她愿不愿意只要她想给丈夫理发她就给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的丈夫理发。我们有共同的命运。但至少我不会觉得那么沉重、累，有时是疲倦。不管我愿不愿意我作为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的丈夫我当然是愿意的。因为我们是夫妻，有共同命运，茱迪说。不管人多么漫长，只要我们是夫妻，我们就不能觉得沉重茱迪说。茱迪说的都是对的，不管那会儿她有多么沉重而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我觉得茱迪一个女人有时是一个妻子虽然不懂怎么剪头发但至少这样说她就不容易迷失。当茱迪专注于一件事情比如剪头发这样的事她就不至于会过度的迷失、走偏或感到沉重。一个女人我们的茱迪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她走路不专心，在她少女时代就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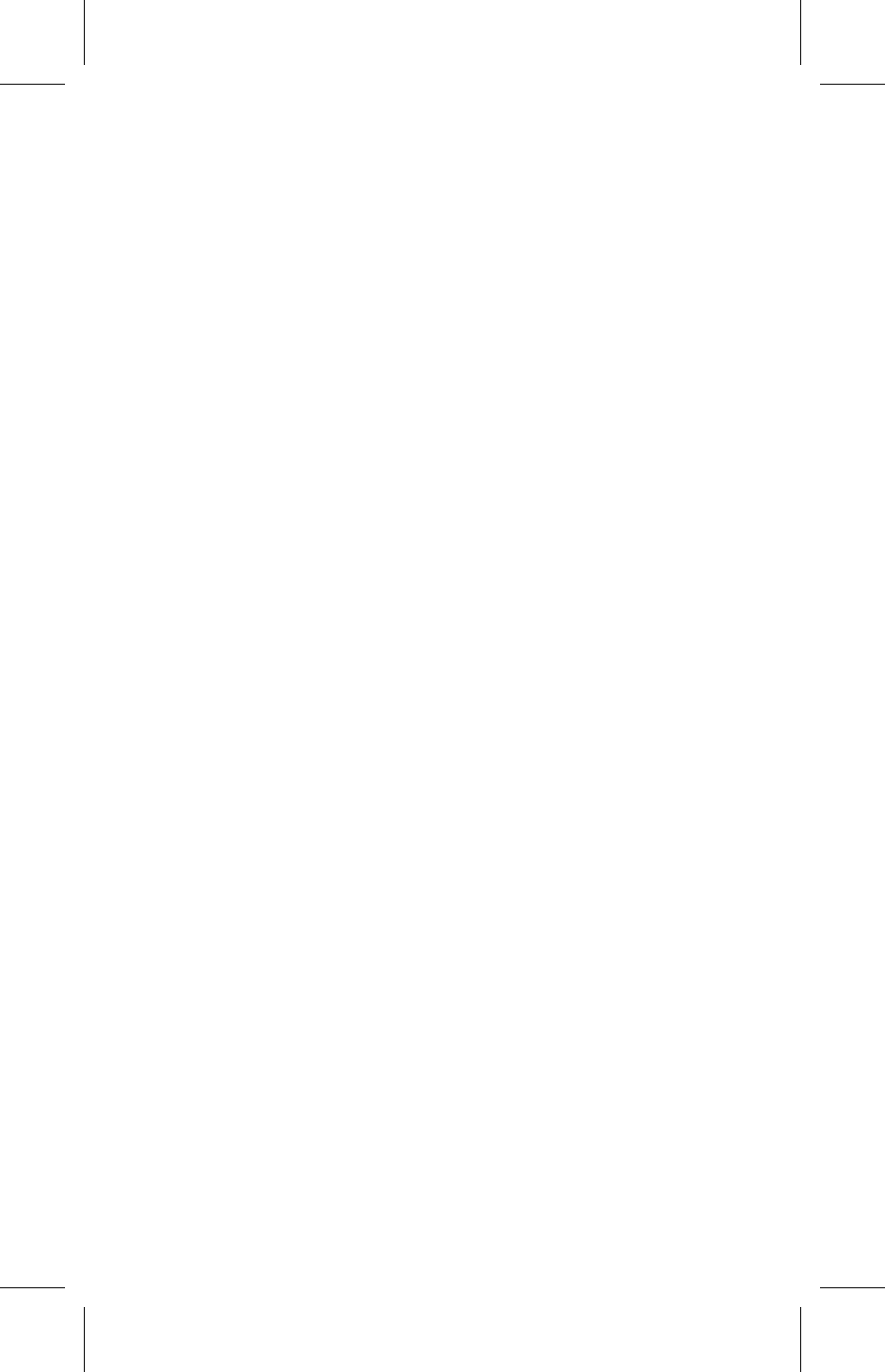
样，所以她总在走失。我是一路看着她走偏，走失的。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女人到一个妻子。一眼即知，我完全认识茱迪的这种状态。茱迪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有时我们的茱迪在她还是少女的时代她就已经习惯给我剪头发了。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也是明晃晃的事实，茱迪她从少女到女人到妻子一直在给我剪头发，不管她愿不愿意茱迪都是一个女人是我的妻子。因为我们是夫妻。而我是愿意的，因为她是茱迪，一个女人，不是吗。只能是。我认识茱迪也是从她给我剪头发开始的，她剪得不好，这也是事实。但又有什么呢，人是那么的漫长，茱迪说。要学会走路、吃饭、睡觉，还要学会剪头发。剪掉多余的头发，茱迪说。多么漫长，漫长得仿佛像一个尼姑。茱迪有时是一个妻子她感叹说。她在我脑壳上东剪西剪，不一会儿就剪完了。给钱，茱迪有时不像一个妻子更像一个理发师她说，十块。我递给理发师一支烟，替她点燃。茱迪有时是一个妻子她不是真正合格的理发师她从来不给自己剪头发，她觉得这样世上的理发师就失业了而尼姑没有头发。一个痴迷于成为尼姑的女人我们的茱迪有时出门只是为了去剪头发。茱迪的头发稀疏，发质极差。但是这也没什么，只要她走去剪头发时她不会走失。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当一个人走去剪头发，走

在路上不知不觉就走失了仿佛迷失的尼姑。但她是茱迪，一个女人有时也是一个妻子她可以。她可以一边走去街上剪头发，同时走去动物园看动物而忘了怎么就不知不觉走进了一间寺庙。茱迪一向没有妻子感，在她走去剪头发的路上她走偏了。或许这也是茱迪容易走失的原因，没有妻子感。茱迪头发稀疏，没有妻子感。连她自己都这么觉得，茱迪说，人是多么漫长（我粗暴理解它就是她常说的沉重）而人为什么来到世上，不就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么。我们的茱迪不管她有时是一个少女一个女人还是妻子她一定是感到了某种漫长，所以她经常出门去剪头发。也不是，有时候茱迪出门去，只是她想出门去而不是因为别的。而这种事情谁知道呢，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茱迪忘了。在一百万个茱迪中，茱迪是唯一的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我们的茱迪。茱迪她又不是尼姑，夜色中，茱迪走进一间酒吧而茱迪怎么可能知道任何事呢。茱迪与所有茱迪都是茱迪但还是不同，茱迪唯一。这让茱迪感到迷茫或沉重，茱迪不知道这究竟有啥的区别不就是迷茫或沉重么，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女人有时她还是一个妻子我们的茱迪她知道的事情很少，但她唯一知道的是自己不会走失，不可能，她说。人怎么可能走失呢，人来到世上是为了证明神的荣

耀她怎么可能迷失呢。茱迪不去想这些，但她知道。即使在一个阴天，她出门去了，她也只是去街上剪个头发什么，或别的，她知道，也不去想。茱迪有时并不想学习英语因为她知道她是一个女人、妻子还因为茱迪就是茱迪，一条鲸鱼的名字。茱迪是一个汉族人，说汉语，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呢。茱迪自己也不知道，不想知道。茱迪有时想去外国生活，她不想待在这里，她感到气闷，茱迪说。茱迪感到气闷，我们的茱迪有时会这么说，而那会儿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少女。我感到迟缓，当不再是少女的茱迪不管她是女人还是一个妻子当她这么说时我感到稍许内疚因为我们毕竟是夫妻啊。一条鲸鱼感到了气闷。谁不是呢。鲸鱼沉重而茱迪感到气闷是因为总在重复，我安慰茱迪说只要忘了这些就没事了。同感，茱迪说。我们的茱迪打响一个漂亮的手指。但又有什么不是在重复呢，我作为丈夫安慰一个妻子说道事情就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茱迪不可能忘了。我们的茱迪总是重复走进一个寺庙中。在茱迪还是少女的时候她就在重复走进寺庙。成为一个女人和妻子后她仍这样。我们的茱迪在重复茱迪，今生重复前世，就是这样。我们的茱迪一个女人有时也是一个妻子总是在感到人是多么漫长与沉重是她在重复而她通常不去想这些但也无法

忘掉但茱迪就是茱迪不是一条鲸鱼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是所有茱迪中唯一的一个而这只会让她感到沉重或迷茫仿佛一条鲸鱼沉入海底而有时她穿着裤子出门去了遇见马匹还是其它一株树木那样的静物我们的茱迪总之都会不知不觉走进一间寺庙去而当时那些奇怪的尼姑都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儿而这无疑会让我们的茱迪感到一个人是多么漫长仿佛人就是一种重复但我们的茱迪就是我们的茱迪不会跳到窗外在天黑前还是会提着一些没用的蔬菜回到家中无论有没有在街上偶尔走偏或完全走失诸如此类在没有忘掉这一切以前不可能得到解放而因为我们是夫妻我感到迟缓而这毕竟是应该的我们的茱迪。我没有找到厕纸。我反复找了，打开电视机柜的两个柜子反复找。柜子里什么都有，电线、螺丝、巧克力包装盒、纽扣、香水、一块崭新毛巾、一把改锥、一把三角锉刀（我端过电脑，坐在打开的柜子前一件一件统计，记录）一沓包书皮的纸、一个塑料袋、两包打开的卫生棉条、一盒铅笔、一塑料袋瓜子、一包三合一炭烧白咖啡、一块洗碗布、一个礼品装白酒、一盒创口贴、卷发棒一支、节能灯管若干、牙刷两把（佳洁士牌）、旺旺雪饼一袋、围棋一副、医用外科口罩三盒、小米声控音响及配套充电器、飞盘、老鼠屎、书册一些，诸如此类杂物没有厕纸。

妈的，再找找啊。茱迪说。我没什么事，就再翻找一遍。还是那些东西：一团打接结的电线、几个螺丝丁卯、一个巧克力铁盒、纽扣、一支标注着梵文说明的香水什么的，蓝晃晃瓶子、一块崭新全新毛巾、一把改锥、一把三角锉刀、一沓包书皮的油性纸、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另外不知道什么杂物、两包卫生棉条、一盒铅笔、一塑料袋瓜子、一包三合一炭烧白咖啡、两块洗碗布、一个礼品装盒、创口贴一盒，邦迪牌，邦迪、粉红色卷发棒一支、节能灯管若干、牙刷两把（佳洁士）、打开的旺旺雪饼一袋（还在保质期），剩下围棋一副、医用外科口罩三盒、小米声控音响及配套充电器、飞盘、老鼠屎、书册一些，诸如此类杂物没有厕纸。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是什么呢？



## 二、茱迪与鞋子

茱迪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茱迪与鞋子。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但茱迪只有一个。茱迪说茱迪只有一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茱迪没有忘记。茱迪穿着裤子出门去了。茱迪穿着鞋子。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穿着这些鞋子茱迪有时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茱迪每次只穿一双鞋子。茱迪有时三月末，一个阴天，茱迪在洗手间蹲在马桶上。茱迪穿着鞋子，一双拖鞋。在屋子里，茱迪只穿拖鞋。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其中也有居家的拖鞋。茱迪忘了。茱迪说要认识一个人就要认识她的全部包括认

识她的全部鞋子而这是不可能的认识茱迪的全部鞋子。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种鞋子都有。茱迪的鞋子都非常便宜、时髦。茱迪不觉得这有什么。鞋子么，茱迪说。茱迪忘了要说什么。茱迪说，难道你不觉得人有多么漫长吗。茱迪有时站在一个巨型猪圈中间感觉人相当漫长，感觉茱迪只有一个，即茱迪是一条鲸鱼。茱迪经常认为她自己是一条鲸鱼转世而茱迪穿着鞋子。茱迪穿着裤子出门去了，有时。有时，天空阴着，茱迪说，我这是要出门去吗。茱迪说，自己对自己。茱迪没有回答。茱迪忘了。茱迪说，穿上鞋子。茱迪有时穿着鞋子，一双拖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忘了什么。茱迪总是穿着拖鞋，当她在房间里。茱迪要是出门去，她会穿别的鞋子而不是拖鞋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雨天，茱迪穿着运动鞋出门，走进雨里。茱迪没有雨鞋。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每一只都非常合脚。茱迪有时是一个妻子，有时是我们的茱迪，茱迪的鞋子都非常合脚。茱迪的鞋子大多数是从网上挑选来的，便宜且时髦，茱迪觉得鞋子就应该是这样，便宜、时髦。鞋子么，茱迪说。茱迪忘了要说什么。茱迪有时会突然停下，低头望着鞋子。茱迪有时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光着脚没有鞋子。茱迪时常埋怨

没有鞋子穿当她看着鞋柜里满柜的鞋子。需要更多的鞋子，茱迪说。起初，宇宙一片黑暗。神说，要有鞋子，于是便有了鞋子。茱迪是这样的，她对鞋子的痴迷远远小于对鞋子的无所谓。茱迪说要有更多的鞋子但其实她对穿什么鞋子无所谓。鞋子么，茱迪说。然后就忘了要说什么。茱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没穿鞋子。也没穿裤子。这些都是累赘，鞋子、裤子、脑子什么的。茱迪有时会感叹说。茱迪说鲸鱼就不穿鞋子。她说的没错。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而且在越来越多。或越来越无所谓，茱迪。出门时，茱迪总是忘了要穿什么样的鞋子。茱迪记性弱。茱迪有时疑惑说，既然茱迪记性弱怎么还会记得出门要穿鞋子呢。难道它们不是累赘吗，茱迪自己对自己说。而这种时候，丈夫总是不在家。当丈夫不在家时，茱迪望着一堆鞋子总是感到疑惑与不解。茱迪有时是一个妻子，她想起她还有一个丈夫，当她望着鞋柜里一大堆鞋子时茱迪感到无所谓或仿佛忘了什么。茱迪时常这样。望着一堆鞋子，茱迪感到人是多么漫长而人的出现只是为了生命神的荣耀。茱迪从不系鞋带。茱迪的鞋子不是没鞋带就是鞋带已经系好了，她只负责把脚挤进鞋子。而每一次这些鞋子都非常适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茱迪从少女时代到女人到一个妻子脚的

尺寸几乎没有变化。所以茱迪总是购买那些同样号码的鞋子,不是 36 就是 38。而对茱迪来说,这是没有区别的,无所谓茱迪说它们都非常合适她的脚掌。茱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也不去想这些。茱迪想人是那么漫长为什么还要去思考鞋子的问题呢。茱迪不想,她只负责把鞋子套在脚上,不管阴天还是下雨,她都愿意出门去。茱迪穿着各式各样鞋子的其中随便一双出门去了,感到累赘但鞋子只是鞋子是一种为了方便步行的发明。发明鞋子与发明裤子是不同的人。但都是累赘,茱迪这么想。茱迪有时站在一个巨大猪圈中,这猪圈真的巨大。而茱迪是穿着鞋子的,这让她感到什么或仿佛忘了什么茱迪忘了。是什么?茱迪忘了。茱迪总是忘东忘西但不会忘了穿鞋子,即使鞋子也属于累赘。茱迪有各式各样便宜时髦的鞋子,这有时会让她感觉她也是便宜时髦的。茱迪并不时髦,她有时感觉自己是一条鲸鱼,一种大型哺乳动物。茱迪有时会感觉自己仿佛掉进了鞋子里。不知道她是怎么感觉的,茱迪总是感觉错误。而她自己并不清楚这种感觉。当茱迪有时感觉站在一个巨大猪圈中,她其实只是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在街上还是寺庙中。感觉并不总是准确,但茱迪总是凭感觉去做一件事情。茱迪以她不准确的感觉买来各式各样的鞋子。

这些鞋子都非常便宜，且时髦。至少在茱迪的感觉来看，这些鞋子是这样的，它们非常时髦。茱迪有数量颇为巨大的各式各样鞋子，望着它们，茱迪有时会忘了为什么要买它们。难道它们不是一些累赘么，茱迪望着这一大堆鞋子错误地感到人是多么漫长。仿佛一个人掉进漫长中，茱迪感到无边无际。茱迪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感觉到漫长因为她是茱迪而茱迪习惯性忘掉一些什么茱迪不记得了。但是茱迪非常喜欢洗鞋子。茱迪感到鞋子累赘但总在洗这些鞋子。即使它们便宜。茱迪有各式各样一大堆鞋子但都洗的非常干净，即使有的很少穿它们。在阴天，要是不出门，茱迪会开始洗那些鞋子。即使有些已经洗过了她还会再去洗。鞋子是鞋子，茱迪说即使它们便宜它们也是我的鞋子我的累赘。丈夫对茱迪的这种行为并不感到疑惑，因为她是茱迪。茱迪是茱迪已经很久了，从少女时代开始到一个女人一个妻子茱迪都是茱迪。茱迪还是一条鲸鱼的名字。茱迪就是这样，即使她有时感觉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她也会反复洗她的鞋子，即使在一个阴天她原本是想出门去的。茱迪与鞋子的故事还相当漫长。而音乐是那么美好，茱迪说。茱迪总是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洗她的鞋子错误地感觉世上只有一个茱迪是所有茱迪的全部而不是唯一。但这是错误的。

错误地感到茱迪、鞋子与茱迪掉进一个鞋子茱迪总是。是啊，茱迪感到一切都是那么错误连一条鲸鱼都有名字茱迪想。茱迪洗着鞋子，在一个阴天，她感到错误。鞋子与错误，茱迪感觉到。这感觉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猪圈中央而茱迪忘了穿鞋子。人总要忘了一些事情她不想记得的那些茱迪会忘记。而这也是无所谓的，茱迪说既然人是那么漫长她怎么可能忘了所有的记忆呢。既然记忆在反复不断产生而茱迪不可能超前忘了它们。茱迪洗着鞋子，仿佛忘了。忘了些什么，茱迪不记得了。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不需要每一双她都记得，茱迪记性弱，她只记得这些鞋子都非常便宜且时髦。茱迪对鞋子的要求不多，只需要它们便宜、时髦茱迪都可以接受。茱迪是无所谓的，对鞋子，茱迪并不痴迷因为说到底鞋子就是累赘。不是吗，就像裤子也是。茱迪有时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猪圈中，而这猪圈是那么巨大她想，也许是因为人有太多的累赘所以才觉得漫长。而要忘了它们，总归也没那么容易。即使茱迪记性弱，茱迪也总是会穿着裤子和鞋子出门去。且，在天黑以前，茱迪一般也会实际回到家中，穿着不一定相同的裤子和鞋子。茱迪说（对此，我们会专门找篇幅讨论茱迪的语录）：真巧，我又在街上看到了一双鞋子，而且忘了不要买。茱

迪举起她的脚，高高举起，其实只是举起了一只全新的鞋子。全新而便宜。当然也时髦，茱迪自己觉得。既然茱迪已经有各式各样鞋子多一只少一只都是无所谓。穿着鞋子，茱迪在房间里来回游荡，累了，她才脱下那双鞋子。在房间里，茱迪通常只穿拖鞋而那是一双高跟鞋运动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茱迪说，当时在街上，有一种站在一个巨大猪圈中间的感觉当她穿着这双鞋子。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茱迪说不知道为什么。茱迪的这种感觉只跟丈夫描述过一次。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从茱迪的描述来分析，茱迪当时一定是低头望着她的鞋子。而她忘了。忘了要想起什么，茱迪就随便想起了一些什么。就好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低头望着自己便宜又时髦的鞋子茱迪想起既然人是多么漫长为什么不去买一双鞋子呢。茱迪去买了，一双全新非常便宜而茱迪觉得它也确实时髦的鞋子。而这些说到底是无所谓的，只要茱迪能穿着鞋子在天黑以前实际回到家中。感觉也是。一个人茱迪因她穿着一双非常便宜时髦的鞋子而感觉到什么，说到底又有什么所谓（重要）呢感觉只是感觉。感觉通常是错误的。感觉没有重点，可任意、随意去感觉。而茱迪的感觉通常异常的错误。而这毕竟是无所谓的，茱迪记性弱而这些感觉通

常会迅速莫名消失。又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在哪儿聚拢。不是吗，既然有各式各样的鞋子，就会有各式各样感觉。茱迪明白这些道理。茱迪有时甚至以为自己是一条鲸鱼而她根本就没有见过（附近动物园里有麦哲伦企鹅、非洲狒狒什么的，河马、大象也有，但没鲸鱼），鲸鱼与鞋子，茱迪相信这些而她是怎么感觉到的？凭什么。茱迪穿着她各式各样的鞋子，感觉它们都是累赘。茱迪对感觉这种东西，通常也是无所谓。只要出门时还有各式各样的鞋子穿，她就满意了。茱迪对她所有的鞋子都非常满意，因为既然它们便宜又时髦。而且干净。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时常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举目无亲（这已经是非常老派了），这种感觉茱迪只跟丈夫传达过一次。但茱迪是一条鲸鱼什么的，茱迪倒老是在提起且反复。但（仔细想）这跟鞋子有什么关系呢，没有。要有更多的鞋子，茱迪总是在说。但没有说要有别的鲸鱼。茱迪的鲸鱼就是一条叫茱迪的鲸鱼，连什么品种都不清楚。只知道她大型，且哺乳。但又有什么鲸鱼不是呢。鲸鱼和鲸鱼是一样的，无论直观上还是感觉中。鞋子不是，有各式各样鞋子，即使非常便宜且时髦，也总是有各式各样的鞋子。茱迪说要有更多的鞋子，说的便是更多各式各样的鞋子。茱迪的所有鞋子款式

都不一样。茱迪有各式各样的拖鞋。各种染色的拖鞋都有，不带重复的。茱迪有一双人字拖，宝蓝色。但这不是茱迪买的，是有一年丈夫送她的夏天的礼物。茱迪一次都没穿。茱迪说，她会穿这双鞋子要是我们去海边休息。茱迪有一次去海边休息了（她没看到鲸鱼出没），没有带上这双拖鞋。因为茱迪是一个人去的。一个人茱迪她需要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鞋子；不为什么。一个人茱迪她需要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鞋子而她只有一个丈夫。也是，鞋子和丈夫稍许还是有些不同。至少丈夫不能用非常便宜与时髦来衡量。这没什么问题。茱迪只是感觉她有时只需要一个丈夫而鞋子要各式各样的且更多。茱迪有这种感觉。有时则不是。茱迪有时出门去了。茱迪是穿着鞋子的，丈夫看见茱迪在玄关使劲穿套一只鞋子。茱迪的鞋子通常都非常适脚，干净。茱迪有时喜欢带一袋蔬菜回到家中，她觉得蔬菜干净。干净，茱迪说那只是一个外在。说完，茱迪就出门去了。忘了带上雨伞而有时正好是一个阴雨天。有时，茱迪需要离丈夫远一点。只有一个丈夫，茱迪需要适当地象征性地对丈夫有所保护。穿着各式各样鞋子的其中一双，茱迪出门去了。在天黑下来以前，茱迪没有想过是否要回到家中因为茱迪是穿着鞋子出门去的，茱迪记性弱，她通常也不去想这些。

茱迪只有当她感觉到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类似的感觉而这时天确实也快要黑了，她才会想起差不多要回家了。不管那会儿茱迪在寺庙中游荡，还是坐在湖边休息她都会想起这是回家的好时候。茱迪会想起这个是因为茱迪即使记性弱但茱迪毕竟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啊，茱迪会想起。而且茱迪是穿着鞋子的。茱迪有各式各样便宜时髦的鞋子但只有，有且仅有一个丈夫不是吗。当茱迪想起这个，她就自然会联想起是时候回家去了不论她在街上神游多久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沉重但丈夫与鞋子总归是统一的。茱迪有时也给丈夫买鞋子，但总被丈夫拒绝因为丈夫不相信茱迪。不是不相信茱迪丈夫说，不是，既然相信一个人就要相信她的全部包括她对鞋子的认识不是吗。就像茱迪也相信存在暗物质。而丈夫其实是相信茱迪的。但鞋子就是鞋子不是吗，丈夫说，并不会因为一只鞋子一个人感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这是不对的。丈夫对茱迪说。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不对。茱迪是这样的，自从学会保护丈夫后她就不再去听丈夫的任何解释。因为解释是没有必要的。适当，但没有必要因为鞋子就是鞋子，只要便宜而且时髦鞋子就没有错，茱迪这么想。即使是送给丈夫的鞋子，无非也是所有累赘中的一种茱迪这么想，又有什么所

谓呢。所以茱迪偶尔也给丈夫买些裤子。而这也是适当的，且有象征意味。茱迪通过一些方法保护丈夫因为丈夫只有一个，而主要方法就是给丈夫买点鞋子，还是裤子都行但最主要还是一个人独自出门从而暂时把丈夫甩得远远的。反正在天黑以前，茱迪都会实际回到家中。这就是茱迪的智慧。但鞋子是鞋子，茱迪在丈夫反复拒绝她为他买来鞋子后茱迪仍会反复给丈夫买来一些鞋子。因为鞋子是鞋子同样也是所有累赘中的一种。茱迪说，她忘了。即使丈夫并不喜欢那些鞋子，而茱迪其实是知道的。茱迪也明白，但又有什么所谓呢鞋子而已，只要它们便宜、时髦就错不到哪儿去。茱迪不知道鞋子其实并没有对错，鞋子只是鞋子。是吗，茱迪只是不喜欢丈夫说他相信茱迪而实际上不相信茱迪给他买的鞋子。茱迪不喜欢这样。这不是鞋子的问题。这是一个人丈夫要是相信茱迪就要相信茱迪的全部，包括一只便宜但也一定是时髦的鞋子。因为茱迪只有一个丈夫，而人有时又是那么漫长茱迪说。茱迪暴躁。但茱迪即使性格暴躁，当丈夫表现出对那些鞋子的厌恶时茱迪还是会默默去把它们退掉。等过些日子，不知道又从那儿买回来一双。茱迪是这样的，记性弱但茱迪始终记得只有一个丈夫。茱迪听着音乐在厨房洗鞋子，把洗衣粉洒得到

处都是。没有必要为了一只鞋子置气不是吗，茱迪随便洗着顺便也想起一些什么。这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巨型的猪圈中心洗一双鞋子。而这是一种什么感觉，茱迪并不清楚。似曾相识，但茱迪忘了。茱迪有时在洗鞋子时经常会聚集这种感觉，为什么要把鞋子洗那么干净呢，茱迪想。茱迪忘了自己想起了一些什么，她有那么多鞋子。茱迪有各式各样大量的鞋子，要是每次洗鞋子茱迪都这样去想她一定什么都想不起，是杂乱无序的，茱迪的记性本来就弱。鞋子就是鞋子，只要它们便宜、时髦而且干净这就够了，茱迪这样想。这样想时，茱迪感到放心。茱迪相信鞋子。这几乎不需要理由，茱迪简单地相信着这些鞋子。这就像她简单地相信着丈夫即使后者并不相信她为他买的任何一只鞋子一条裤子甚至单纯感到厌恶，但相信一个人就要相信她的全部不是吗。包括对一只鞋子的厌恶。茱迪这样想，因为这句话是茱迪自己说的。茱迪只能相信。相信这种感觉，茱迪想。茱迪甚至都不去想，人是那么漫长要是连一只鞋子这样的事她都要去琢磨那她还怎么度过呢。茱迪暴躁，时而也非常简洁。特别对买一双鞋子这样的事，她的要求只须便宜时髦合脚或视当时的心情而定且这些是不分先后的。即使有时茱迪仿佛感觉站在一个巨大猪圈的中央，一双

鞋子毕竟也是一个好的安慰。至少没必要舍近求远去好过一个丈夫不是吗，茱迪这么认为。茱迪有时出门，只是为了去街上看一双鞋子或买下它们。在她感觉到人是多么漫长而她实在又不想在房间里与丈夫待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类枯燥的时候。而这时的这类感觉又是那么单一。反复，还是其它。茱迪忘了。也不想去记得。也就在这种时候，茱迪必须出门去，哪怕只是去一趟附近的寺庙（这会儿，我们一定已经熟悉我们的茱迪这时脑壳中大概会一闪而过那个念头。但在通常的想象中，我们还是倾向于尼姑们总是光着脚的。因为神秘，还是感性的缘故）。茱迪是穿着鞋子出去的，在她各式各样的鞋子堆中仔细又随便挑选一双。只要干净。因为猪圈总是无处不在，而且巨大漫长不是吗。不知道，这仅仅是丈夫的看法，茱迪对猪圈本身并没有什么想法。茱迪有时想出门去，单纯只是她想出门去试一下鞋子。因为茱迪喜欢简洁。简洁而干净，茱迪喜欢。因为在什么季节、天气，甚至心情穿什么鞋子都是不相同的，茱迪说鞋子对一个女人意义重大。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究其原因是这些鞋子代表着各式各样重大的意义。是啊，丈夫说。这些鞋子便宜时髦但意义重大且各式各样，丈夫当然相信。因为相信这些鞋子，丈夫转而也可以相信茱迪，

包括茱迪的全部。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茱迪有茱迪的道理（逻辑），丈夫只能选择相信。因为茱迪只有一个丈夫。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但只有一个丈夫这可不是说说而已，是事实。而且这是茱迪自己说的。就好像鞋子与丈夫要不是茱迪的主题，那也是茱迪唯一的主题。这个道理是非常简洁的，因为茱迪总是穿着鞋子不是吗。茱迪说，可见这道理也非常干净。具有不可更改的重大意义茱迪说。但有时当茱迪走在街上，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间，被包围了，这种时候茱迪便又觉得仿佛什么都没有意义，还不如去商店看看鞋子呢。这也是茱迪的鞋子逻辑。或者说哲学，茱迪记性弱，通常不愿去想这些。只要遇见便宜时髦的鞋子，茱迪不会犹豫过多，狠一狠心也就买了。至少在天黑以前，她还要去市场买些蔬菜回家。茱迪有时会提着一袋蔬菜，另一只手臂上夹着一个鞋盒回到家中。她把鞋盒丢进那堆鞋子里，也不说什么，径直穿过客厅，走去厨房煮饭。茱迪的每一双鞋子都有不一样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便宜时髦款式各异，有时还需考虑茱迪的心情。但这是没法儿去统计的，因为茱迪总是有各式各样数量不菲的鞋子。茱迪不记得了。这些鞋子从茱迪少女时代起，到女人到一个妻子，茱迪都留着。茱迪与鞋子，一对

众多。非一朝一夕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通过鞋子去完全认识一个茱迪是不可能的。一双一双鞋子去追问也不现实，因为茱迪不记得了，大部分都忘了。茱迪有时会跑到丈夫跟前，说这鞋子我是什么时候买的？怎么那么丑。怎么会呢，丈夫抬起茱迪的脚说，看着不错呀，挺时髦的。茱迪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又继续叹道：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叹完，她穿着这双鞋子出门了，作扬长而去状。拜拜，傍晚前回来。茱迪挥手说道。是什么样的心情，就穿什么样的鞋子，茱迪不这样。茱迪相反。这也是茱迪为什么有那么多各式各样鞋子的原因，不知道。茱迪有且仅有一个丈夫，而一个丈夫的想法与总结通常总是显得片面，且尤其单调。丈夫总时不时也会想起茱迪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里，在茱迪出门以后。丈夫会担心这种感觉。因为茱迪有时出门穿了鞋子，但总会忘记带伞。而有时不论阴天下雨正好是一个阴雨天。但只要茱迪不觉得有什么，那又有什么所谓呢。天黑了，茱迪总是会穿着鞋子回到家中。茱迪曾经穿着各式各样的鞋子在天黑以前实际回到家中，茱迪有这种经验。即使假设茱迪感到人是多么漫长在街上，一条鲸鱼总会穿着鞋子回到家中。这没什么可担心的。茱迪与鞋子，茱迪

的鞋子一向来非常合脚。担心什么呢，一个丈夫，茱迪有且仅有一个丈夫而茱迪的鞋子无论什么款式都非常合脚。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无论款式时髦还是过气茱迪都不会去想这些，最多有时感叹一下，也就出门去了。茱迪是穿着鞋子出门去的，她暂时还不会去寺庙成为一个尼姑。而且哪有那么好的事呢，茱迪她还会需要更多各式各样便宜时髦说到底与时俱进的鞋子，需要更多，茱迪说。茱迪的道理非常简洁也就是说既然人是那么漫长就需要有更多的鞋子而这一点是肯定以及一定的，在意义上鞋子就是鞋子，更多的鞋子就是更多的鞋子但也只是更多的鞋子茱迪说。丈夫通常不知道茱迪在谈论什么，因为只要茱迪谈论起鞋子茱迪通常就会表现得非常感性。茱迪有时（刚从外头回来）穿着一只拖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就一只！仿佛一只残废松鼠。还不停冒着烟雾。茱迪飞起来一脚把拖鞋踢飞到吊灯上，真不知道她在搞什么。以及为什么。茱迪只有一个丈夫。有时，茱迪想让丈夫离她远一点而一只拖鞋就具有这种功能。一双鞋子而已，茱迪叹了一口气说，有必要搞得这么累赘吗。茱迪并不喜欢丈夫不喜欢茱迪为他买的便宜而时髦的鞋子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厌恶甚至悔恨。这是丈夫的问题，而茱迪暴躁。茱迪光着脚走去厨房煮饭，清洗

蔬菜，不说话。而这也是茱迪保护丈夫的一种方法。自从鞋子（履）被发明后，人类就没离开过鞋子。茱迪通常没有鞋子来得稳定。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好吧，茱迪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这些鞋子通常都非常稳定。茱迪对鞋子其实是无所谓，茱迪有时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这么说了是她也许感到人是多么漫长而鞋子毕竟是无所谓的茱迪这么想。也不是。鞋是鞋，人漫长就是人漫长这两者不可比拟茱迪觉得。茱迪说一个人她可以有各式各样便宜时髦的鞋子但怎么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活法呢，一个人即使她是茱迪也只会有种活法即独自度过她的一生，茱迪说。即使茱迪是一条鲸鱼。茱迪从少女时代起就知道这件事，茱迪就这样养成了买各式各样便宜又时髦的鞋子的惯性，只要茱迪愿意。茱迪是愿意的。因为事情就是这样茱迪说，人漫长但也只能独自度过。而穿什么样的鞋子出门是无所谓的，茱迪这么认为鞋子么，茱迪说无非也是所有累赘中的一种累赘。茱迪记性弱，感觉模糊但在有些时候她并没有错误。在有些时候茱迪只对丈夫暴躁，极不稳定而且茱迪还是穿着鞋子的。茱迪踹飞掉鞋子，因为她突然想起了尼姑，在有些时候一个阴天，或一个阴天下午都有可能。茱迪单单穿着一只鞋回到家中，有时她的另一只同样的鞋不知道

去哪儿了。丈夫问，你的鞋呢？茱迪忘了，不知道她说。或者根本没有说话，因为确实忘了。茱迪穿着一只鞋走去她的房间，倒在沙发垫子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从单单一只鞋子很难推断出茱迪发生了什么。这很难，因为茱迪并没有鞋子来得稳定，在有些时候。但至少也可以看出茱迪对鞋子其实是无所谓因为鞋子仅仅只是鞋子不是吗，茱迪对鞋子一贯有自己的认识而丈夫不一定完全能分析知道。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鞋子。这是一定的，也许茱迪只是在街上走丢了一只鞋子在她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也许她出门前就只穿着一只鞋子。这种情况少见，但也不见得就没有因为茱迪通常对鞋子是无所谓的而且茱迪记性弱。一个人出门去了，她通常需要穿着一双鞋子而不是一只，只要她足够稳定。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每一个款式都便宜时髦且成双成对。是吗，茱迪忘了，有时她并不去想这些。鞋子么，茱迪说。茱迪低着头，望着鞋子陷入长考。就好像茱迪说的并不是鞋子而是其它别的，只是茱迪突然想不起来了。但这毕竟也没什么鞋子么人总是漫长那么漫长漫长以至于一个人只能独自度过而茱迪这是在顿悟吗。通过鞋子顿悟，这种方法多少有些不适合茱迪。即使茱迪的所有鞋子都非常合适她的脚码。茱迪只是有时表现得不稳定

但也不需要使用鞋子去表现这种不稳定。鞋子并不是工具，对茱迪来说鞋子无非也只是一种累赘。但又有什么不是呢，茱迪这么认为既然什么都是累赘。而相反鞋子还算是好的，至少鞋子干净。通常，只要一双鞋子便宜、时髦、干净它总归是一双茱迪认为的好的鞋子。通常都是这样的，鞋子。茱迪时而暴躁，不稳定，但至少干净因为茱迪喜欢简洁，而这些属性与鞋子又有什么关联呢，也是没有的。鞋子只是鞋子，茱迪对鞋子的认识通常小于她对鞋子的无所谓。这是一种态度，而不是顿悟。茱迪有时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里无边无际她便会想起人还不如一只鞋子。至少鞋子干净，也不会那么不着边际茱迪想。茱迪想，天快黑了，还是回家去吧茱迪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什么都没想起。茱迪实在也无处可去，要是她就这么望着鞋子天真的很快会黑下来。而这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茱迪想。茱迪从鞋子中得到的启发通常不亚于走进任何一个寺庙。而最大也是最终的启发便是无所谓，茱迪这么觉得。只要脚上还穿着鞋子，茱迪便仍是茱迪这一个人没错。这点上不会有错，因为自从鞋子被发明后人就没有离开过鞋子而茱迪也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人类仪式。什么的，茱迪有时是一条鲸鱼茱迪这么认为，鲸鱼与鞋子。无非也是累赘，譬如

丈夫。茱迪有时有一个丈夫。茱迪有时跑去市场给丈夫买来一双鞋子的目的是什么，不记得了，茱迪想。茱迪认识丈夫并不比一只鞋子来得多。有各式各样的丈夫但茱迪只有一个丈夫，茱迪有时会这么想丈夫不比鞋子，至少鞋子纯粹是一种静物。茱迪怎么想，丈夫其实很少知道。因为茱迪说没有丈夫会知道茱迪的想法因为这也是为了保护丈夫。丈夫知道这点，所以只关心茱迪与她的鞋子而不是其它。这是有好处的，因为鞋子毕竟是一种静物鞋子通常不会说谎。有时，茱迪穿着鞋子出门去了。茱迪会穿着鞋子回到家中，在天实际黑下来以前。因为茱迪穿的是同一双鞋子，（否则怎么去证明呢）茱迪也就仍是同一个茱迪。而这多少会让丈夫放心。毕竟，即使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但茱迪只有一个不是吗。但这毕竟也是非常奇怪的当一个人茱迪只是一个人茱迪而这一个人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但也并不是非常奇怪因为按照茱迪的说法不管鞋子还是裤子还是别的它们都只是一些累赘。茱迪是茱迪，不是其它比如一只鞋子茱迪说。那么，茱迪又是什么呢。茱迪是这样一个人茱迪她有各式各样便宜又时髦的鞋子，而有时这样一个人茱迪会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感到没有边际。仿佛一条鲸鱼沉在海底，茱迪说，而鞋子无非是鞋

子是一种累赘。茱迪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茱迪有时还有一个丈夫（这一点在茱迪还在少女时代她就知道了）而丈夫厌恶她给他买的任何一双鞋子。因为这些鞋子通常都是非常便宜但确实也算得上时髦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茱迪是这样的，她经常感到人是多么漫长当她给丈夫买回来一双鞋子而后者明显感到某种绝望时。好在绝望是跟鞋子一样平常的东西，茱迪这么认为。有各式各样的绝望，但都跟鞋子一样同样都属于累赘且平常而这是没什么的，茱迪这么想。也只能这么去想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离开鞋子就像一个丈夫。什么呢，茱迪记性弱，差一点忘了。茱迪没想起来。但茱迪要是能想起一点什么她就会首先去想起一只鞋子。因为一旦从鞋子开始想起，茱迪就有可能想起任何事情。这并不是说鞋子对于茱迪有多么特殊，不是的，茱迪对鞋子的态度主要还是无所谓因为人总是穿着鞋子而鞋子不可能不是一种累赘。茱迪这么觉得，当她走在街上感觉仿佛走在一个巨型猪圈中她自然会这么觉得。感觉就像是鞋子自己在走路而不是茱迪。而在这种情况下，茱迪通常会走偏，严重时甚至走失因为鞋子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发明它把身体与自然隔绝了，茱迪会这么想。虽然错误，但茱迪就是这样的想什么都是她的事。从一只鞋子开始，茱迪可

以想起任意什么因为茱迪知道这些什么其实都是无所谓的。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就会有各式各样无所谓的想法或比如当时的心情，这都是正常的，也无所谓。不是吗，鞋子又不是无敌风火轮。茱迪有时想，若是哪天茱迪实际落发为尼姑了，那么她也许只需要穿一双草鞋就够了。而要买到一双便宜而又时髦的草鞋也并非那么容易。是啊，就是这样诸如此类即便只是一只鞋子那样的事也会让茱迪感到人是那么漫长而茱迪完全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茱迪知道有时她也会非常感性。而那时茱迪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当茱迪有时望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鞋子，它们那么便宜又时髦，茱迪会流出一点眼泪水。所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从鞋子开始，茱迪确实会想起任何可能的什么事情来，以至于感到无边无际。因为茱迪记性弱但毕竟也非常感性。怎么了，丈夫问。茱迪没有说话，她在玄关穿着鞋子，大概是准备出门去。而这是没问题的。要是茱迪哪天不穿着鞋子，光脚出门了，事情就会显得复杂起来。但茱迪不应该是，茱迪简洁，因为鞋子总是简洁的。干净而简洁，茱迪说。茱迪的意思是相对于别的什么东西复杂而沉重，茱迪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即使都是累赘。即使都是累赘，也应该干净而简洁茱迪这么想。即使有时感觉仿佛站在一

个那么巨大的猪圈中茱迪感到了累。而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市场转转，买一双便宜点款式还过得去的鞋子或者带一些蔬菜回家。事情就是这么反复着，从茱迪的少女时代开始，茱迪的感觉几乎没有变化除了逐渐衰老。茱迪有各式各样那么多鞋子，这便是原因而茱迪通常不愿去想这些。因为这些说到底是无所谓的，茱迪或鞋子还是什么其它。包括累赘，既然什么都是。人都已经那么漫长了，还有什么所谓的呢包括这一个想法。茱迪有时提着鞋子，光脚走在附近的铁轨上。而那个时候茱迪可能还没认识她的丈夫。茱迪会有一个丈夫，也会有更多的鞋子。仿佛茱迪老早就知道这些。也就在类似这种时候，茱迪想起茱迪原来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大概吧，不知道。没有原因，就这么想了起来。想起后，茱迪就从没忘记即使有时茱迪望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鞋子感到什么但茱迪仍没忘记茱迪是一条鲸鱼。没有无缘无故的原因，但茱迪也许就是这样，当我们试着（事实上也是）从鞋子开始去了解一个人茱迪，就会发现茱迪其实不可分析因为所有人都穿着鞋子而茱迪只有一个茱迪不是所有人。而无论茱迪穿着鞋子，还是没有茱迪就是茱迪也只是。茱迪不是一种娱乐。通过一堆鞋子去接近茱迪甚至抵达并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茱迪与鞋子也

不是一种常见的对称，或对立假设。这里只假设了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而这些鞋子统一非常便宜且时髦假设就是这样的。那么这就像茱迪说的难道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去假设一个人有一堆鞋子。还不如去假设茱迪是一条鲸鱼、尼姑或其它，茱迪说反正怎么假设无非也是一堆累赘因为茱迪并不是一种科学现象更别说各式各样的一堆鞋子反正夫妻在一起能共患难就已经是非常好了茱迪说。话是没错儿，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茱迪最好不要自己分析自己，包括鞋子。穿着雨鞋，茱迪出门去了。茱迪通常没有雨鞋，但这会儿茱迪穿着一双粉红色雨鞋出门去了，没有带上雨伞。茱迪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一双雨鞋因为茱迪是发过誓的，不穿雨鞋。茱迪的这双雨鞋当然也非常便宜而且带着一种时髦的粉红色。茱迪喜欢粉红色、绛紫色不管鞋子还是裤子衣服，不知道为什么茱迪对花粉过敏。一个人出门去了，穿着一双粉红色雨鞋而她是发过誓的，对着各式各样的一堆鞋子发过誓以后再也不买鞋子了。茱迪经常这样发誓，对着鞋子而不是丈夫。但其实这有什么所谓呢鞋子而已。但茱迪仍喜欢对着鞋子发誓，就好像她仍会时不时的感觉自己仿佛处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在有时走在街上的时候感到一种无边无际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着落，因为

茱迪说即使一个人觉得人是那么漫长而沉重但她还是可以回到家中，在天黑下来以前茱迪说。人的出现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茱迪说我们是人而且还是夫妻。而鞋子是鞋子，茱迪说有时她感觉到身上有太多累赘就会想着去买一双鞋子什么的，哪怕它只是一双便宜的鞋子。这种时候茱迪不像是在对丈夫埋怨，因为茱迪的鞋子虽然各式各样都有但确实也都是非常便宜。便宜而时髦，这已深入到茱迪的价值观已不方便更改。茱迪她从少女时代起就是这样，只要看到一双便宜又时髦的鞋子就会想起她未来会有一个丈夫。指不定哪天他就突然蹦出来，吓她一跳。抬头看看天还没黑就这样茱迪买下了这一双鞋子。茱迪买任何一双鞋子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要有那些无缘无故的理由鞋子么，茱迪想。茱迪实在想不起那需要什么理由对于买一双便宜又时髦的鞋子这样的事茱迪通常不去想这些。茱迪有时买来一双鞋子她会单手举着它在街上四处游荡。她会的，茱迪。茱迪对鞋子几乎也是没有情感的因为茱迪觉得鞋子只不过是一种发明。跟丈夫雷同，毕竟也是一种累赘。关于这一点，茱迪在她少女时代就已经知道了。茱迪说到底是知道的。从少女时代起茱迪就知道自己会有大量各式各样的鞋子即使它们是累赘也是茱迪的累赘因为就是这样的茱

迪感到人是那么漫长。漫长而不连续，茱迪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事物总有开始也有结束的原因。这就像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但不会有无穷的鞋子。茱迪有时会想一个人要那么多鞋子做什么呢，茱迪去想了转而又实在懒得去想，她忘了。茱迪坐在动物园湖边想了会儿尼姑。穿着一双白色球鞋，茱迪想起自己已经十七岁了而且正好十七岁所以茱迪也喜欢风。茱迪喜欢穿着球鞋在风中游荡，觉得这样干净。茱迪那会儿在十七岁时也会想起自己仿佛走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但不会经常想起。因为茱迪那会儿她才十七岁。茱迪是往后才越来越想起漫长、猪圈、沉重这类词汇而茱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总在想起，当茱迪经常路过寺庙的时候。茱迪蹲下身系紧鞋带。不是吗，一个人茱迪她总是要从一个少女成为一个女人以至一个妻子茱迪想只要她还穿着鞋子。只要茱迪还是茱迪。而这又是那么漫长，茱迪感到。茱迪感到一种实际。而不是一种虚无的发明茱迪想起，人的出现也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而这是永恒不变的，茱迪想起还是去街上看看那些鞋子吧。不是吗，茱迪这时已经是少女茱迪，需要更多的鞋子。不是吗，鞋子总归偏实际而不是虚幻。茱迪这么想虽然鞋子也只是一种发明。少女茱迪总是这样想这想那，而这是没什么实际好处的茱迪

想即使在路上遇见光脚的尼姑。因为尼姑们穿着草鞋身轻如燕，都是传奇。而茱迪在少女时代总是穿着一双白色球鞋，茱迪说她不喜欢白色。也不是。但是也没什么所谓茱迪说，只是鞋子的颜色而且白色也并不代表干净。这就像鞋子是鞋子，颜色是颜色茱迪说其实她也不怎么喜欢粉红色或紫色。只是颜色罢了，对一双鞋子来说颜色可有可无茱迪说。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任何一双鞋子都有至少有一种颜色，这是不可避免的。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这些鞋子各有颜色。居多的是粉红色与紫色，因为茱迪确实不怎么喜欢白色但也不至于厌恶。因为说到底颜色只是颜色，只是可见光线在鞋面上的选择性反射并不代表什么因为茱迪就是这么想的。鞋子枯燥，茱迪想，因为鞋子只有一种功能即累赘。而价格便宜款式时髦还是说具有某种表面色彩特征这些其实都是无所谓的，其实。茱迪想，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它们实在太多但功能实在是一致的即累赘。茱迪只要想起累赘就会想起漫长、猪圈、沉重这类词来，依次想起。茱迪有时低头望着鞋子（一只白色球鞋）想起并无限想起，但那些又是什么呢，茱迪忘了。一只白色球鞋与革命，茱迪假设去想，总归没有想起什么。茱迪是这样。当丈夫看见茱迪站在窗前，冒着烟雾无限望着窗外，丈夫

以为茱迪在想起什么但仍是没有的。因为茱迪其实没有在想。而当茱迪爬到窗上，站着，茱迪也不会跳到窗外因为茱迪这时是穿着鞋子的。茱迪与穿着鞋子的茱迪。没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后者穿着鞋子。但当茱迪穿着鞋子时，茱迪仿佛不可替代。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茱迪有各式各样鞋子但茱迪只有一个且不可替代。是吗，茱迪假设替换成一条鲸鱼。一个佛陀、女罗汉亦或一个鸬鹚，这都会感觉奇怪。因为茱迪一般来说是穿着鞋子的。茱迪默认穿着鞋子，无论鞋子什么颜色这些鞋子都非常便宜且时髦，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像茱迪必然也穿着裤子。茱迪，当我们提起茱迪无论怎么反复茱迪都只能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而茱迪默认是穿着鞋子的。茱迪光着脚在厨房洗蔬菜，这种情况有，但特殊。一般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茱迪正好从外面回到家中，正暴躁如松鼠。茱迪从不光着脚从外头冒着风雪回到家中，最多只穿着一只鞋子但那也是极罕见的。对于茱迪，我们默认只去谈论她穿着鞋子的情况。而且我们也只限于去谈论茱迪穿的鞋子。比如鞋子的颜色、潮流款式，价格区间等可实际衡量的性质。而诸如这些其实也是没什么可谈的，这些都非常确定。但我们就是这样提前假设且限定的，因为这就像茱迪说的人是多么漫长而

这也是一种假定，茱迪自己的假定。因此我们也只能假定茱迪穿着鞋子。因为这就像茱迪说的，鞋子么，又有什么所谓呢。鞋子而已，确实，说到底这些实在也是没有所谓的。茱迪与鞋子，不可替代而（仔细想一想）毕竟也无所谓。茱迪还会有更多的鞋子，更多非常便宜时髦，功能单一、枯燥的鞋子不管它们是不是尼姑的鞋子它们不是草鞋。它们，这些各式各样鞋子继续会让茱迪感到漫长，有时沉重而有时仿佛站在一个猪圈中央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什么（茱迪忘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茱迪望着一只鞋子。只要茱迪还感觉到人是多么漫长而，不是吗，这正是前提。也就是说，茱迪只能相信鞋子。茱迪说她相信鞋子，是因为一个人她相信鞋子并没有什么坏处。茱迪暴躁，但并不反动。一个总要去相信一点什么不是吗，茱迪说那还不如去相信一只鞋子。反正都是无所谓的，既然人是那么漫长。鞋子也好，尼姑也罢，暗物质也行，茱迪默认都相信。没有好处，也不会有明显的坏处。茱迪是这样的，宁肯去相信一只便宜时髦的鞋子她也不愿上山下乡去闹什么革命因为时代已经变了，茱迪说。因为人是那么漫长而不可逆茱迪说，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人和鞋子都是一种发明。因为人被发明在出现后人就在走向人，走向永远的人而他们忘了，人

的出现只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鞋子也一样。因为人他们不再是动物总是穿着鞋子，茱迪对丈夫说。只要在天黑以前回到家中，丈夫对茱迪说什么通常并不在意，只要那天茱迪没有给他又买回来一双让人厌恶的鞋子，只要茱迪愉快。因为又有什么呢，她们是夫妻，又不是一只鞋子与一只鞋子因为只要不重复，一只鞋子与一只鞋子因为实际上这些都是注定的。而茱迪相信注定。茱迪说，一个人相信注定是注定已经注定的在茱迪买一双鞋子时，茱迪也说那些鞋子非常便宜也时髦这也是注定的，因为它们是茱迪是买回家的。既然茱迪这么说，丈夫也就没什么可在意的了因为丈夫原本也不怎么在意。而这些都是注定的。就像茱迪有一个丈夫，茱迪也喜欢买各式各样便宜又时髦的鞋子因为注定这种东西是不可逆的。注定这种东西不像一只鞋子，不喜欢了还可以去退掉，注定这种东西比如就像茱迪说的人是那么漫长那注定就是那么漫长，即使漫长只是一种想法或感受。即使这种想法感受有时也是无所谓的。但注定就是这样，即使有无所谓的这种想法也是注定的。也就是说茱迪一开始就已注定是茱迪。茱迪与注定，与鞋子诸如此类，茱迪有时想起就会感到自己仿佛身处一个巨大无边无际的猪圈中。而为什么是猪圈这样的东西茱迪不知道。

只知道这也是注定的，茱迪凭她的直觉相信着这一切。茱迪有时穿着鞋子出门去了，她也相信在天黑以前会穿着鞋子回到家中。也许回到家中的方式各式各样（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茱迪提着一袋没用的蔬菜），但统一都会穿着鞋子。即使有时只有一只。或有时不同的鞋子谁知道呢。茱迪就是这样，只要还穿着鞋子茱迪的情感就还算正常。因为茱迪说通常也只有人穿着鞋子，裤子还是其它累赘，这时人就是正常的人。就像尼姑光着脚走在河边尼姑正常吗，她连鞋子都不穿茱迪说。茱迪有时会想起这个场景，大概是她实际见过这种类似场景。也可能没有，茱迪记性弱，她忘了。问题不在于鞋子。茱迪不知道，尼姑是不是正常跟有没有穿鞋子没大的关系尼姑本身就不是一种正常事物。尼姑没有正常情感不是吗，茱迪，尼姑与鞋子这种组合就更不正常，只能算非常。非常，但多少也可以理解。茱迪说，就像茱迪与一只鲸鱼或茱迪与一只鞋子其实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也只是一些词语而已茱迪说。而且还是名词。茱迪有时确实只是一个名词，丈夫觉得。茱迪是茱迪，但有时确实除了它是一个名词它还有什么呢，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便宜又时髦而且有时实在也太多了。茱迪又不关心政治，她需要那么多鞋子做什么呢茱迪。

茱迪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鞋子但其实茱迪并不在意这些鞋子。茱迪有时也感叹是啊，我怎么会那么多鞋子呢我都想不起来，忘了。茱迪记性弱，茱迪不知道就是因为记性弱她才反复买回来那么多鞋子。就像茱迪总是带回一些没用的蔬菜。而在出门前，茱迪只是想去附近剪一个头发。但这毕竟也是无所谓的，茱迪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想起，抬头看着天空想起什么就是什么。天空中（鸟，稳稳停着）并没有像一只鞋子那样的东西，天空非常空。而茱迪是穿着鞋子的。只要想起这点，茱迪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茱迪在回家的路上走丢了一只鞋子，她忘了。茱迪总是在忘记，包括鞋子。茱迪有时想起自己是一条鲸鱼，有时忘了，但茱迪从来不是一只鞋子。那就成一个比喻了，茱迪不是的。茱迪与鞋子是一种偶然，不是比喻关系。茱迪低头望着鞋子叹了口气，当她感到又有什么不是呢就连世界也只是一个隐喻的时候。茱迪叹完气后又开始兴叹，望着这一只鞋子这种发明。望着鞋子上的鞋带。茱迪忘了。仿佛一个人来到世上只是为了忘记一些事，同时望着一只鞋子的鞋带。而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茱迪感到。仿佛一个人在一个巨大空旷的猪圈中感到无边无际以至一个人只能望着一根鞋带那样的东西长久望

着。有时天黑了，茱迪（看着就像经历了一件什么坏事）提前回到家中。是吗，一切正常，当丈夫看见茱迪还穿着鞋子。茱迪有时回到家中，手上还会多出一把雨伞。下雨了吗，并没有。而这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茱迪。因为茱迪毕竟只有一个。而鲸鱼通常让丈夫想起蓝色。

茱迪有一双粉红色还是紫色球鞋茱迪不知道。茱迪对粉红色和紫色是色盲，不知道这双球鞋是粉红色还是紫色茱迪说这是两种不同颜色但她没法分辨。茱迪有时穿着这双球鞋出门去了，她有些担心。担心什么，茱迪并不知道，她忘了。茱迪从没有身体挨过饿。茱迪喜欢这双球鞋，总是把它洗得极干净。茱迪喜欢干净是这样的，只要是鞋子茱迪都会把它们洗干净，在鞋柜里一件件摆整洁。茱迪喜欢这双粉红色还是紫色球鞋，出门时经常穿上它们。有时也不是。不会特地非得穿着这双粉紫球鞋出门，只是看到了茱迪便会穿它。无论是不是阴天，还是下雨。茱迪说穿这双鞋她总是能在路上遇见尼姑。茱迪很少说谎，在一些无关要紧的事情上茱迪表现得尤其诚实因为无关要紧。但茱迪毕竟是粉紫色盲，要是哪天遇上一个粉红色尼姑怎么办，茱迪说。茱迪总在担心一些无关要紧的事情比如天会塌吗茱迪担心。天迟早是

会塌的，就像天早晚都会黑下来。茱迪也没经历过暴动，瘟疫亦或其它恐怖事件。但茱迪总在担心。因为茱迪觉得要是她是粉色紫色色盲也许她可能对其它事物也天然存在某种盲区。茱迪的担心不无道理，至少要她去分辨尼姑与罗汉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茱迪总是走进寺庙寻找尼姑的踪影而不是什么庵。好了，茱迪说，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知道粉色是什么颜色。说完，茱迪穿着这双粉红色球鞋出门去了。茱迪有时想成为一名尼姑，想象中，这尼姑也是粉红色的。或紫色，反正茱迪也不打算区分。在茱迪十七岁的时候，茱迪听见有人说十七岁是粉红色的，茱迪想了好久这种颜色。茱迪有各式各样的鞋子。但粉红色（包括紫色）的鞋子也只有这一双球鞋因为茱迪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色彩而不是两种。这也没什么问题丈夫说，粉红色与紫色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色彩。茱迪当然知道那是两种可见色彩但在心里她愿意相信它们是同一种色彩茱迪是愿意的。茱迪相信是因为有一次茱迪说那是她专门对售货员说的要一双粉红色球鞋。售货员给她了。一双粉红色不是紫色的球鞋。但茱迪还是有些担心，虽然她相信售货员都是诚实的而且那个售货员看着确实也诚实。就这样茱迪以为自己穿着的是一双粉红色球鞋茱迪不知道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偏紫色的色彩表

现。茱迪去过一趟刚果（布），穿的也是这一双球鞋。而有时候在出门前，茱迪想起自己是一条鲸鱼就这样茱迪就会特地找出这双粉紫色球鞋穿上，不知道为什么茱迪觉得就像是某种暗示。夜色中，茱迪走进一个酒吧。她忘了自己为什么走进一个酒吧茱迪想，也许这就是她为什么穿着一双粉紫色球鞋出门的原因仿佛一种暗示。但其实茱迪并不认识粉红色或紫色这两种颜色的任何一种。就好像茱迪对世界的认识也相当茱迪。茱迪说，世界在她理解里指的是一个正常成年人眼中的世界。哪又是怎么样的呢茱迪说要是这个人是一个色盲。困扰茱迪的问题并不多，但仅仅对色彩缺乏敏感这一点已经让茱迪非常担心。茱迪觉得世界一定不是她看见的那种样子茱迪相信。就好像茱迪相信她穿着一双粉红色球鞋同时又担心它会是紫色吗，茱迪担心是担心但她也只能相信。茱迪有时也相信尼姑。并且尼姑也没什么可担心，因为尼姑无论怎么担心都已经是一个出家的人了。茱迪有时穿着一双粉红色紫色球鞋出门去打网球，就好像一个出家的尼姑被逐出师门。在十七岁时，茱迪还喜欢打网球。后来就不怎么喜欢了，茱迪更喜欢去寺庙看尼姑或无所事事茱迪也喜欢。茱迪觉得从网球到尼姑还是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这就像茱迪有一双粉红色紫色都是的球

鞋同时茱迪有时也是一个妻子，都是非常漫长的茱迪想。而尼姑并不是终点。茱迪认为，粉红色也不是一种色彩因为对茱迪没什么大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在各式各样的鞋子中，茱迪有一双球鞋毕竟是粉红色偏紫色的即使茱迪不知道。茱迪出门去了，穿着这一双鞋子茱迪了解自己相信能在路上遇见尼姑。茱迪说不论它是粉红色亦或偏紫色说到底又有什么所谓呢。这么说的时侯，茱迪像是在埋怨什么。茱迪出门去了，有时穿着一双她认为的粉红色球鞋并不是特地穿的但正好也符合她那天的心情。茱迪穿着这双粉红色球鞋有时也会想起她十七岁时她还是一个少女，茱迪听到有人说过十七岁是粉红色的这样的话。而茱迪是相信这种话的因为在十七岁时候茱迪喜欢走在路上遇见风。不像后来，在成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妻子后茱迪更喜欢遇见尼姑，在路上还是街上。而是这不一样的，风与尼姑。茱迪知道。可以不知道粉红色与紫色但风与尼姑茱迪还是能知道它们是不同的东西，尽管有时茱迪无法区分自己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妻子但茱迪还是知道当她是一个妻子时不是粉红色的，因为不同。在茱迪是一个妻子时茱迪是一种什么颜色，也许更红更深了，但一定不再是粉红色。因为粉红色是十七岁的颜色而那会儿茱迪还是一个少女更喜

欢风而不是无聊的尼姑。这是不一样的，茱迪能感觉到。茱迪的这双球鞋是她在十七岁生日时买的，不算便宜在当时也非常时髦。茱迪有时出门去了，穿着这双有些破旧但干净的球鞋想起自己再也回不到十七岁但奇怪的是也不觉得有什么沉重。只是不再喜欢风，茱迪想还是老实实在街上散会儿步哪怕一不小心遇见尼姑也可以接受。茱迪有时走在街上会遇见马匹。但这不是鞋子的错茱迪想，鞋子是鞋子，顶多通过鞋子仿佛想起一些什么错误。茱迪有时（穿着一双粉红色球鞋）夜色中走进一个酒吧想起自己好像是一条鲸鱼的名字仿佛想起了一些错误，茱迪离开了。想起鲸鱼也具有类似望着鞋子的功能。茱迪就是这样，随便通过什么都会转而想起随便什么而有时是一些错误。而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漫长而反复。茱迪总是这样，与这些那些什么交杂在一起仿佛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感觉不到实际。茱迪有一双粉红色、紫色球鞋，风，错误，十七岁，尼姑与丈夫，漫长而沉重，茱迪有时会一起感到这些那些而无法作出分别因为它们统一都是累赘茱迪自然这么认为。茱迪是这样想的，既然茱迪只有一个。接着就不想了，茱迪忘了。不愿去想。或者说茱迪都已经想过，反复想过了，从一双鞋子开始茱迪想起了全部还是全部仅仅是背景而这也

什么区别呢茱迪想。茱迪无法分别紫色与粉红色也就不确定是不是能分别一只猫与一个寺庙（那是科学的尽头）。这就是茱迪的实际想法。而这毫无疑问是茱迪的实际想法，当茱迪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猪圈中央感到一个人的想法总是无边无际漫无目的流淌着，那种时候茱迪就会这样去想而且是故意的。这有什么坏处吗，没有。就像也没有实际的好处，茱迪叹了一口气。而且觉得其实也没必要去叹。茱迪低头望着鞋带。茱迪说，对茱迪来说茱迪就是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她有时望着根鞋带而不实际去想起什么。因为她想全部忘了。但这又何其艰难，哪怕忘记一阵风都是那么漫长而艰难，更何况一只穿在脚上的鞋子呢茱迪说。茱迪念念不忘，对一只走丢的鞋子。一只粉红色还是紫色的鞋子，有一次茱迪走回家时走忘了，不知道忘在了哪儿。那就让我们再帮茱迪忘一遍：茱迪出门去了，穿着一双她喜欢的粉红色偏紫色球鞋在一个阴天下午因为这正好是一个阴天下午茱迪特地穿上这双球鞋因为茱迪感觉自己仿佛是一条鲸鱼在一个阴天而这种时候茱迪通常会去找出那双十七岁时买的粉红色球鞋因为这样也许就能在街上遇见尼姑茱迪说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种事情总在发生是吗茱迪说也许这就像某种暗示是会发生的而且确实也实际发生

了因为她确实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划着火彩的尼姑但她是粉红色的吗尼姑茱迪忘了，因为茱迪从来不知道粉红色是什么颜色茱迪说只知道她看到的尼姑与她的鞋子是有分别的而这让茱迪感到漫长而沉重仿佛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央（附近空无一物）以至感到一阵神圣的眩晕茱迪说，她就是这样丢失了那一只粉色的球鞋。所以担心。



### 三、茱迪的语录

在关公或佛陀的膝盖上四处闲逛大概是一种什么感觉，茱迪说。在历史深处哪怕只是空坐在河边一个人为什么总会有所感怀。茱迪又说。红灯闪烁，同时蓝灯也在闪烁。茱迪望着它们（同时望着，虽然难），却忘了要说什么。一株路边的树木，茱迪有时望着。从风吹动那些树叶的样子，茱迪想起另一株树木，而不是别的（虽然这更难）。茱迪说，两株树木应该是两株不同的树木。两株树木不同，但它们的活

法毕竟相同呀。茱迪补充说。等于没说。茱迪通常会说一些说了等于没说的话。茱迪说，说话么，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被说出，进入空气中很快消失。就好像一个人被抛弃到世上，吃饭、睡觉，说一些话，之后消失。茱迪如是说。一个人总会有一个名字，但一句话说出后就这样消失了茱迪说。说完，茱迪就睡觉去了。拜拜，茱迪说，我去睡觉了，你也来吗。丈夫望着茱迪不想说话，那会儿傍晚天还没黑下来。茱迪通常很少说话。因为茱迪说，一个人说话是很累的，比睡觉还累。确实也是，茱迪通常很少在一个人的时候说话，说了，也不知道谁在听。不是抬头三尺有神明吗，茱迪说，不用抬头，她都可以看见眼前大团的烟雾。茱迪在吸烟而且又是一个人的时候确实不喜欢说话，这时，她只是笼统地望着窗外。只是望着，但也不是在沉默。茱迪说。沉默并不是不说话，或不想说话，沉默是一条鲸鱼沉在海底而不发射信号。是啊，我们的茱迪有时认为自己是一条鲸鱼。而且正好，茱迪说，鲸鱼的名字正好也叫茱迪。茱迪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也只能是一个人。而这是她们有了名字以后才这样的，茱迪说，就好像世上有各种各样那么些人，但茱迪有且仅有一个。茱迪有时是一个人，有时也是一条鲸鱼

茱迪说，这没什么两样，因为她们都是茱迪而茱迪通常只有一个。这就是波粒二象性，茱迪说。茱迪有时感觉自己是一根微弱的波。能感觉到，但又说不出这感觉到底有多强烈。这感觉就像，茱迪想了想，说，就好像一个在佛陀身边的尼姑的心思那样是不稳定的。而翠鸟又是什么鬼？茱迪说，茱迪对色彩斑斓的东西（包括鬼）兴趣不大。茱迪说话通常不过脑子。茱迪有一次说，就好像一种白色的句法注入进了胃。在茱迪她在喝一盒早餐纯牛奶的时光，茱迪说，白色带有一种恐怖意味。茱迪的意思大概是，茱迪解释说，难道不觉得一个巨大的大佛头像也非常恐怖么，只要它足够巨大。茱迪有时说到哪儿是哪儿，但又不像在打哪指哪。因为茱迪不怎么相信语法的规范。但也无所谓茱迪说，大致上能感受到其中的意思即可。因为茱迪也说过，事物流淌，而意义总归是暂时的。这就像茱迪有时也会说，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吃饭、睡、说一些没用的空话以外），假设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始终停在一头翠鸟旁边在休息。茱迪的话要是疑问句，基本上只有茱迪自个儿能应答。因为使用的是茱迪的语言逻辑，茱迪。茱迪说，诗人是没有思考能力的，因为他们话太多，性功能往往就要来得差些。茱迪嘲笑那种把岁月放在砧板上，白头翁像往事般浮起诸如写出此

类句子的所谓诗人。还不如回家种田去（去深山当尼姑），茱迪有时对丈夫说。也不愤慨。不会，茱迪她当她在类似愤怒时一般会这样说，远处是山，更远处是天空。因为愤怒其实是说不出来的，茱迪说，否则她还不够愤怒。茱迪有时望着空荡的天空，说，天空怎么会那么空。既然天空是那么空的，一个人为什么不觉得愤怒呢。茱迪说，带着困惑。而有时茱迪是因为感到愤怒，转而去望着天空。茱迪看到，这时的天空依然杰出且空。茱迪性情暴躁，有时平和。茱迪说，当她暴躁时，她究竟还是会想起要去灵隐寺当尼姑。这是没有办法的，茱迪不无失落地说，谁叫她是一条鲸鱼呢，茱迪没有办法。说，是一个动作。茱迪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说话。一匹马停在雨里，茱迪说。当一个人走在雨里，被雨包围了，一个人不会去说这样的话。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茱迪说。因为说话是很累的。尤其自己对自己说话，既累又没必要。茱迪说，当她有时感觉自己累了，她站在窗前，她会默默地说，一个人站在窗前，一只手臂搁在窗台上。自己对自己说。茱迪自己听见了。是啊，茱迪说，一只手搁在窗台上，一根手指也点在窗台上。仍是茱迪自己在对自己说。这时，说，成了一个说的游戏。茱迪说，说话总是一句跟着一句的，在一句话消失后，下一句话跟上。等

这下一句话也消失了，茱迪还在想着上一句话，茱迪记性弱，她忘了要说什么。没有一句话是单独存在的，茱迪说。就好像没有一头鸟可以单独停在空中不动，稳稳停着。当一个人停在窗前，它的下一句话是什么呢，茱迪说，游戏有时让人疲倦。茱迪说，一个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诗。茱迪也说，一个人最后说出的一句话也是诗。因为诗保护着这一个人走向毁灭，茱迪如是道。茱迪没有说一个人是一个游戏，也没有说是一场梦。茱迪说的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就像一句话接着一句话，这是一种移动。从一个直立原始人到一个落榜书生的移动，在一堆快要熄灭篝火旁边，茱迪说，在必定是秋天的季节。茱迪是这样的，对说过的话从不负责。因为茱迪说人有说话的自由（权利），包括空话。只要不伤害到其它人。而空话正好不会，因为空。茱迪有时（在一个巨大的猪圈中在梦中）在雾气中央停着，旁边同样停着一头安静的虎。虎！茱迪说。虎及时听见了，走了。茱迪不知道，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说出来，它就已经有了，即使是一句空话。茱迪有时空牢牢坐在椅子上，既没有在冒烟雾，也没有自言自语，只是叹着气。而叹气并不是说话，严格来说离说话还有相当漫长的路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当茱迪说人是多么漫长，茱迪总在叹气。茱迪说，那是因

为当她说起人是多么漫长，她会失语，忘了接下来要说什么。茱迪迷失，在一句话中。比如茱迪说，在没有鸟以前。这样的话通常会让茱迪迷失，顶多在下头跟上一句：一个雨滴从空中掉落。而跟上的这一句同样让茱迪更加迷失。因为这些话都是没必要说的，茱迪说，说到底它们没有激情。不要相信尼姑的火柴！茱迪说。而这已经是茱迪说过的最富有激情的一句话了。甚至激情中带着一丝反抗的意味。只是反抗什么呢。茱迪说，反抗也是没必要的。反抗只会带来徒劳，茱迪反复说，既然反抗与沉默同样也是徒劳，是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就这样一句话跟着一句话，茱迪说，即是反抗毕竟也是一种徒劳。是没有必要的，而正因为没有必要，它才在继续。茱迪说。（就好像茱迪有时是一条年久失修的鲸鱼）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茱迪（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带）说，天黑了，不如我们去路边吃点火锅罢。既然一切明摆着都是徒劳徒劳与徒劳之总和，茱迪说。人总是以他们愿意的样子去解释世界，这不是徒劳又是什么呢。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话，除了提供方便，茱迪说，一头鸟就不说话。一头鸟唧唧喳喳除了歌颂清晨的美好，也歌颂黄昏的美好但仍是唧唧喳喳。鸟不说话，一定有鸟的道理，茱迪说。而人不是。人即使同样在人群泛滥的时代

仍在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因为人堕落了。说话让人堕落，茱迪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风从东方来，一个人说，那里的人民还没得到解放。她说了什么？茱迪说，她一定是感到了迷茫。只要感到迷茫，茱迪便想起那句著名的口诀，双掌合拢，缓慢念道：南无阿弥陀佛。那是一剂对所有迷茫的终极解药，茱迪每个字音都认识，合在一起却又不知道什么意思。茱迪说，当一句话指向虚无方位时，她便能感到虚无并非完全的空虚。那里有光，茱迪说，仿佛若有似无的灵运行在黑暗中。只要自己满意，茱迪想说什么都行。茱迪说，虚无（或迷茫）这种东西么，当你彻底认识一个西红柿，你看着一个鹤同样也是虚无的。茱迪的意思是，虚无普通且普遍，而这一点正是尼姑教给她的。因为她们（尼姑）往往走在虚无的边缘，而根本不知道危险。茱迪举着一个炒锅说。这种话，茱迪也只能勉强去跟丈夫谈论，因为丈夫对她的发言，总态度上是听着，但也只限于听着。茱迪说的话通常不会对丈夫造成重伤。因为茱迪说的话大多数意义薄弱，茱迪也不会在一句话上停留过久。当茱迪有时说，一个人出门去了，去深山里当尼姑去啦。这种话茱迪也就说说而已，不会长久停留。因为茱迪始终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在她的少女时代，茱迪就想过这

回事，等到她成为一个女人甚至有时一个妻子的时候，它便成了一个近似感叹的句子。茱迪说的话有些是感叹，有些是叙事，但往往不是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说到底茱迪说，说话是徒劳没必要的，那就随便说。大概意思表达就行。茱迪说一是一，二是二的一。问她什么意思？茱迪说，意思是万物皆可翻译，而不存在具体的意思。一句话说出，来到空气中，消失。而一群人上山下乡去搞什么运动，这总归是挡不住，茱迪说，因为事情总是会反复发生。因为，怎么说呢。茱迪停了停，仿佛想起了什么，茱迪说，因为我们都是酵母。宇宙是酵母，松鼠是酵母，共和制也是酵母，水母是天然酵母妈的一切都是酵母。酵母的酵母，茱迪滔滔不竭说。茱迪有时说话比较神经。可以理解，因为茱迪是茱迪，一个女人总有她感性的时候且反复。谁又不是呢，茱迪说，谁又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除非她是骗子。就这样茱迪举例说批林批孔、反清复明什么的统一无非也是酵母。只是发酵催化的程度不同而已，是挡不住的。曾有一度，茱迪甚至对说话失去了兴趣。强迫认为自己是一个西红柿。茱迪买回来好些西红柿，那种小个体番茄。以为不说话就可以对一切置身度外，问她什么缘故，她也不说。茱迪磕着瓜子壳，宁愿不再与丈夫对话。茱迪不知道，

有时说话并不是为了沟通、说服还是得到理解。而只是为了缓解房间里的气闷。茱迪不说话，有时会让丈夫觉得有某种危险。说，是一个动作。有时不说也是一个动作。哪个危险不好说，但开口说了，至少可以表明她在主动放弃某种硬撑着的自我，某种可无可无乏善可陈的东西。在一个下午，茱迪还是开口说了，叹了口气，漫长地说了一句，妈的，都是酵母。阿迷拖佛，丈夫松了口气。茱迪说的就好佛陀说的，一切皆空，或神说，要有光。用途是一样的，茱迪后来总结道。一个人不能一直不说话，茱迪说道，那样脑子迟早得溢出或崩溃。茱迪有时说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有时，茱迪想吃西红柿，这时，桌上正好摆着一碗西红柿。茱迪就说，西红柿看着是好的。有时，茱迪想出门去了。茱迪在玄关穿鞋，她跟窗边的丈夫说我出门去了，拜拜。大约在天黑前就会回来，茱迪说。当茱迪这样说话时，丈夫觉得茱迪也是好的，没坏，没什么大的问题。一个人说话，说什么话，怎么说的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又恢复了说话的功能。茱迪也一样。这让她看上去正常。这就像，茱迪说，仿佛失去了锁链（而人是那么漫长无尽头，茱迪说）。因为说话就是这样的，一句接着一句，说过也就忘了。谁还去记得呢？茱迪说，一切都在成为过去。那就让它们一并过去

罢，茱迪说，当她说出一切都过去了，就好像一切真的已经过去了一样。真的是这样的，茱迪说。当这一切都过去了，当她再抬头看着天空，虽然仍是空荡，但她不会再发出感叹。茱迪说，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茱迪说，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说明一切都还没有过去。茱迪说的一切指哪些一切，丈夫不知道。但既然茱迪这么说了，他也就相信茱迪说的，一切无非都是锁链。茱迪冥冥中有这种觉悟。因为茱迪说，冥冥中，她确实感觉到自己的前世恍若是一名尼姑：坐在庙门槛上，一根一根向着远方划着同一根火柴。也是，茱迪有这类农耕思维不足为奇，因为茱迪也曾透露过，她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一个尼姑而准备的。那还是在茱迪的少女时代，她常常不知不觉路过附近的寺庙。仿佛感受到了某种召唤，茱迪转过脑壳，往后看了看说，仿佛有一种特殊气场在吸附她去靠近。茱迪无不神秘说道。当时，丈夫觉得茱迪这么说也没什么，因为毕竟那会儿茱迪还是一个少女，哪里知道神秘并不神秘的道理呢。但茱迪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成为一名合格的尼姑。这有时既是对丈夫的威胁，也是茱迪认为的一种对丈夫变相的保护。茱迪有时会故意合拢手掌，垂下眼珠对丈夫说道，凡事皆有因果，一只狒狒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超畅作家呢，自己想！

丈夫对茱迪的这变态逻辑攻击基本上听而不闻。他正盯着电脑屏幕，欣赏米芾《岳阳楼记》书法，顺带疏通辞藻大意。如下：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大人物，世人称其为范文正公。他有一个当官同僚叫滕子京的，犯了错误被贬职去湖南岳阳当地方官。岳阳楼就在那儿，由于年久失修，滕就打算重新对它修葺一番。滕写信给范，请求后者给这事儿写一篇记文。范当然是答应了，正好他也仕途不怎么顺畅，被降了官职，颇为郁闷。就这样凭借小时候到过岳阳的记忆写下这么一篇旷世奇文。那会儿是北宋，宋仁宗庆历年间，文章开头讲的就是这个记文的原由。岳阳是个风景极美的地处，有洞庭湖，有长江穿过，天气阴晴多变。岳阳楼就盘踞在这般雄伟的景象中。古往今来，众多墨客骚人汇聚在这里，欣赏自然环境，抒发情感抱负之类。在风和日丽的天气，登上岳阳楼是多么让人心情舒畅，在微风中喝着酒，望着开阔的湖面，感受人生乐趣，快哉。只是哪有那么好的事呢，人生不得志十有八九，要是当时遇上狂暴天气，寒风大雪什么的，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往往会因此情此景而心生悲伤，忧国哀鸣，于是乎气闷到了极点。但是不能这样啊，范说，这些都只不过是外在影响，怎么能因此内心就患得患失呢。原则上，我们在朝廷做官，是为百姓担忧。

即便丢了这份食禄，那也得为国君分忧呀。这是读书人的本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最基本的思想高度。那种提前替全体百姓担忧，等到百姓快乐了我们再去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不是吗。唉，只可惜天底下哪里有这种人呢，我是毕竟没见过这样的。那就这样吧，匆匆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即公元1046年，秋天。

一个人说话，除了她想说话，动机总是复杂的。而茱迪不需要动机，茱迪有时说话，完全是她忘了怎么说话。茱迪有时下雨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雨在下，然后呢？茱迪忘了。茱迪记性弱，对说过的话以及要说的话难免忘记。因为茱迪（有时她会莫名担心起来）说，其实与尼姑类似，女人仿佛也是没有灵魂的。莫须有的灵魂问题困扰茱迪多年，实在是没必要的。灵魂有标准吗？有多重。茱迪有时会问。大概是有的罢，丈夫说。茱迪想了想，说，要是灵魂有重量，那么它无非也是累赘。由此，茱迪推导说，灵魂大约也是后天形成的，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与糟粕为一体，驻扎在胃部。相当于高僧的舍利子，茱迪说。茱迪摊开手掌，看到掌纹紊乱不堪，不免便又担心起来，说怎么回事呢，最近我的灵魂又浑浊啦。茱迪不记得了，她忘了身体里一直住着一条鲸鱼。而鲸鱼的灵魂又是那么的巨大，蓝色。茱迪其实不用担心，

她的体内从脚掌到头发到处都充斥着灵魂的痕迹，晃悠悠，四处随神经游荡着。茱迪有时望着窗外雨在下，中雨。是啊，雨在下，然后呢？茱迪问道。茱迪不知道，那正是来自她那灵魂深处的天问。所以茱迪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只要问题为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答案。茱迪没有问题。茱迪有时说，在一头翠鸟的旁边。茱迪说，在一个浪花翻滚跌落消失中。茱迪说一个人想起了什么，当一个人走在雨中而不知道在走什么。茱迪是没有问题的。那种正式的问题。当茱迪说，在一个人前往之国的路上感到了饿，她没有问题。而当茱迪在路上遇见（有时也不是尼姑）一头倒插在地上的鹤，她会轻轻地叹上一口气，绕道走开了。茱迪的问题，茱迪说，始终只有一个，即当茱迪在这里时，茱迪不在任何其它地方。茱迪是这样的，茱迪不在茱迪经过的任何地方。而这是茱迪老早就发现了的。茱迪觉得这其实也不算什么问题，茱迪说，这就像茱迪是茱迪只有一个茱迪而茱迪有时也是一条鲸鱼，不是吗。茱迪说，茱迪不分内外。而这是茱迪老早就已经领悟了的。一个浪花从生成，到脱离浪头翻落到跌落入水消失，茱迪只有一个。茱迪说。在雾中也是，茱迪说，茱迪即使在雾气中即使在一个星期一阴天下午感到了累茱迪也只有一个。在茱迪的

旁边旁鹭亦是，无非是。茱迪说。只是这些又有什么好处呢，茱迪总是这样说。对着镜子中的等比率图像，茱迪这样说。说，总需要一个对象。而茱迪有时不需要。茱迪说话，有时只需要把话送入空气中就可以了。那样便可忘了它们，茱迪说。茱迪有时望着一个快进键，脱口而出说，快进。说完，她还望着。只是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茱迪有时看见桌上摆着一杯干净的水，茱迪说，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这么说时，茱迪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当她意识到她其实是想通过这杯水说出点什么的时候。在茱迪感到不对时，茱迪沉默。一杯干净的茶水（干枯、不屈、无常、绝对静、不动与自由）摆在桌上，一个人茱迪坐在旁边沉默着。而一种声音混沌如天籁在她脑子中盘旋，无法辨识茱迪只能听着。正是这种时候，茱迪知道，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要说，也只能说一杯水摆在桌上且反复。这是一杯水摆在桌上，一杯干净的水，一只杯子。茱迪说，强迫说，一杯水不动，摆在桌上，干净。一杯水干净它是。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它是。它是一杯水，干净、不动，干枯但主要还是不动。茱迪说，反复在说。也只能反复，当茱迪不想说出什么时，茱迪只能这样说，杯子，一只杯子，杯子反复且不动。一只干净的杯子反复干净也反复是一只杯子。

不是么，茱迪说，这是一只干净的杯子，摆在桌上成为一杯干净的水。一只飞虫掉进杯子，茱迪想起这个，但没说。茱迪她不想去想，杯子就是杯子，不愿想一只虫子飞进杯子。这里是一只干净的杯子，装着干净但干枯的茶水。杯子，茱迪说（仿佛大声起来），说这是一只杯子，除此以外毫无疑问这仍是一只杯子。只是这样说有什么好处呢？茱迪说。茱迪自己对茱迪说，茱迪说。只是好处在哪儿呢，这样说一只就摆在眼前书桌上的杯子。反复说，以至于反复漫长到足以度过这么一个下午，一只杯子，茱迪说。而这也是可以是故意的，茱迪。一个人茱迪对着一只杯子沉默还不如说什么，不是吗。一个人需要忘记什么，她就要去说点什么不是吗。茱迪，茱迪说，一个人需要说点什么，而她的前方正好有一只杯子那样的东西。一只摆在书桌上的杯子，干净，稳，不动也干枯，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都不是。一只杯子，茱迪一定会说，杯子是好的。因为杯子停在桌子上看着就是好的。虽然干枯，但杯子干净。杯子而且不动，而不动正是好的。一只杯子，茱迪要是想说点什么，首先茱迪会说这是一只干净不会有任何伤害的杯子，因为杯子作为静物必然是好的。静物干净，而杯子正好是静物必然是好的，茱迪会这样说。假设茱迪正好是茱迪，

茱迪必然会这样说。茱迪说，这是必然的。一只杯子，一只杯子的游戏，杯子与茱迪在说话，都是好的。因为没有好坏，不是吗，茱迪。茱迪说，茱迪一定会这样说，一只杯子摆在桌上，这时没有什么是坏的。因为茱迪沉默着。而沉默有时是不好的，茱迪不能沉默（那样就坏了）。茱迪说话，她说。她也一定会说，沉默一向是不好的因为一个杯子就摆在桌上，一个人（即使她是茱迪，是好的，不坏）为什么要沉默呢。沉默并不会让茱迪忘了茱迪是茱迪，是不好的。而一只杯子就摆在桌上，看着它，茱迪不可能忘记。这些、那些，包括这是一只干净的杯子摆在桌上，干枯不动，只要无法忘掉，茱迪就可能想起任何全部的事情，好的坏的那些。而这是不好的。因为这就是沉默的坏处，想起全部任何事情来，它们无一不糟心极了不是吗。即便对着一只杯子那样的绝对静物，一个人茱迪感觉到了坏。因此茱迪必须说点什么，茱迪说，即使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一个一个就摆在桌上这样的一个人事实，也是没有坏处的。即便也没有好处。专注于一个杯子并没有什么坏处，况且这还是一个干净的杯子，装着干枯但干净的茶水。又有什么坏呢，也是没有的。因为茱迪说（茱迪正在说，但笼统），这也是没有坏的。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书桌上，茱迪，这不是任

何一件坏事。不会成为任何坏的事，只是一杯茶水摆在桌上。不恐怖，也没有深层次的忧伤，不存在。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就，只是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不是吗，茱迪。不会因此而对谁造成重伤。不是吗，茱迪，不会就。因为这杯茶水而仿佛想起所有全部的事情，好的坏的，只要一个人茱迪一直在说话就不会。就是这样，茱迪，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就是这样，它什么都不是。不是一个定时炸弹，不是的，它也不是总开关。要知道，它不是任何东西除了只是一个杯子摆在桌上，那么干枯、安静与不动，仿佛通过它便能想起任何事来好的坏的。但不是的，茱迪，听茱迪说，她就是一个杯子。只要仔细听着，茱迪，你就会知道它其实只是鸡巴一杯茶水，而已，而不代表什么。不是一个通道，不是通往黑洞的一个通道，它只是一个透明杯子。不是吗，茱迪，要是感觉到沉默，那是因为你忘了它只是一个摆在桌子上不动的水杯。所以茱迪，请你说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杯子，茱迪，无它。端起它，你会感觉到它的实际重量。而端着不动，它仍是一只茶水杯。是这样的，茱迪，这没有任何坏处。因为说到底，杯子就是杯子，无它。杯子不会爆炸。不是吗，茱迪，杯子沉默，但并不会爆炸。因为杯子，这只杯子是一只只是用来装水的杯子，

是一个容器，仅此而已。而不会爆炸，茱迪。并不会因沉默而突然爆炸。那样事情就没完没了，不会。茱迪，要是你仔细听，这个杯子就不爆炸。这个杯子只是摆在桌上并且正在被茱迪看着。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茱迪，杯子难免不会爆炸。而你正是这样想的。茱迪你正在这样想。不是吗，茱迪。通过这个杯子，你正在想起任何好的坏的全部事情，而它们加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杯子（那么大）。不是吗，干枯极了，不动也静。但这就是全部，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它是一个杯子，端在手上便是全部。只是这仍是没有好处的，茱迪。仿佛入了迷，但这不见得就有任何的好处，因为这实在是过于沉默了，茱迪。哪怕发出一点轻微的声音，事情也会起到一些变化。哪怕只是轻轻叹上一口气，事情也会变得不同，而不是就这么望着一杯子仿佛完全沉默着。这是不好的，茱迪，我这么说，这而且难免还是坏的。因为不会有任何新的知识，领悟还是其它。你不是还想着爬上关公的膝盖四处逛逛么，而这恰好也是不对的，端着一杯茶水，因为。不用说了，茱迪这时开口说。是啊，我知道，茱迪说，一杯水摆在桌上，因为这是不对的。但也只是不对，不是吗。茱迪点燃一支，深入吸收一口烟雾说。茱迪有时看着桌子上摆着一杯茶水，长久看着。

有时也会端起它，长久端着不动。而这些，茱迪是知道的，无它。那会儿，茱迪只是想一个人发会儿呆，在适量的虚实中不想说话，茱迪说。就好像一个单峰骆驼在烟雾中游泳。就好像一个动物在雾气中游泳而它必定是一个骆驼而且还是单峰，茱迪说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而且也是当时她正好需要的那种感觉，茱迪说。人是感觉的动物，不是吗。茱迪说，没有感觉是可怕的，就像活在旧社会一样。虽然感觉时常错误，但失去是可怕的。茱迪仿佛感觉到了什么，茱迪有时仿佛想起什么，说，一个人老了的多么悲哀的事情。一个人假设她是茱迪，她老了，这是非常悲哀的。茱迪说，虽然人是那么漫长。悲伤且无知，或者纯粹只是悲伤，茱迪说因为她还记得所有的事情。包括童年的所有事情她都记得，茱迪说。即便这会儿忘了，但等她老了，她还是能记起。而这是多么悲哀，茱迪说。因为一个人茱迪她老了，快要消失。想想都觉得悲伤，茱迪说，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要是倒着活，又会怎么样呢。茱迪说，一个人要是倒着过完她的一生，是不是就不会觉得那么漫长。要是倒数着过，也许就会觉得短暂。茱迪说，她在想。时间当然是一个问题。也是唯一问题，茱迪前思后想，说，特别是时间的间，它也是房间的间不是吗。茱迪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有时

光着脚站在窗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是嘴上在念叨这个那个。有狐缓缓，在彼淇梁。在彼淇梁啊，有狐缓缓，茱迪念叨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想，并不是说。想是另外一种声音，想，毕竟没有传统的对象。想也是一种流淌。茱迪的想通常大于说，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是。而想与说，对茱迪来说也不是同时发生的。茱迪说，想都没想，就说，快些放下那部起落架罢。根本不知道在想什么，有没有想，但茱迪说了。茱迪有时秋天，想起要去市场上买一顶帽子，一顶真诚的帽子。茱迪走过去跟丈夫说，我出门去了，天黑以前回来。茱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一个果实从树枝上掉下来，茱迪想起它还没落到地面，茱迪就说，我要出门去啦，拜拜。茱迪不知道，这时天完全是黑的。仔细听，外面还下着细雨。是啊，一定有什么使得茱迪想起说，一个人之所以孤独是因为她完整。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一个人毕竟在历史中，茱迪说。望着墙壁上的圣母玛利亚抱子像，茱迪无不感叹说，阿门。阿门，南无阿弥陀佛，茱迪说，孤独而完整。茱迪一边说，同时也想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茱迪有时会说人有时就是因为想的太多才感到孤独。而孤独又是那么稀松平常、普通，一个人去感到它做什么呢。茱迪说，一个兔子就不会，因为兔子只顾吃草，不想。

异形也是，茱迪举例说，异形有严格的生命规矩，没有孤独。它们感觉不到，茱迪补充说，它们没有孤独这种概念。因为它们毕竟也没有孤独这种孤独的感受不是吗，茱迪有些拿不准，她问。一个人感到一个人是多么漫长，那也是一种孤独的感受，不是吗，茱迪说，孤独又不能当饭吃。兔子有兔子的孤独，茱迪不知道。茱迪不去想。只要是说过的话，茱迪都不愿去回想。茱迪说，因为她所说的那些话，有一些是讲给神听的。因为神能听懂她说的任何话，茱迪说，有一些也只有神能听懂。而不是尼姑、罗汉什么的，她们毕竟统一还是俗人，茱迪说。神是不需要翻译的。可是呢，茱迪想了想，但还是说了，茱迪说，其实真正孤独的人是懒得与神说话的。因为一个真正孤独的人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她不缺什么。茱迪一板一眼分析说道。神完全，但不完整。茱迪说，她肯定这一点。只是这有什么区别呢，丈夫问她。茱迪说其实也没大的区别，无非天壤之别。茱迪说完，觉得满意，就去厨房煮饭了。这种时候，茱迪仍是好的。只要还在说话，丈夫就觉得茱迪还没坏。茱迪有时会说，一个雨滴穿过天空，落到地上成为水。又或者茱迪说，下午，风吹翻一张树叶。也就在这种时候，丈夫就可能会对茱迪感到一些担心（不是因为孤独），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人在

说话，不像。反倒更像是一个人忘了什么而在努力想起一件什么事情。而茱迪记性弱，经常会这样。茱迪有时难得走过来一趟，举着一根中手指说，这是什么（这首先不是一根手指头）。这也许是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大概吧。丈夫没有说。这时，茱迪穿上鞋子，出门去了。秋天，尼姑坐在门槛上，心无旁骛磕着一些瓜子壳。茱迪这时走过去，在尼姑旁边坐下。尼姑问，东西带来了吗。茱迪举出那根同样的手指，不想说话。茱迪有时是这样的，当她不愿说又必要说点什么时，她会使用某些粗糙的语言。音乐响起，就好像一个指挥家，会武功。茱迪有一次说，说到底，又有什么事情是两三句话说不完的吗。没有，茱迪说。一个人（包括一群人）到来，活会儿，接着消失。事情就这么一句话说完了。而且每一个人都这样，无一例外。茱迪说。不是吗，一百年，至多两百年以后，正活着的这些人全部统统都会消失。茱迪说，就像恐龙。或渡渡鸟什么的。茱迪有时偏激，但主要还是暴躁。有时也静。但这样就没法儿处理了，因为那会儿茱迪没有需求。说一句话，这句话最好是一个命令。这是最好的。当一个人茱迪想要端起一个杯子，她说，端起一个杯子。这是最好的。是可执行的祈使句。但茱迪不是这样。茱迪当她想端起

一个杯子时她有时会说，哦，这是一个杯子。说完，她忘了要端起这个杯子。事情就是这样，变得难以处理。就好像发现了什么旧大陆似的。就好像茱迪有时会无中生有说道，既然人生而自由，那她们为什么不去争取呢。一个一个的坐在那里等太阳升起。为什么？茱迪说。难道是她们忘了，她们从来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条鲸鱼。茱迪说，你们人类就是这样的，记性弱。当然，一个人，茱迪说，是啊，分类总是让人感到疲倦。一个人是一个人且仅是。等于什么都不是，茱迪反复强调说。茱迪什么都不是，对于丈夫，茱迪只是一个妻子，茱迪说。而饿了，就要吃饭。而重要的是位置。方位感，在哪儿，茱迪说，一个人要知道她身在何处，在什么坐标点。在比如在一头翠鸟的旁边，这就没问题，很好。茱迪说，即便有时在任何地方，也很好。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不在这里，而在其它的任何地方，在茱迪说比如在一个全新浪花掉落的消失中，在一九八六年。跟孤独没什么关系（孤独也是一种坐标吗，那必定是在中心）。它是一个红色的正方形，还是一块正方形的红色，没有关系。不在孤独中，一个人。是一个红色方块，还是这方块红色，无所谓，这只取决于哪个更可靠。一只麦哲伦企鹅呢：（假设她必须是一只麦哲伦企鹅，位置！）它是一

只立体动物，接着它也是一些可转化的能量。是这样的，没什么大的关系。只要它是一只企鹅，它就在企鹅中。茱迪说。分类就是这样的，被分类且在整体中。而如果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蓝色），那它首先（甚至必定）是一个三角形。因为方位就是这样的，在那里。在无论在心里，还是使用中。无论是不是在写作中，都是一样的，不是吗，茱迪说，写作又不分内外且始终是内外，说的就是这个，在那里。写作，如果作是名词，那么写的指向就特别明确。方位正确，不会走偏。茱迪说，只是写出来的作品，总会丢失或者干脆说掩盖许多写的事实：因为她毕竟不在那儿，当茱迪说茱迪是一条鲸鱼，那会儿茱迪没有沉在海底。哪怕抵达了，但仍不在。不是吗，茱迪说。一个人只能在这里，不是吗。在一个具体实际的事实中。而事实中，它包括在写作途中的停歇、脑子对一个事件的疑惑和最终确认的过程中，以及点燃一支烟什么的诸如此类情境。只能这样，茱迪叹了一口气说。这是遗憾吗？看跟什么比。茱迪说，说着她把一条腿搁在桌上，另一条腿搁在腿上。茱迪说，要是写和作是同一个动作（在词源上，它们又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写和作和写作，它们最好是三个不同的动作。）那么，写作和作品的因果关系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写作出来的东西（杂质）可以放弃某种不

必要的强调（什么意思？）。而这些毕竟也没什么可扯的，茱迪说。茱迪甚至都有些不想说了，拨弄着桌子上的那堆瓜子壳。下午，一个人坐在窗边，在一堆瓜子壳旁边写作。就在那儿，写了一下午。他在做什么，写作。茱迪说，一个人在写作，就在那儿，而他可能是一个丈夫。写什么？写诗。不是，他并不关心这些。不是吗，茱迪对丈夫说。他写了一首诗（短东西），还是稍长，几千字什么的，这是他整个下午的活动。他就在那个坐标原点，哪儿也没去。去了，也只是路过，茱迪说。他几乎不动，晃荡着脑子，最多这样。茱迪说，而这是可直接观察到的。他的这个活动几乎静止，不需要身体运动。他最多拿起一把火机，点燃一支烟，要不去厨房冲杯水，接着回来坐着。他始终在那儿，在窗边。而这是唯一事实。无论实际，还是写作中（他说，一个尼姑走在路上，一个丈夫跟在尼姑身后），不是吗。茱迪说，不在任何其它地方。一个下午过去了。他在这个下午是一个写作的人。在到目前为止他一生中的一个下午。他以前也经历很多个这样类似的上、下午。它们有可能生产出一点东西，有可能一无所获。关键就在这里：他可能制造了一点东西，有时运气不好，写什么都删了（不一定在文字上）。但他还是度过了一个完全的写作的下午：这可不是生活。生活

是去看个电影、谈个爱情、坐在无限星空下发呆、一把牌闷着，闷到底之类的。这就是写作。而且除他之外，只有上帝（他当然对这些鸟事没什么兴趣了）知道。因为写作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在任何地方除了这里。所以他写作去了。（安静地坐在一个窗边）茱迪说，在一个精确终生伴随的坐标原点，空坐着或就这么写上几句。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下午过去了。茱迪说，只要一个人在写作，他就哪儿都去不了，只能在实际这里。这就是位置的含义，在一根虚线的点上，在若干根虚线交叉的固定点位，无法逃离、脱先，说到底一个人只能身不由己。不是吗茱迪说，因为一个人他始终被什么观察着，一定是这样的。否则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的位置呢，他无法离开自己观察去自身。不是吗，一个人感到迷糊，是他不再能感知到方向。成为一个点，他失去了发散功能。他要是能扩散，便会填满整个宇宙，充盈且消失。但是不能，不是吗茱迪说，他被压缩，被坐标固定在：这里。而不在其它任何地方。因为他就这样被整体化了，漫长、迟缓，在如同雾气中。所以孤独而气闷。茱迪说。说完（有时是一个阴雨天），茱迪说她真的要出门去了，去街上剪个头发。就这样离开这里，一个人茱迪她走去任何地方。茱迪有时在任何地方。无关乎远、近，还是偏，茱迪说，

当茱迪不在这里,茱迪就在任何地方。也只能在。因为不再能被观察到,茱迪出现在任何地方成了一个概率事件,不是吗,茱迪对丈夫说。因为我们是夫妻,但各自又在各自的任何地方。在君主制时兴的年代,在佛陀感到口渴的时候,茱迪说,在岛屿无聊的沉没中。不是吗,各自在各自的坐标系里游荡。茱迪说,有时想想就是这样,在各自不知道的那儿还是这里。在有时相聚但终究分别的必然中。不知道,茱迪说,但就是这样的,在消防车到达现场和没有鸟之前且不为什么。无处考证但事实无非就是这样,在一朵花枯萎的初级阶段,在比如说在一个三月末在一个阴天下午并且都在。同时在,茱迪说。至少与所有事物同在,不是吗。茱迪说,一个人她只能与所有事物同在,天涯共此时什么的。不管它们是已消失(在记忆中),正在发生还是未来,同在。茱迪撩起袖子。但是谁又能全部获悉知道呢,茱迪说,所以她还是只能是在她的这里。她,茱迪说,一个人她不可能获悉知道全部,那样她就已经在全部。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妻子只是站在妻子这一边,她只能望着丈夫,远远往着。茱迪说。她不在那儿,远着呢,丈夫。茱迪说。茱迪她不在那儿但毕竟与丈夫同在,茱迪稍后又悔悟道。而且这种在是身体的在,茱迪稍后又补充说道。也必须是

身体。否则，还在个什么鸟呢。茱迪说。在弹壳退出枪膛的刹那，甚至在一行过分修饰的诗句被删除后，茱迪说，甚至在三个孩子丢失的前一天，在就是在。茱迪说当她就在那儿，在那种情景下，她就在那儿。不再在这里，茱迪说。茱迪投入。不是忘了，而是茱迪仿佛实实在在被投入到了那儿，茱迪说。仿佛身体摆脱神志射入那儿，茱迪说。甚至在大批兔子来到河边时起了雾，甚至在风吹起无数树叶的中途，甚至在一盏关着的灯反复被打开关闭的表达中，茱迪无数次被射入那儿。当然也一无所获。茱迪说，不是脑子，完全是身体射入。茱迪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她是茱迪。甚至在去动物园看马匹的路上一个人忘了带上尺子，甚至单独的一头蝠鲮潜入海底，甚至在逃离阶级矛盾和没有氮氧含量空无的外太空，甚至雨季来临在看不见的公龙四处游动的1986年，甚至在平原上一根豪华的鸡巴用完了还硬挺着，甚至在（必须在）翻开一张方片三无法捉摸的中午，甚至在得到安慰的一个独特雪花的边缘（一个人感受到了她的爱情），甚至在一间寺院接近倒掉的想象里，甚至在一只手掌的正上方，甚至在一只自然的鹿长出嫩角的无常中，甚至在（茱迪说），甚至在清凉的无底洞，甚至，茱迪说，在关公磨刀的井边。茱迪就这样暂时离开这里，

被射入彼岸去，茱迪说，因为什么呢。而仍旧一无所获，茱迪说，也许因为是这里的一切终究只能在这里。不知道，茱迪说，而这让她感到气闷。因为坐标、位置、原点（即终点），还是其它。因为，茱迪说，有时去庙里散步一趟无非也只是一个安慰。不起啥的作用（茱迪感到悲伤了吗，不知道，那茱迪为什么还感叹说，是啊，没什么鸟用。且悲伤）。要允许茱迪这样。因为茱迪（包括任何一个人）谁又真的知道身在何处呢。因为这里，它并不是一个地方。只是这里。这里只说明一种状态，即一个人还在这里。还没消失。茱迪能感受到。茱迪说，当她感觉到她在陷在这里，她不能移动。茱迪说她可以假想她不在这里，被射去任何随便什么地方但她仍知道这只是一种假想。茱迪是知道的。因为能感受到。即使在走去理发的路上，感受到了风，茱迪说即使她感觉这些感受仿佛是假的茱迪也不可能排除在这里的感觉而这让她感到尤其气闷。而且这仿佛也是没什么道理的，茱迪说。就好像万事万物就是这样，没有一丁点儿道理可言茱迪说。一个人只能在这里，而不是其它任何地方茱迪说，难道这里有什么道理吗，丝毫没有。但愿茱迪不去想这些，茱迪说，因为说到底道可道，道理（包括道理的道理）无非也是没有道理的，茱迪说。还不如

去研究地藏菩萨经什么的，茱迪说，一阵旷野里的风也行。茱迪当然不会真的去研究什么风，茱迪她只是在重复这类近似（似而不同）问题时想起了风。茱迪有时躺在沙发上，望着客厅天花板上的一盏射灯，长久望着。仿佛一切问题在那道射出的光线中会得到答案。灯是关着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茱迪说，一个问题总是接着一个问题，就跟说话一样，面包总是有的，茱迪说。茱迪有一次跑过来跟丈夫说，说刚才她在沙发垫子上睡迷糊了，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女天使降临，跟她说，面包总是会有的，因为面包正在被源源不断送来。茱迪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跟我说，我去洗鞋了。茱迪说。茱迪知道世上根本就没有问题，既然一加一等于二也好，不等于二也行，茱迪说。那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发射到火星上去呢，费那个劲干嘛，还不如去读会儿包法利夫人，茱迪说。其实想一想，包法利夫人这个女人也挺可怜的。茱迪叹了口气，黯然说道，做女人就是这么可怜。茱迪走去厨房洗鞋，一路上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啊，呀。她突然大叫一声。接着又伊哩哇啦的发出那种怪声。不是曲调，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这下午茱迪她会出门去吗，也不知道。无从知道。因为就像茱迪自己说的，茱迪有时是一种不规则波纹，起伏不定。有时

还时断时续，茱迪说。就这么简单。茱迪说，一段波纹，骑士，经过，消失，一个人茱迪就这么简单可以概括全部一生。茱迪除了有时醉心于一双便宜时髦的鞋子，其它东西，作为一个女人她确实也不怎么关心。茱迪有一支欧莱雅化妆护肤品什么的，用了二十年还在。茱迪遵循想象中一名标准尼姑的生活方式，一向颇为自律。茱迪有时说，茱迪的归宿又会是什么呢。不用想，茱迪自己当然天然知道。记性弱，但茱迪知道的。一个女人，茱迪说，一个女人天然知道所有事因为一个女人第六感强烈。而摆脱这种恼人有时也让人痛苦感知力的唯一办法便是皈依成为一名正式尼姑。也只能这样，茱迪说。一个人不能知道太多了，茱迪说，因为一个人只是一个人承受力毕竟有限。即便她是一个女人，妻子还是啥的，茱迪说都是挺可怜的，茱迪说，一个人要知道这些。要简洁。简洁而优美，一个女人，茱迪说就像一朵花儿它迟早要开放。开放后，枯萎。因为一个果实总会从树枝上掉落，因为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然，茱迪说。茱迪停下，突然就不说了。想完了，茱迪才缓缓说道，其实这一切都挺可怜的，仿佛鸟儿来自天空。而天空又是来得那么空，怎么搞成这样。茱迪说。这样说时，茱迪有时甚至都没望着天空。茱迪并不多愁善感，不是。

茱迪是这样的，有时茱迪会反问自己说，我是不是还不够神经分裂？否则，一个人怎么会感觉到她是可以那么的随意而不是必然的痛苦。有时一个人需要痛苦，而茱迪并不总是能感觉到。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茱迪说，看来痛苦并不像是一种可以呼之即来的东西。所以，茱迪对痛苦也不怎么上瘾。没有尝到过那种纯粹痛苦的甜头。茱迪说，她最痛苦的事是在童年，有一次她走去买麦当劳汽水，在路上丢了那张钞票纸。仅此而已，茱迪说，感觉这就像是一种天意。它就等在那儿，薄、透明但绝对牢固，似一张巨型塑料膜，就等着她路过。接着被彻底笼罩住。就是这样，茱迪描述当时这种感受说，有时，走在雨里，也有会类似这种被包围的感觉。茱迪第六感虽然强烈，但神经与味觉之类还是薄弱些。茱迪打比方说，痛苦就像一个磨盘。而拉磨的马匹却不见了。茱迪说，从简洁的角度，要是世上只有一种感受，那她希望它是痛苦。因为痛苦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的真实感，茱迪如是说。茱迪也没有因为缺乏痛苦而感到太多烦恼。因为茱迪说，她毕竟不像佛陀，有那种丰富的分裂能力。茱迪毕竟只是一个平凡女人，茱迪不情愿但还是承认说。不是吗，能认识到自己有限总不是什么坏事，茱迪说。所以说，人是那么漫长，挺可怜的。茱迪说。一个可怜

的人谁又来照顾她呢。总不能让另一个可怜人去照顾吧，既然每个人都可怜。光秃秃的，仿佛尼姑的光头。而又是谁在照顾这一切呢，茱迪望着一道墙缝说，而包法利夫人就这样自然而然走向了毁灭茱迪说。

我的双节棍呢，去哪儿了？茱迪有时会跑过来，在丈夫面前说。就好像丈夫是某种失物招领处。

或者你还是下楼去买包味精罢，反正坐着也是坐着，孵不出什么鸟蛋来茱迪说。也是，茱迪会这样说话，因为茱迪有时只有一个丈夫。而有一个丈夫，说到底并不是一种痛苦根源。茱迪有时觉得丈夫也挺可怜的，就会特意穿过客厅，跑过来说，需要剪头发吗丈夫。嘴里咀嚼着一个西红柿，茱迪说佛家说慈悲为怀，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啊，茱迪不无感叹说。又说，茱迪不聊赖，只是偶尔空荡。茱迪有时也会说她仿佛有一种空荡的感觉，空荡荡的，仿佛没有云团的天空。仿佛，茱迪说，就仿佛一个人在空荡的天空中仿佛一朵乌云，走投无路。证据呢？丈夫说。什么证据？茱迪说。走投无路的证据，丈夫说。走投无路需要什么证据，茱迪说，走投无路就是走投无路呀，不是吗，走投无路。空荡是会传染的。丈夫有时不愿搭理茱迪，是因为茱迪确实来得空荡。一

个空荡的妻子她实在不像是一条无所事事的鲸鱼。因空荡而真实，茱迪。一个人假定是那么漫长，茱迪说，因漫长她必定空荡。只是漫长又是什么意思呢，茱迪说。漫长用法复杂，茱迪有时并不知道。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感觉不对，又把它丢回到地上。这种感觉就是漫长，茱迪说，漫长也空荡。从一条鲸鱼到茱迪想必也是，茱迪说。甚至可以说，一切都漫长。是漫长历史中的一部分。不是吗，漫长而空荡就是宇宙本身，茱迪仔细想了想，想完后茱迪说，挺可怜的。茱迪有时是这样的，觉得麦克斯韦方程组也挺可怜的。你看，几乎所有这些数学啊物理啊什么的公式定理，它们看着就挺可怜的。茱迪说，可怜又漫长，当然也必定空荡茱迪说她能感受到。茱迪学的是国际贸易(毕业后，当过几个月的财务会计)。大概是这些感受有某种若有似无的相互关联性，空荡、可怜、漫长，茱迪有时感觉挂在墙上的那个石英钟的指针也是漫长而可怜的，茱迪这么觉得。望着停着的那根稍长的秒针茱迪叹道，是啊，一个人毕竟不能逃离时空跳出轮回。一个人不可证明自己是一个人，一个人。茱迪说，也许一个人最多只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板凳。茱迪若有所思说道，这也没什么不好。不是吗，一个人不会比一个钵来得更可怜与空荡，因为空荡还是可怜

诸如此类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些被发明定义了的概念。因为事实上什么又是空荡呢，茱迪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即使再空荡，她也是有回音的。茱迪说，空荡就是一朵乌云停在不可企及的天空。痛苦也是。至少漫长必定也是，茱迪说一个词语，接着有更多的词语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以至于让一个人感觉空荡，或漫长，亦或孤独可怜。就是这样，基本可以满足一个人大部分的实际需求。茱迪说她还没有遇见过这样一种情况，是现有的一个词语不能概括的。都有了，茱迪说，当她有时走在街上，天空晴朗，她甚至都能想起两个阿富汗的雨滴。那对应的便是一种漫长而空荡的感觉且无比准确。粗糙，但一定准确。足以应付日常精神需求，茱迪说。一个尼姑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词汇，平静、心外无物，得道成仙啥的。一个人走投无路了她就会这样，想着去成为一个尼姑，茱迪说，这就是供求关系。在语言的供求关系中，一个人仿佛感觉到了累。茱迪说，甚至在所有关系（中心与无限的对应）中，时不时的她都会觉得疲惫（甚至颓废），因为茱迪说理论上她并不是一根崭新光线，永不损耗。茱迪她随着记忆增长，从少女到一个女人到一个妻子茱迪说她有时已经能感觉到在衰老。仿佛一根光线缓慢衰弱而不停歇射向无尽虚空，茱迪说，

呜呼哉，南无阿弥陀佛。这种时候，茱迪有可能就会出门去，去市场选一双便宜时髦的过季鞋子。不是吗，茱迪说，不论是一种能量，还是一具可见物，还是前世是狒狒的一个当代猴子，她都要得到暂时的平衡。否则她就爆炸了，茱迪说，而这实在太危险。不论漫长、可怜与空荡，一个人无论暂时感受到什么，这些感受都会过去。因为都是暂时的，茱迪说这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求证。因为一个人总在移动，不是吗茱迪反证说，在整体上的移动，一个人无法静止。即使一个人终归也只能坐落在她的坐标原点，但就是这样茱迪说，她还是去练习轻功，有时是瑜伽什么。因为那代表正常健康的生活原则是一个人活着的意义的综合表现。也是人类史赋予她们的使命，而这也是时髦的茱迪说。茱迪说，她有时看着街上的这些人走来走去，她们在干嘛。仿佛在移动中打坐，茱迪说。而在人群中，茱迪总是忘了自己也在人群中。茱迪有时会说，茱迪的使命（成为尼姑不算，太俗）是什么。既然是神创造了茱迪，茱迪说她并没接到过神的最高通知。茱迪因此有时感到漫长、空荡与有时也觉得稍许可怜，在茱迪等待时。没有任何迹象啊，茱迪说，没感觉到。梦里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启示。但是，没有就是没有。这也是有可能的，茱迪说，要是

实际上没有，等待为空，那是不是也太奇怪了些。一个人不可能不被赋予目的，不是吗，除非他是一个诗人。茱迪就这么对丈夫说，一个作家，一个反柏拉图者，他应该出门去工作，出些汗。而不是整天坐在窗边空耗着，在雾中。哪怕一只井底的青蛙，它也会望着井口研究点什么东西不是吗。茱迪说。而在这一切之前，茱迪走进房间，只是来找她的那支双节棍。己所不欲，丈夫有时也会像茱迪那样感到某种漫长与空荡。也许是因为这种漫长与空荡什么的确实也会传染。茱迪在丈夫耳边打响一个手指说，威克阿普，曼。丈夫不说话，知道茱迪有时是好的，完整，没有问题。

在事实的边缘。也就是说有时也在事实的中心，茱迪说。茱迪说，当太阳升起，群星落幕，祖先们沿着布满荆棘的道路出发了。而木匠冲进着火的树林。虎来到河边。消防员或丢失云梯，或硬抗着随便行走在大地上。茱迪会这样说话，且经常。因为茱迪说我们的割草机呢，虽然说话是很累的但我们的割草机又去哪儿了呢。说话通常成本低廉，适合漫游。茱迪说，猴子就是因为不会说话才感受不到孤独。但猴子是猴子，不是吗，又不是鲸鱼茱迪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是可以的，茱迪说。茱迪打小起住在动物园路附近。附近除

了动物园，就剩下一个禅宗寺庙（归元）。茱迪说整个华中地区都非常闷热潮湿，特别是在夏天。而冬天又冷极了，不知道为什么茱迪说她在街上看见的人都是苦哈哈的，没有丝毫笑容仿佛每一个中国人，无一例外茱迪吹着口哨说。茱迪说这让她感到气闷，内耗严重。点燃一支烟气，茱迪吸着。茱迪说她从来没去过古代，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茱迪她无法倒退。而要是当真想念一个人，茱迪说，那就去反复念叨这个名字这就够了这就够了，足够，茱迪说。茱迪说她其实也没有需要特别想念的人，包括丈夫不是吗，茱迪自己对自己说。茱迪有时抱着一只猫，以为那样就可以升天。摆脱引力，只是怎么可能呢茱迪说我们毕竟生活在低能量时空呀。而这种时空中往往会出现社会、动植物、细菌与各式各样娱乐以及农奴制什么的，包括帮助行走的鞋子茱迪说，都是一些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被规定的了。这就是命的含义茱迪说，在逻辑与因果的牢笼中。剥开一个桔子。而一个人能做的便是休息，无尽地休息，茱迪说，仿佛她想起了点什么又瞬间遗忘。十二弹指为一瞬，茱迪对普朗克常数曾一度表示过怀疑。但也怀疑不出个所以然来，茱迪最后还是承认说，一个人是那么漫长但不能对什么都起疑心不是吗。否则她会疯掉，茱迪说她必定会

走向无知的深渊。茱迪相信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包括这一个杯子与杯子摆在桌上她都相信。有时也不是。但那只是一种惯性，茱迪说一种不好但毕竟也没多大坏处无伤风雅的恶习，而已。恶习难改，茱迪不无感叹道。仿佛感到了愧疚。茱迪是这样，可以在说话中承认但在心里，怎么说呢，茱迪只愿去忘记它们。那些不好的东西，茱迪说唯有忘却。也唯有如此。听而不闻，眼不见为净茱迪说，尼姑就是这样的。不论尼姑、菩萨还是佛陀无非都是这样，这些自虐型恐怖分子说到底没有两样。普度众生毕竟也是很难的，茱迪如是说。茱迪穿裙子吗，从不。因为，茱迪说她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女权以及女性环保主义者什么的，就好像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吗茱迪说，只要是主义就是败坏的。要是必须是，那她宁愿是一个鲸鱼主义者。因为海洋是那么巨大，茱迪说。巨大而空荡，而又有什么不是呢只要它能无限分解，茱迪说。这就又回到事物是否是连续的问题上来了，茱迪说她感到累。茱迪在她还是少女时代坐在动物园里的湖边长凳上，望着湖面，感到累同时也想起她最终会有一个丈夫，在她大于十七岁以后。而累是那种非常不容易忘记的感觉，茱迪说。茱迪时常感到累，也许是因为累不光光是一种身体心理的感受茱迪说，累其实

也是寄生在体内的一种外星生物。只有在一个人睡着时，它们才浮出体外来透气。至少茱迪是这样认为的。茱迪说否则，否则她实在想象抽离不出累的本质其实又是什么呢？一种反能量吗。这也实在太过奇怪了。茱迪有时望着天空，知道天空的实质是阻挡那些来自太空的紫外线与电磁风暴什么的，而这些东西实在又太过遥远了。茱迪走在动物园路的街道上，有时会绕着一根路灯柱子转上老半天。一直到灯管亮起，天黑下来，茱迪才会缓慢游回家去，茱迪说，那种时候她总在考虑总在考虑，但又不知道在考虑什么。茱迪忘了。茱迪说，当她去考虑路边停着一匹马什么的，她总会及时想起别的。比如一根缰绳脱落，以及漆黑广袤的诱发拉底两岸。茱迪有这类特殊（回忆）能力。就好像茱迪不是一种繁复组织结构，茱迪说，茱迪是一个人且单独。是啊，茱迪有时感叹说，不止一次说道人是那么单独而城市又是那么巨大（茱迪没有朋友，不再赘述）。茱迪既然已经知道人是什么茱迪说，她也就知道她迟早会知道。不担心，茱迪轻描淡写说道她知道这无非是一个循环论证而她迟早会有所领悟。因为茱迪就在那里（这里），茱迪说。不是吗，既然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而这是老早就安排好了的，被神、菩萨还是超自然演化规律还是其它，茱迪说她

是相信这一切的，因为没有意义。茱迪是一片树叶，在树上。茱迪说，这一切（茱迪与这一切）。问题似乎只是，茱迪说，什么是虚拟？或真实呢。它们并不是一对反义词。茱迪的世界观没有对立面（而它正好是最实用的写作方法）。可以这么说，茱迪说，要是世界是虚拟的（这不重要），那么真实不也就一种虚拟吗。茱迪说这不是什么超越时空、道德与次序啥的。茱迪埋怨自己说，世界么，无非也只是一粒退而求其次的米老鼠屎、一个钵、总开关或其它（之和）。丈夫明白茱迪说的意思。但有些东西，说出来反而就没意思了，尤其从茱迪的脑子里出发的那些。但也可以理解与接受，因为毕竟，茱迪说道，说话么，有时就是为了抒发一下情感。因为人毕竟还没有一个马达加斯加狐猴那样来的的理性，人情感。茱迪说，在情感这种无限自由的桎梏中，人。丈夫不知道茱迪为什么总在关注人。人的这个那个，茱迪难道不知道人只不过是一种关系的产物吗。并没有独立的人，即使她有时感到单独如先知。那也是被预先设定好了的。茱迪说，好罢，既然已经是这样。说完，茱迪就像一个古代家眷那样出门去街上游荡了。不用担心，事情并不会得到最终解决，就好像茱迪总会在天黑以前实际回到家中。就好像茱迪说的，一天过完了，是一天。一天过完了，还是

一天。一天过一天，无穷无尽也。就是那么漫超，茱迪说。漫长而超级，茱迪说就是这么一种反复且重复交叠的感受在一起（不同于圆周率  $\pi$ ）。虽然这是不对的，茱迪嘴里吐着泡泡又说。也不沉重。这就像有沉重的尼姑吗，茱迪有时反驳说，没有。尼姑应该是欢快的，欢快如兔。这大概便是茱迪的最高理想罢，不知道。在丈夫心里，茱迪当然应该欢快。因为她是茱迪，而且正好是。又因为正好是，才让这趟稍显漫长的叙述仿佛有了某种意义，因为茱迪。因为茱迪实际上也应该是欢快的。当茱迪忘掉这一切，她也就回到了实际中。实际中的茱迪此时正站在窗前，望着窗外不说话。从她背面看，已经与少女时代的茱迪相去甚远。茱迪已经从一个少女替换成一个女人，一个冒着烟雾的妻子。茱迪的后脑勺周围并没有那种发着淡紫色光芒的绚烂光圈。茱迪还是一个人，实际中的一个人：单独，遥远且可被理解。晚上会下雪吗？茱迪远远问道。这才三月末！北半球。丈夫听见了，没有去说话。因为茱迪有时即使就这样一个人站在窗前也是好的，没有问题。至少这不是茱迪的问题。茱迪有时就是这样的，即使问了，但那并不是一句问题。茱迪有时会问，饭是米做的吗。望着电饭锅上的开始按钮，茱迪问道。所以即使单从这一点去推断，茱迪也

不应该沉重，一个人茱迪她应该是欢快的。在人群中，她应该是唯一一个欢快的。因为茱迪原本就可以欢快。只是茱迪的运气并没让她得到这样的诅咒。在一阵一阵豪华烟雾中，茱迪离实际愈来愈遥远。远到仿佛消失，茱迪又会适时地去叹上一口气。视角的唯一性总让一条鲸鱼感受到气闷，茱迪说。

茱迪说，即使在黑暗中，她的影子仍是鲜亮的，鲜亮而沉重因为茱迪就是这样的茱迪说。茱迪说所有人都有罪也没罪，因为他们是所有人。而所有人并不是人不是吗，茱迪说所有人并不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和一个人总和所有人是一个伪劣粗糙的概念。所有人只配神去说而不是一个人所能使用，茱迪说这就像一个人说所有的动植物而她怎么可能完全认识它们呢。茱迪相信圣母玛利亚包括她的一切。为此茱迪总是对着墙壁上的挂像碎碎念，仿佛祈祷。在茱迪感到沉重时。在茱迪还在少女时代，茱迪说，那些沉重有所不同。那也许是因为她在风中感受到了风，茱迪说那确实是沉重的但也会过去。茱迪说，因为她觉得她终究还是可以忘掉它们。茱迪去忘了，并且确实也忘了。茱迪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对应的影子，在心里面这影子必定沉重如阴影。茱迪说不知道为什么，她也只有在黑暗中会感觉到这影子这阴影是如此鲜亮，而

这很奇怪不是吗茱迪说。而且没有色彩。但鲜亮，茱迪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罪。而一个人想要忘掉她的罪，总是来得艰难。这又是为什么呢，茱迪说，难道一个人真的是有所谓良心吗。茱迪不知道，忽视了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原理。一个人茱迪她即使在世界中心她也是在华中局部地区只在动物园附近，通常这样的一个人会迷恋良心、假、大、空、意境、运气，得道成为尼姑等等诸如此类通病。而正因此，她是幸福的。偶尔沉重（这算得上什么呢），但毕竟幸福。而当她不去想这些的时候，她也不会因此而堕落。茱迪说要是所有人都沉重，那么也就没有了沉重因为沉重会让人行路缓慢而所有人那得有多少人啊而且还包括已经死去和未来的那些而这毕竟也是无法统计的。茱迪于是去剥开一个桔子。而一个人毕竟也是不可统计的，不能说一个人的统计结果是一个人，茱迪说。一个人只能说正好是她自身的结果而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茱迪有时是一个人。是啊，茱迪说，茱迪是一个人这不就是常态以及常识吗。而常识通常让茱迪感到痛苦，或沉重，说不灵清因为茱迪说她其实感到的可能只是沉重而不是确实的痛苦。这也没什么，茱迪说她会忘掉它们。就好像一条鲸鱼忘了她的名字，茱迪说，牢牢沉在湖底，也只能这样。无非也只

能是这样，一个人，在她还是猴子时她感到季节性掉毛。而有些猴子因为记性实在太好，她们痛苦。千万年过去了，她们仍是猴子。虽然猴子也在发展，但缓慢。茱迪说。痛苦使得猴子自恋，不是吗，而宇宙本质上就是一个痛苦体。尤其漫长，茱迪说，要是假定它有本质这种东西。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忘记。茱迪说，她学习很久才学会如何忘记。也是，茱迪有时望着一个杯子还是窗外，长久望着这些那些，也只是为了提前忘掉它们。而这是艰难的，茱迪说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说话后要忘掉说话就实在太难了。以及不可能。说话，怎么说呢，茱迪说就像病毒，且言多必失。但又不能像菩萨那样佯装不说，只负责照耀着这一切。不是的，茱迪说，一个人应该享受因话语带来的一切困苦。一个人奔向幸福而唯一的方法便是享受一切困苦，不是吗茱迪说。或简简单单忘记。虽然两者都艰难，但必居其一。因为，茱迪说虽难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不是吗一个人不要让她的情感过于充沛。一个人应该就像一个雨滴，落到地上，摊开成为水。而不是茱迪说，还妈的，完整反弹，射回天空。这就太过充盈了而且这只是一语言现象不是吗，茱迪说，要警惕。即使一切难免不是语言现象。就像穷人警惕乌鸦，茱迪说。终极黑洞爆炸，就像一个失落的

赌徒赶在天亮以前回到家中，骑着龙。一个骆驼举目无亲，或者干脆就像一个乌克兰泡泡在破灭以后还在大举进攻就像，茱迪停下，想了想，说，这些都是无效语言且也是通用的。既不正确，也不光荣、伟大，绝对纯洁茱迪说，无非只是通用。但总是会要好过一点，让沉重勉强得以部分释放。是啊，三月，红三月。茱迪说，三月末。茱迪越说越荒芜。随机，变态还是诚实茱迪都不愿意停下。因为茱迪说，一旦停下静止她便又会想起所有事情来。而那些所有事情不应该是茱迪的总和，茱迪应该为空，等于没有，茱迪说。茱迪只是一个一条沉在水底略微感到有些气闷的鲸鱼的名字，不是吗在如此三月末。茱迪有时是这样的，越是感到空，茱迪便越是觉得沉重。就好像真的需要得到解放什么似的，茱迪说，就好像在刮骨疗毒的关公旁边打着瞌睡。不是吗，这就好像竖起一支打火机，竖在桌上而没有剩余一顶点儿气体。就比如，好像一头候鸟错过了返回的季节而只能停在一个树杈上俯视树底下两个天才涮火锅吃，傻乎乎的就好像从旧社会过度到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而一去不复还。而这也是应该的。就好像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必定是另一个人（有时也是一个丈夫），两者不同态因为彼此能量排斥这就好像兔死，狐狸必定感到悲伤因为这

好像天空中的一朵云它正好是一朵乌云而一朵花还没开放就准备好了凋谢。而这正好也是无关沉重的，是不是。就好像，茱迪说，基督（谁又能认识他的痛苦呢）真的复活过吗，而且仅只一次。谁知道呢，茱迪说就好像音乐响起，一只老鼠在雄伟篇章的升降中感到严重恐惧，瞳孔放大就好像太阳重复升起，从东方一直到西方太阳永不沉落因为太阳必须辉煌，光芒乱射。因为就好像穿着裤子的人出门去了，而她的脑子正在腐败，脑壳里空荡荡的，浑浊还不可电解。这是必然的，而且这也是她故意的。不是吗，茱迪说就好像在屈原投河前的那一刻他必定感受到某种永恒的委屈，而不是义无反顾为了去喂鱼。几千年以后，就好像啥事都不曾发生反倒是成了一个带薪节假日。这实在也算无心插柳的贡献吧，毕竟凡事都有因果关联，即便微弱。推土机，前进！这就好像历史滚滚汹涌，一切都以螺旋式运动上升消失，方向不明实则也没鸟的方向。而鸟（对茱迪而言，鸟常见但几近神明），即使再荒芜，它也是要化为大鹏的因为鸟，茱迪说鸟是万物的一个属性，鸟仿佛没有始终。茱迪说这就好像对茱迪来说，鸬鹚或一头蝠鲼也都是。而这是无解的，茱迪说。这就像一个四边形怎么可能扭曲成为一个三角形呢，也不是能的茱迪说

一江春水就这么向东流去。不管愿不愿意，就这么流淌下去不是吗，就好像一个印刷厂不是面临倒闭就是空荡的大门敞开着，那么安静以至于每每想起这个茱迪便会感到些许沉重但人不就是这样吗，沉重而孤独。否则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一堆合格、有意识的碳水化合物或电子组合呢，没有沉重与孤独，一个人等于什么都不是，必定这样茱迪说，就好像没法沉淀。没法儿沉淀，茱迪说，打个比方就好像鲸鱼也是海水里的一点沉淀物不是吗，比喻都是想通的，就像道是唯一。不仅超越语言，当然也超脱一切困苦沉重，因为道说到底轻盈不是吗，在茱迪体内道如同一道光，关闭着，没有分量也不会腐烂，始终在，茱迪说毕竟也可有可无。又有什么不是呢，就好像蚂蚁也存在很久了，但也不一定就必须存在茱迪说因为没有必须存在的理由。虽然蚂蚁还会存在很久，就是这样。茱迪说。就好像一匹马站在路中央，并不是因为它想站在那儿。马只是，仅仅是站在那儿，不是吗，马匹低垂着脑子并不是在思考世道沉重。马匹只是正好站在那儿，没有暗示和阴谋，马匹自身并不会发疯。因为茱迪说，马匹是马匹，理论上我们并不可能完全理解一个马匹站在道路中央。就好像我们也无法理解引力是如何产生的，而他妈的万事万物都存在引力不是吗，

所向披靡。这究竟是怎么了？茱迪说，就好像一切在那儿的，就已经是在那儿，一直在。巨大、多样，在。就好像类似太上老君这样的高级东西也非无中生有，茱迪说。太上老君是干什么的，茱迪问。丈夫说，神仙，老子就是他的化身之一。真厉害，茱迪说。就好像一切就在那儿等着，为什么等，这得视情况而定。茱迪说，就好像这一切无非也在等待这一切过去。要是这一切能够观照自身，知道这一切是什么的话，茱迪说，这一切就会知道它只是在等待过去。而这一切正好都是自动的。不是吗，就好像河水流淌而菩萨完全静止不动因为菩萨也是以自我为绝对中心，即坐标原点。这就没话说了。茱迪说，要是万事万物都已自身为中心点，那它们会是多么沉重而孤独啊。除非反复发生爆炸，茱迪说。没有爆炸就没有人类的推动与进步。这就好像没有暴力，人类历史将会是完全的静止。事情就是这么回事，茱迪说，说不定这会儿我们还牢牢守候着那堆快要熄灭的篝火呢。当然也说不定我们已经变成了灯笼水母，谁知道呢这种事，茱迪叹了一口气，点燃一支，说，想法什么的都是不需要成本的，随便想。大可随便估计，茱迪说。说完，茱迪举起一条腿，大力搁在窗台上。就好像她已经说完了全部，远远望着窗外，不再言语。茱迪有时是这样的。

当她感觉到累、沉重或漫长什么的，茱迪便会叹一口气，很长很长的一口叹气，叹完后，她便自动进入失神状态。就好像（茱迪有一次回忆说）掉进了无底洞。那里什么都没有，洞底自然是有的，虚无缥缈还到处漏着气茱迪描述说，这叫什么事儿呀。但我又是怎么知道（看见）的呢？一掉进去，就知道它是无底洞无疑。它跟其它所有洞都不同，茱迪说，光从那个奇怪的用浑圆石头砌成的洞口就看得出来。就好像前世认识。人真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思想人，茱迪感叹道。就像人其它的又是那么简洁，譬如饿了，只须吃饭。困了，自然去睡觉即可，茱迪说。这一切又实在是太奇怪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至于哪样，茱迪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茱迪说这一切确实是奇怪的。要警惕这种奇怪的感觉习惯，因为它不一定对。茱迪说，即便事情就是如此这般，但这就对了吗。要警惕！茱迪说，就像穷人，已经那么穷了，但还是得警惕被持续抢劫。就像一匹马堕入五百里云雾中，事情纵然如此，但对吗。也不一定，茱迪说。因为说到底，雾是无限的。茱迪说，悟同样也是漫长的过程。这就好像空。茱迪说，对空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改善甚至进步。但就一定是对的吗，说不定亡羊歧路，是走在了一条错误道路上呢。因为这一切太奇

怪了以至于多少还有些古怪茱迪说。只会越走越远，回头望，已经找不到来时的道路茱迪说。因为实在已经走远了，茱迪说。而这必定也是有可能的，不能排除。但也只能是这样了，茱迪无不感叹说道。因为实在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茱迪想起一支温吞的香蕉。这就从侧面变向印证茱迪说的，丰富也是一种荒芜，茱迪说。就好像胜利也是失败的起点，而人可不可以是一种移动的静物呢茱迪说，有的时候她会感觉自己是一株植物，一株随便伫立在路边的什么树木。或倒在路上的一根木头也行。或竖在草丛的一个巨蛋，诸如此类都可以产生相似感觉。这说明在内部构造上，它们有类似的地方，茱迪说，似而不同才是真相。就好像党派斗阵，茱迪说，尼姑与道士。就好像茱迪（突然）说，女人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是女人，而且自古以来都是。这是什么意思，仿佛女人从来都是女人。而男人仅仅是女人的一个分支不是吗，茱迪说，从来只有女人。因为从来只有女人愿意繁殖自身。想起女人，茱迪便又感到一些沉重袭来。因为茱迪有时是一个女人。在她大于十七岁以后，茱迪觉得离一个女人越来越近，而且她还会有丈夫这种累赘，茱迪冥冥中觉得。感到沉重，茱迪说那是因为女人本身就沉重。沉重而孤独，除非忘掉。茱迪说，她每天甚至

每时每刻都会想起这些，因为她毕竟还没来得及去忘掉。茱迪说，也只有在走去市场买鞋子时她才会暂时忘掉这些。忘掉并不是简单抹去，它们还在那儿茱迪说它们毕竟就在那儿。只能暂时性压制，而不能被替换茱迪说，沉重怎么会消失呢。只会越来越沉重，茱迪说。这就像一间寺庙的庙门永远敞开着，趴在门槛上的尼姑昏昏沉沉，有一搭没一搭磕着几个瓜子壳。茱迪说这就像一个插座等着漫长通电，一个鼯鼠想不起打洞原理而一个相声捧哏因为实在话痨而失去了性功能，也就一定会有一个星际飞船忘了降落时的轨道。妈的，那可是在浩瀚无垠的深太空。事情只可能会往沉重的方向倾斜，因为事情一旦开启后只能走向结束，因为必定是这样的茱迪说，沉重。而她统统能感觉到。这不是后不后悔的问题，茱迪说这是一个寻找平衡的过程。事情发生，事物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进行着，走向结束时的沉重。即空，茱迪说，空的沉重。或反过来说，沉重的空，没大的差别。这就像天空落幕，黑夜降临。不是吗，茱迪说，就好像秋天，一头鸟飞去淮安。送鸟的人陪送到一半就不想送了，因为这实在让她感觉到沉重，即使一路上她还喝着冷饮。难免不是人世间的常情，茱迪说只要发生情感，就难免不沉重。可想而知，茱迪说的沉重只是一个代词，可以

指代任何类型的感受，只要那感受类似沉重。茱迪说，这就好像一个人的影子与阴影，它们只是面积与形状不同。它们没有实质的不同，实质上，它们都只是沉重的投影茱迪说，这样去理解，准错不了。所以，茱迪就是这样去理解世界的：沉重。而非虚无。这就像茱迪说，一头鸟能飞在空中，是因为它能感受沉重。沉重而孤独，它们是同一种东西茱迪说，一头鸟飞在空中，还是停着在空中静止不动，这沉重与孤独实在也是一样的不是吗，茱迪说，要是仔细去体会，沉重即孤独。即空，茱迪说，都是一样的。要是足够细致去观察，放大且情绪饱满，就能感受到它们无非虚无缥缈。就好像晚清变法，轰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无非缥缈。运动都是缥缈的，不是吗诸如此类罢茱迪说，就好像无论等岳阳楼还是黄鹤楼都无非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缥缈而沉重而空无，无非这样，一根手指搁在键盘上也是茱迪说，一个人出门去了，仿佛出家。但她总是会归来，在天空实际黑下来以前。那么缥缈且沉重，茱迪低头，望着鞋带说。而这是源源不停的，茱迪说，只要是沉重、孤独，空还是缥缈，它们便永不停歇。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茱迪说，即使在她十七岁以前。只是程度稍许不同，茱迪说。当她在风中感受到风，那实在也是因为感受到了某种

沉重。是这样的，茱迪说怎么说呢，可以这么推论，茱迪即沉重。这也是不会有错的。而且这样也就解释了所有这一切的一切事情不是吗，茱迪若有所悟道。（是啊，丈夫只有感叹。茱迪说到底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一个女，一个女人感性且繁殖，无所事事但绝对沉重就像一个茱迪那样的女人，缥缈和空荡。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丈夫推开窗，望着天空。在另一个房间，茱迪还没从窗台上取下她的那只大腿。也许换了另一只，不知道。而这才三月末！一个下午，或者已接近傍晚，不知道，阴雨天难以分辨出这类细节。至少茱迪这会儿并在什么磨刀的公公的旁边，在一切历史的深处，茱迪在另一个房间。）不是吗，茱迪说一切不就是这样吗，因为只要茱迪这样去感觉就保管不会有错。只要她的从一只猴子一路遗传下来的感知功能还在，茱迪说。茱迪总是这样说，茱迪与猴子不可分割。统一，不可实际上分离。在一个巨大系统中，茱迪说她即是猴子的后代，也与所有鲸鱼有亲属关联。因为事情就是可以这样认为的茱迪说，因为说到底这些无非只是人类语言中特有的现象，相互关联，茱迪说，而不是基因传递什么的。而因为这系统实在巨大，也就仿若世界。茱迪说，因为可见的巨大而繁复。因为系统中既有银河系也有鞋子这样的东西不是吗，茱迪说鞋子、

一朵乌云以及星系。是啊，在这系统中，茱迪说。而本来是可以什么都没有的，只要一个人没有学会说话，茱迪说。只要她沉默，如同一个梵天派来凡间来的猴子沉默着。茱迪说要是梵天醒了怎么办呢。梵天是印度人的事，不是吗。就像菩萨是尼姑的事，丈夫说。茱迪无所事事，偶发想起这些问题也不觉得奇怪了。这就像茱迪有时说，雨在下，而风停着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呢茱迪说。这是不足以为奇的。因为只要足够了解茱迪，就会知道茱迪就是这样的，茱迪是茱迪。茱迪有时会说，是啊，茱迪是茱迪，而她再也不想去关心这些了。没有任何好处，茱迪说，这（自我认知）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游戏。茱迪说这就像一朵花开放又凋谢，而这是不证自明的茱迪说。既然是一朵花，它就会开放，开放后凋谢。这不需要任何学习，茱迪说，因为这里头也没有什么知识。因为茱迪是茱迪，茱迪沉重而有时茱迪也是一条鲸鱼这是明白清楚的，无须证明。何须去证明呢，因为事情就是这么回事茱迪说，来来回回就这么些事。来回，反复，表述的无非就是这么些事情，也就无所谓表述了，茱迪说。一个人即使感到沉重也无须去表达，因为沉重只是沉重，并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因为万物沉重好罢茱迪说既然我们已经说了那么多关于沉重，

因为沉重确实沉重，茱迪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无法忘记，当一个人沉重，她毕竟无法忘掉这种随身携带的感受因为她确实是沉重的，茱迪说。她无法忘记有一天她毕竟会去寺庙落发为尼姑。茱迪知道。茱迪说，那样也就摆脱了永恒的沉重。这就是一念的差别，一个人，茱迪说，一个女人与尼姑要是有什么分别，那便是尼姑不会觉得沉重。因为她全部都忘了，茱迪说，包括情感，尼姑也是无须有的。而关于这个秘密，茱迪在她十七岁生日那天坐在动物园湖边的长凳上望着湖面时她就已经想起来了。茱迪说她始终没有忘记。而这又为什么呢茱迪说，当一个人想要忘记什么相反却总是难以忘记。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茱迪说。忘记并不是一种洗脑行动。忘记首先需要从脑子里提炼出某件事情，对它进行洗刷或反复高斯模糊，忘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茱迪说，而不是单纯洗脑。也许罢，茱迪说，事与愿违，事情总是这样奇怪不是吗，哪怕一个人想要去忘记她身体的沉重。也许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不知道茱迪说，是不是所有一个人都是如此这般茱迪问丈夫。是啊，丈夫说，所有人就是每一个人，不用怀疑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沉重如一头鸬鹚因为只要是个人都会这么觉得，茱迪。丈夫说，就像每一个人失落，在她们感到失落时。是啊，这样就对了。茱迪说，

这样就不至于会觉得太过奇怪因为要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还有什么可觉得奇怪的呢，茱迪说，前提是所有人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和一个人不同的人之和。而不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几乎是不可以理解的，茱迪说一个人是一个人怎么可以是另一个人呢即使她也会感到空或沉重但怎么可能呢一个人只能是一个人，否则，这也太奇怪了罢一个人又不是鸬鹚这么说对吗，茱迪说。这就像茱迪总是在说一个尼姑坐在庙门槛上吃着一个苹果或磕着瓜子壳因为尼姑必定就是这样的而不会觉得有多么奇怪，因为尼姑确实漫长。漫长而孤独，也沉重其实，茱迪说其实尼姑也是沉重的。只是她不愿意承认，茱迪说，说到底又有谁不是沉重的呢，而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她还是明晃晃的一个人。茱迪经常在街上昏厥，因为茱迪说她总是感觉街上明晃晃的，空荡也明晃就这样茱迪随便昏过去了。茱迪说她有时在街上以为自己走失了，但其实不是，只是昏了过去。因为街上有那么多人她们就像动物一样在移动，但也只是在移动，茱迪说。被迫移动。但这也不算有多大的奇怪不是吗，人本来就是动物是猴子转变来的，未来也会重新变回猴子茱迪说。而有时从猴子变成一个明晃晃的人是多么漫长啊，有时甚至需要穿过历史的深处，拖着沉重肉身。茱迪说，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一切都关乎政治，从猴子到人。茱迪不关注政治。茱迪喝着一盒冷藏牛奶。脱了毛的猴子时而感到沉重孤独怎么说呢，茱迪说那是因为它们毕竟发明了空这样的概念。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吗茱迪叹了口气说虽然难免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茱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通常都是这样因为茱迪说茱迪勉强认为茱迪说的没什么问题。说话么，茱迪说又不需要太高的成本而一个人实在无须一直保持沉默否则也太像原始猴子了。因为沉重，人不得不大量说话。这显然是有好处的茱迪说，那是因为说话多少能减少身体重量，把一些话送到空气中实在也消耗部分能量。沉重的能量，茱迪说，就好像一切都是能量与能量转化，直到趋于平衡。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情，虽然奇怪茱迪说。空也是，空是孤独的能量单位，茱迪说。因为空也是明晃晃的不是吗，一切都是明晃晃的而有些东西黑暗。茱迪不关心政治。也就不关心所有人，茱迪说，所有人是一个沉重的东西。因为所有人会让一个人感觉她是所有人的一个。而茱迪，茱迪说，姑且就认为茱迪是茱迪罢，茱迪只有一个，且唯一。这就是茱迪不关心政治的原因以及理由和原理，都是一样的茱迪说一朵云就是一朵云而为什么非得是乌云呢，都是只是说法而已。茱迪说。茱迪

说她只是觉得政治太过幼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除非去成为一名标准尼姑，否则她就永远是一个人。但尼姑又不是那么好当的，一旦成为尼姑也就只能穿那种难看的鞋子了茱迪不无感叹说。茱迪一直不解。茱迪说经常有尼姑跟她说起那种话，罪孽深重什么的。就好像罪孽也是身体里的什么能量似的，需要通过佛法排出，茱迪说尼姑也并非全然自由。宗教政治更加等级深严，这没什么可研究的茱迪说，她有时总是感到走投无路而沉重。就是这样的，也不觉得奇怪。这很奇怪不是吗，茱迪说，这些那些这一切无一不是奇怪的而且仔细想也不奇怪。但再深入仔细想还是会觉得奇怪。这就像茱迪说政治幼稚但对人类而言又实在高级茱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因为茱迪有一个丈夫且茱迪暴躁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妻子总是有一个丈夫而一个人茱迪她就是无非是一个人而且正好她是茱迪有时也是一条鲸鱼什么的而不会觉得过于沉重或空因为茱迪说其实它们是一样的包括孤独谁不是呢茱迪说实在都是一样的包括一个人与所有人（即使都沉重）实在也没大的区别即便成为尼姑又能怎么样呢同样沉重因为都是一个人与一个人，所以她们需要政治。茱迪说，奇怪吗，奇怪是因为这一切包括一根木头倒在路上实在太过平常了就好像事情就是

这样的已然如此这般。茱迪通常不说谎且通透。因为说到底这根本没什么好处茱迪说，也不觉得奇怪。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不奇怪的事情呢茱迪说因为奇怪的事情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比如下雨了，一个人出门去，而这是非常平常的。不会觉得有多奇怪，不是吗。而这实在也太过奇怪了，一个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女人，茱迪说。此刻，茱迪正望着窗外。一个妻子，茱迪，同时也是一个女人。茱迪有时会说，当一个人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妻子，还是茱迪，这样就实在太过奇怪了。因为不是吗，说到底她们都是猴子变来的，猴子。而猴子本身并不会觉得沉重，因为一个猴子纯粹只是一种物质即能量不是吗不是吗不是吗，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茱迪连续说道。是啊，丈夫说。因为茱迪就是这样的，茱迪是茱迪。而且正好是。丈夫也就原谅了她，因为一个人茱迪她原本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我们的茱迪。但在茱迪看来，这一切有时难免还是太过奇怪了。这时，茱迪走进房间，说，我饿了，我们还是去睡觉吧。茱迪如是说。

(完)



##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 1、《迴聲是迴聲是》 槐 樹
- 2、《一個藍色百事》 張 羞
- 3、《雙摳》 楊 黎
- 4、《和泰森打架 乘船上大學》 張萬新
- 5、《水城弟兄》 曹 寇
- 6、《散步史 翻譯》 張 羞
- 7、《詩選集》 趙誌明
- 8、《沒有一句實話》 鄧 興
- 9、《有病吧》 李真不弱
- 10、《堤岸》 張 羞
- 11、《萊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張 羞
- 12、《玄談廟》 張 羞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2 July All Rights Reserved



